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雲臥山莊尺牘

郭崑燾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雲莊八

卧尺卷

山牘

丙辰秋
九月湘
陰郭氏
清聞山
館栞藏

雲臥山莊尺牘自序

客戎幕十餘年先後與人書不下二三千通皆未嘗起草過後輒忘癸亥十一月始屬李君宣伯與兒子慶藩爲錄存之至乙丑冬止丁卯十月復主劉韞齋中丞宣伯仍爲繕錄至戊辰十月止合共得數百通家居無事偶一檢閱覺歷年情狀如在目前因刪其尋常應酬及無甚關係者附以庚申致朱都轉一書春初致張侍御一書及癸亥甲子所致伯兄家書都爲八卷手寫成冊非獨以見區區精神運量之所存異日談數年中事或亦有所考證焉同治九年歲在庚午季夏六月湘陰郭

崑山縣志

崑山樗叟自記

二藏

板

雲臥山莊尺牘目錄

卷一

復黃雲亭明府精藻

復左季高督部宗棠

致劉霞仙撫部蓉

復曾沅浦撫部國荃

復趙玉班廉訪煥聯

復曾澄侯都轉國潢

致左季高督部

復許彝伯明府之敘

致劉霞仙撫部

復黃伯海明府元齡

復江幼陶觀察忠淑

復左孟星刺史樞

復劉曉滄太守德謙

復鄧星陔觀察子垣

復左景喬舍人宗植

復左季高督部

復曾香海廣文毓芳

復鄒公讓司馬孔楮

上會中堂國藩

致黃伯海明府

復丁稚潢廉訪寶楨

復趙玉班廉訪

致左季高督部

復劉蔭渠督部長佑

致毛寄雲督部鴻賓

致趙玉班廉訪

復平江令趙蓉生森

上會中堂

卷二

復曾沅浦撫部

復辰沅道胡聽泉觀察鏞

復靖州牧雷竹安刺史壽南

致陳俊臣廉訪士杰

致黃子襄駕部慶光

復上海道黃荷汀觀察芳

復趙玉班廉訪

復曾澄侯都轉

復惲次山撫部世臨

復李次青方伯元度

復趙玉班廉訪

復趙玉班廉訪

復憚次山撫部

復憚次山撫部

復趙玉班廉訪

復憚次山撫部

復趙玉班廉訪

復焦聽堂廣文桐良

復熊漱芳茂才壽徵

復黃伯海明府

復惲次山撫部

復趙玉班廉訪

復惲次山撫部

復吳秋航太守大安

復曾沅浦撫部

復趙玉班廉訪

復李次青方伯

復劉霞仙撫部

卷三

致曾沅浦撫部

致左季高督部

上曾中堂

復羅麓山茂才曷棣

復惲次山撫部

復劉曉滄太守

復彭虎臣總戎炳武

復胡聽泉觀察

復金逸亭觀察國琛

上曾中堂

寄曾沅浦撫部

上曾中堂

致左季高督部

致江達川方伯忠濬

復江幼陶觀察

復江蘊臣總戎忠朝

復鄧履吉明府嘉絢

致曾沅浦撫部

致南韶連道方子箴觀察濬頤

致葉介唐觀察兆蘭

致左季高督部

上曾中堂

致左季高督部

上曾中堂

復劉克菴廉訪典

復陳俊臣廉訪

復曾沅浦撫部

致左季高督部

上曾中堂

復鄧履吉明府

復曾沅浦撫部

卷四

復朱香蓀少尉克敬

復陳俊臣廉訪

上曾中堂

復江蓋臣總戎

復毛寄雲督部

致劉印渠督部

致寶蘭泉侍御埒

復朱石翹都轉孫論

上曾中堂

復鄧達卿刺史友仁

復趙玉班廉訪

致左季高宮保

復趙玉班廉訪

致曾沅浦撫部

上曾中堂

致章秭農太守瑞體張蔗泉明府啟鵬

致劉克菴副帥

致江達川方伯

復鄧伯昭司馬瑤

致左季高宮保

上曾中堂

上曾爵相

上曾爵相

致朱石翹都轉

復趙玉班廉訪

復楊厚菴宮保岳斌

致吳貞陔觀察炳崑

復易仲潛司馬孔昭

致鄧伯昭司馬

復劉曉滄太守

卷五

復曾沅浦宮保

致吳蓉舫廣文開煦

復趙玉班廉訪

上曾爵相

復江蓋臣總戎

復鄧小芸明府

致駱籥門宮保秉章

復趙玉班廉訪

復吳樸農明府學澄

復左季高宮保

致劉霞仙撫部

復何小宋廉訪璟

復劉曉滄太守

復左季高宮保

復朱香蓀少尉

復黃子襄駕部

復黃韻珊太守鳴珂

復陳俊臣廉訪

致張石卿撫部亮基

致裕時卿方伯麟

復左季高宮保

復劉曉滄太守

上曾爵相

復席研香方伯寶田

致楊石泉觀察昌濬

復朱香蓀少尉

復左季高宮保

復曾沅浦宮保

復白蘭巖給諫恩佑

致惲次山撫部

復趙玉班廉訪

復李筱泉撫部瀚章

復李梧莊明經宗藍

卷六

致陸莘農觀察增祥

致趙玉班廉訪

復趙玉班廉訪

復趙玉班廉訪

復李筱泉撫部

復魏鑑堂茂才鼎薰

致惲次山撫部

復趙玉班廉訪

復湯斐齋明府煊

復易昀芑觀察

復李竹浯廣文如崑

致李宣伯明經長蕃

致李次青方伯

復楊厚菴督部

上曾爵相

致黃廉泉別駕元模

復李竹浯廣文

復高碧湄進士心夔

復李果仙主政郁華

復劉霞仙撫部

復羅小溪都轉勳

復曾沅浦宮保

復惲次山撫部

復丁稚潢方伯

復楊厚菴督部

復吳貞陔觀察

復李果仙主政

致曾沅浦宮保

復惲次山撫部

復曾沅浦宮保

復劉靖臣撫部嶽昭

致曾沅浦宮保

復劉霞仙撫部

卷七

復席研香廉訪

上曾爵相

致席研香廉訪

復席研香廉訪

復趙玉班廉訪

復張竹屋侍御

復李竹浯學博

致李星堂孝廉炳奎

復席研香廉訪

復劉曉滄觀察

復劉曉滄觀察

復劉曉滄觀察

復劉霞仙撫部

上曾爵相

上曾爵相

復魏鑑塘文學

答貴東道陳琴山觀察枚

復劉曉滄觀察

復劉曉滄觀察

復瞿彤芸學博元燦

復葉介唐觀察

復劉曉滄觀察

復葉介唐觀察

復劉曉滄觀察

卷八

復葉介唐觀察

復葉介唐觀察

復劉曉滄觀察

復席研香廉訪

致劉韞齋中丞崐

致張竹屋侍御

復朱石翹都轉

致伯兄家書一

致伯兄家書二

致伯兄家書三

致伯兄家書四

致伯兄家書五

致伯兄家書六

致伯兄家書七

致伯兄家書八

致伯兄家書九

致伯兄家書十

致伯兄家書十一

雲臥山莊尺牘卷一

湘陰郭崑燾樗叟

復黃雲亭明府精藻

望雲山寺觀一律焚燬足以清數十年盤結之錮疾得閣下與鄒讓老分任其事又有璞山太守主持於上必能建久遠之規以貽無窮之利惟設卡一節不可不慎於始苟經理乏人甯從緩辦否則一弊甫去一弊旋生仍不能不費將來之區畫矣李七股匪尙在黔粵之交若楚疆備禦空虛卽難保不乘隙窺伺爲今之計應以越境會勦爲宜第黔粵無得力之師專恃楚軍防勦兼

籌其勢又未便深入賊假息以養銳我久戍而易疲思之增焦慮耳

復左季高督部宗棠

奉惠書藉承種切人心之貪天下一轍然其中有公私焉貪而用之於公所謂飢不擇食事雖非而情可原也據以爲私則真盜賊爾矣今有盜賊於此擁利自恣日與其徒橫行剽掠侈然自豪坐視其兄弟之飢寒而莫之顧而爲之兄弟者亦竟不敢過問但相與日需索於窮而能施之兄弟以爲生是侮鰥寡而畏強禦也盜賊其不可爲而可爲矣軍火接續不易要之卻者自卻而

一有所餘仍不肯爲良賈之深藏頃已有三萬之解江
省製造火藥頗不得法致難適用知尊處需之方殷嗣
後尙可隨時稍謀應付也調浙兵以補勇缺潛移默化
於無形誠爲妙用然竊謂兩浙淪陷數年失守之官次
第科罪失守之兵似亦未可晏然歸伍以兵補勇又不
如以勇補兵之更爲有益幸存此言異日或有取耳餘
杭一城計可速下以賊勢揣之杭城當易得手李復猷
一股經俊臣綬卿兩軍擊敗後復遯而之粵其時粵匪
陳金剛授首寄帥馳檄止凱陽兩軍之行不佞度此賊
未能假道湖南則必假道粵東以終遂其入江之計中

丞所見亦同如是仍飭兩軍分由宜臨前進會師連州而李逆適至進退失據相率投誠差免爲尊處之累其後股李七尙在黔粵之交業飭各邊界嚴爲之備總期竭力遏其東趨不欲以鄰國爲壑也

致劉霞仙撫部蓉

前由信局奉寄一書計到蜀時閣下必已啟節不審曾否達覽伯固至省獲見閣下在保甯所寄家書知湘果等軍之挫乃至此極閣下書詞神閒氣定循誦再四覺漢南之亂終必由閣下削平戰者勇氣而氣欲其聚不欲其散束之愈固則發之愈剛凡氣之暴露於外而見

爲逼人者皆其一發而無餘者也事而應手必將日趨於浮其不應手則且日餒日消而漸歸於盡以此衡人蓋十得八九焉閻下之氣以沈而得雄以暇而得整大任所屬良非偶然但須搜求人才以自輔翼開彌廣之路納逆耳之言屏堅執之見有以決其成大功定大難無疑也湖南將才今已遠不如前山川菁華洩之久則亦有窮期比觀曾鮑諸公之募勇者或累月弗獲成一軍是非獨將難爲繼卽勇亦難爲繼矣往者寄雲中丞疏言盡湖南之民爲兵田野之荒蕪可慮盡湖南之錢充餉閭閻之空乏亦可憂數語頗爲深切竊意今日局

勢要當就地取材芝草醴泉生不擇地況關中古稱形
勝民風剛勁樸實較勝南方以楚軍爲之張本而從容
部勒之自有足備干城之選者且收其材武使爲我用
亦免流入盜賊幸籌慮及之唐星照固辭不出言懇志
堅此間未便相強曾刺史才氣颯發急思自見或當投
袂而起戴九峯正在召募可以先來所需軍械此間無
不竭力應付特籌餉則甚不易耳近以庫款支絀續辦
捐輸而季帥沅帥以迄粵西貴州雲南之捐紛紛並集
各有章程勸捐者雖無喧客奪主之嫌報捐者覺有吾
誰適從之歎承屬辦理秦晉官商捐輸查秦晉之人在

湘者寥寥無幾且看錫侯子迎玉班三君作何籌畫苟可設法當道必不至掣肘也

復曾沅浦撫部國荃

頃奉初二日惠書敬悉蘇城克復欣慰之至往者嘗謂蘇宜緩攻而以全力規取金陵盡驅羣賊入蘇而蹙之則四竄無路可冀收聚殲之功然蘇不復賊接濟仍難盡斷而鍾山之營亦不免時存後慮今幸克此名城計常州亦不難速下滬上各軍可以會師金陵東南全局其自此轉矣惟蘇常兩城之賊若不以金陵爲歸宿則必且橫出皖浙不審廣德州城果已規復否麾下東路

各營必須嚴密戒備春霆及徽甯防師皆當力扼此賊
紛竄之路更望坤道功成使十餘年負固之老巢一鼓
而下則我公偉績獨有千秋有志者事竟成日日洗耳
聽捷音也次山中丞精心果力盡化畛域之見惟一意
以大局爲重其於尊處之事尤爲關切周至無如窮困
已極自顧不遑非身在局中固未知吾湘之艱難乃至
此也京米一節聞天津采辦每石只需銀三兩五錢湖
南辦運約多費一兩內外此舉當作罷論所撥八萬之
數果有鹽可抵卽不辦京米亦必代爲設法但粵東所
借之八萬能於年內歸還一半庶臘月撥款可望有著

若粵東無銀歸還便有無米爲炊之歎矣粵東陳逆授
首李復猷已擒獲寄帥與家兄福命自佳第信宜等處
遣散降眾數萬倘吏治不修武備不飭亦難必晏然無
事家兄來信獨抱深憂持此憂勤或尙足爲轉移之機
邪漢南匪黨有窺伺鄂疆之勢鄂軍多而不整又好取
人之所棄爲用茲可隱慮希菴病竟不起使人傷心味
根病亦非輕不審近在安慶調養已有效驗否此今之
將才不可失也

復趙玉班廉訪煥聯

奉讀初八日手書所探沅龍華一帶情形瞭如指掌先

張而後其餘最爲扼要辦法不審另二起都有探信歸否踪跡已露各處均有準備其勢必不至遽動惟不動則將散匿或阻險負嵎辦理較爲費手近見華容等縣稟報未免過涉張皇驚之使散而無以爲善後之圖恐旋散亦且旋聚好在所謂張姓者各令君皆未之知殷某等供詞亦未及其人當尙可以計獲一應調度布置之法全恃閣下相機行事老中老左兩營及選鋒水師並已遵示調派矣昨接沅帥來緘蘇州於十月二十五日克復又接臨淮糧臺緘稱壽州穎上各城亦次第攻克苗逆死於亂軍之中深可快慰惟希帥遂爾怛化爲

足傷悼耳霞帥踵江浙之後來楚勸捐委鄭錫侯劉子
迎兩觀察會同閣下承辦其立言專勸秦晉官商查兩
省之宦楚者不過十餘人客商不過數家恐是一篇棘
手文字未易言交卷也

復曾澄侯都轉國潢

奉讀手書敬悉種種李姓之事閣下第知一人膚受之
愬而未知合邑眾口之咻前奉來緘曾與玉班詳言之
不審已爲縷達否竊謂事屬隔縣聞見非真閣下儘可
不必與聞也下走與尊昆仲爲性情之交重以師友之
誼申以骨肉之親休戚相關務規其大但願閣下爲人

人所欽服不願閣下爲人人所趨奉依託而因爲人人所指摘以自附於愛人以德之義區區此心不敢求諒於閣下而中有所見不忍緘默不言故敢一貢其愚幸垂納焉

致左季高督部

前奉一緘計邀垂覽連日疊聞蘇州無錫壽州穎上各城次第克復事機漸轉吉報頻來想杭州捷音亦當在指顧矣蘇州旣復則滬上之師可以分攻嘉興第恐蘇常兩城之賊或又窺伺皖浙仍不能不爲後路之防目前賊勢大衰我軍之氣方盛要須扼定各隘使賊一步

無可分竄庶免久而成流寇耳益陽會匪餘黨復逃至
華容九都及龍沅兩屬南嶺山一帶糾眾潛謀起事近
已破案而爲首之頭目尙未成擒人心浮動易於稱亂
竟是劫運使然嘗論今日爲地方官者辦理土匪宜以
之爲課程日日查辦猶復乘隙思逞而或從而釀之或
從而激之豈不可爲怪歎哉邇來米價益昂各鄉富戶
不獨存穀不糶且一聞近地有穀出售輒便糶入儲之
以致鄉民攜筐挨戶告糶而數日不能得一粒貧富相
忌殊可隱憂當事擬捐輸錢穀並收俾囤積之家稍爲
分出意非不善然辦理亦正不易也

復許彝伯明府之敘

使至奉手書具承整頓局務
欽佩無似分卡懸宕之數概
於酌人地之宜適豐儉之由
以歸實際一切措置無不本
來雖或不免然自問無媿則
且是非亦未有久而不明者
門習氣至哉言乎視公事若
必當共諒以此卜宜局稅務
歸家者似可定一限期逾限

有患病事故則停薪水而不撤差有此章程庶以杜玩
忽惟限期覺不妨從寬彼處距省較遠舟中風色亦無
一定聊存曲體人情之意耳邊防想已解嚴閣下鎮定
之功識解極卓非平時秩然有序斯臨事未有不忙亂
者矣屬書楹聯蠟紙不宜作篆以另紙書之而用尊紙
作隸此事久荒媿未能工謾往以博一笑人還匆匆率
復不宣

致劉霞仙撫部

前布一緘計旦夕可達台覽久未得來書不審邇日軍
情若何戴九峯曾嵐生琴舟兄弟均來長沙據九峯言

渠已募得千五百人欲從湖南請發行資而此間奉到
尊牘只有撥付軍械之語並未言及餉項未便籌發且
暫時亦無可設措鄙意尊處需兵甚急唐都督既不願
行則九峯多募千人未始無益擬卽將解唐一萬之款
分半與九峯其一半則寄存此間俟續有募勇者取用
業與中丞計議當卽照辦不欲避專擅之嫌也琴舟言
今年斷難開招須待明正始可集事八千金不能敷用
必得再領五千庶免途中飢潰亦是慎重之意惟觀琴
舟語言氣象總不免失之輕浮近時有一種高明之士
能爲大言能作深語而試之以事非浮卽誕故嘗謂千

變萬化未有離誠樸二字而可以幹事者才無大小能盡一分之心便有一分之益其心方懸而無薄泛而無歸則其所謂才者不過口頭禪耳浮其本色又烏能不流於誕哉果毅營自子春歿後局面大異從蜀中來者無不痛詆之異口同聲言之鑿鑿與閣下不相能者則議爲徇私袒庇與閣下相契者則竊竊焉慮閣下之爲所蒙而受其累不知其中情節閣下果有所聞否琴舟出示尊書有募勇必於湘鄉湘鄉必於婁底一帶之語區區以爲閣下之所見偏矣無論人才不擇地而生卽使剛健之氣盡萃於湘鄉盡萃於湘鄉之婁底而以給

天下之求其勢亦有所難繼前緘就地取材之議實爲今日當務之急執一格以求之誠未見其取不窮而用不竭也

復黃伯海明府元齡

前奉惠緘以事冗久稽裁復抱歉無似比日台旆移駐靖州趁此間暇之時認真操練軍容之整肅士氣之振奮當必有大過人者弟意訓之一字尤爲緊要選勇取其精壯而在營日久視般人爲故常卽往往流於獷悍而不易制軍興十年湖南兵勇甲於天下目前之得力在此將來之可慮亦卽在此往聞王壯武治軍出隊則

上馬衝鋒回營則投戈講學其教勇皆令日誦四子書
駐軍之處書聲琅琅故紀律較諸軍爲特勝至今從老
湘營出身者猶秩秩有文焉曾節相督師自撰愛民得
勝等歌發各營講誦其言俚而易曉質而動人是以部
下多名將此皆有得於訓之之道者也貴邑人心敦樸
從戎者少軍營習氣無所沾染望以時傳集士卒剴切
教誡俾稍知大義所在而漸以書理馴擾之非獨節制
之師亦成仁義之兵矣李七一股屯踞黎屬四寨有勾
結苗教各匪再圖出擾之勢見在距楚邊雖遠而他日
恐仍爲楚患黔粵無會勦之營楚師又未便懸軍深入

徒增焦急辰沅哥老會實繁有徒本年兵燹之餘重以
亢旱民間頗形彫耗地方官辦理防堵復不能不取費
於民倘取之未得其道難保若輩不乘而煽亂務希閣
下密派親信之人深入其中將會內踪跡暨所稱老冒
等者一一查探確實設法購線先將頭目次第擒治則
其餘無難解散此西路第一要義萬乞時刻畱心

復江幼陶觀察忠淑

令姪來省奉手書藉譖公務賢勞起居住勝閣下爲一
邑之望凡團防等事關係閭縣利害自不可不出力經
理惟吾輩居鄉當使人服不當使人畏處置一切當協

乎人心之公而不可強人以從我其於地方官宜與之
和而不必與之暱想老兄深識遠見定有所以自處之
道也達兄調任蜀藩可謂出谷遷喬然蜀事之難則固
有十倍於皖者以達兄之才固應措之裕如特上下之
交恐難如皖中之易爲處耳籥帥來咨欲達兄募勇前
往不知達兄果於何日起程果肯任軍旅之事否小芸
仍同赴蜀佐治有人甚善甚善味根病竟不起未竟其
用念之愴然未識有子幾人其家尙充裕否精捷各營
星陔展堂兩君未必卽能分統此亦甚費周章者也
復左孟星刺史樞

別久未得消息思念良深此間差官回湘奉手示藉悉
台體安和襄辦局務未免牛刀小試然此實粵東第一
難辦之事不審籌策所及已能煥然改觀否凡富與強
常相因富或未必盡強惟富乃可以強至於強則固未
有不富者也承示湘軍宜思畱粵誠爲篤論粵賊了之
太易散者太多終難保其不滋事故目前似爲浮費而
他日必大得其力寄帥慮餉項難籌何不將方卓等營
畧加裁汰以省出此款邪黃南翁由皖而金陵而上海
其任事之勇老而益壯月餘未得來書計已行抵滬上
荷翁已真除上海道矣

復劉曉滄太守德謙

別後久未得來教鄙人疏懶成性亦未及一修箋候頃
奉手示藉悉起居多祜高州股匪李復猷悍黨均以輕
描淡寫了之以此見寄帥福命之大惟解散之人太多
恐野性難馴倘安插未宜仍是將來之患家兄書來謂
粵東之病在骨蓋亦極費經營矣霞帥撫陝方行抵保
甯而前軍大挫傷亡至數千人漢中遂以淪陷連日收
集潰卒重加整頓又派人回湘募勇指拄大難昨見來
咨令曾琴舟募千五百人前往適琴舟到省觀其意甚
不願行特不便明言第以召募之難經費之絀爲推細

察琴舟氣象似又嵐生之不若霞帥論事論人好執成
見蓋亦賢者之蔽也關中回匪盡竄甘肅僅漢南髮逆
勢尙披猖想霞帥從容調度卽亦不難了當也承示明
正可歸此固弟所深願特恐寄帥與家兄未必卽肯放
耳

復鄧星陔觀察子垣

別來想念正深頃奉手書藉悉台體違和旋即痊愈至
以爲慰前日展堂緘報味帥之喪循誦未終潸然淚落
味帥之性情心術僕知之頗深其待人之厚任事之勇
實非他人所能及今夏以赴粵赴皖彼此爭辨旁人竊

議吾兩人之有參差而不知吾兩人之心固始終如一
初不因意見而有改移也獨念其赴皖之舉成於鄙人
而竟以是殞其天年此所爲思之而愴惻不可爲懷者
也人情之薄古今同慨第所云彎射羿之弓者或尙不
至如此之甚味帥已矣其舊部遠在饒州如何調度應
聽江皖主持閣下與味帥患難相依交深骨肉凡味帥
未竟之志全賴閣下與展堂及營中諸君有以終成之
能使精捷營不至因味帥之亡頓形減色則所以慰味
帥於九原者多矣僕意味帥在日閣下尙可不必赴營
正惟味帥淪謝則閣下更義不容辭幸勿以共事之難

通思諉謝人各有自立之道固無所容其詭隨亦無所容其憤激但望閣下以味帥之心爲心而已

復左景喬舍人宗植

朱一至省奉手書具審道履安和眷聚康勝益陽會匪逃入沅江龍陽連界之南觜赤山又在華容九都黃土窖地方聚眾打造軍器潛謀起事報復正與玉班設法密探踪跡擬將首犯誘獲再行搜捕清釐而各州縣聞有風聲便已紛紛募勇懸賞以致匪黨又相率散避此中最要頭目不過數人此數人不除終久不能安靜今既驚之使走則查探重煩手眼大約明年春間尙須玉

班赴各屬一行耳穀米今已大昂青黃不接之時更不知若何光景人心既易浮動時事復值艱難令人思之皇然承寄家兄書已早爲遞去舍姪一人家居本多不便明春一定赴粵伯兄信來言已延訂名師經學文藝皆極高雅並屬問丁叟可以同往否竊意丁叟體弱恐台端未必肯令遠遊否則與舍姪結伴同行亦良便也季帥進駐富陽月來無甚戰事其體氣已漸復原竹報卽日加封轉遞

復左季高督部

連日兩布手緘計一一均徹台覽頃奉惠書藉悉雄師

移駐富陽賊氣正衰我軍方銳想必易於得手聞忠逆
議棄金陵而挾洪逆以趨江西斯固勢窮力盡必出於
此之計故江西目前雖幸無事而關繫卻極緊要可惜
味根死矣希菴之亡以十月廿八日味根之亡以十一
月四日相距六日耳而喪兩大將一年甫四十有一
年甫三十有一再活三數十年尙不爲大壽乃遽奪之
豈不可爲傷心哉味根不願赴江皖不佞強之使行方
冀其保全江境肅清皖南私自幸相强者之未爲失計
不意味根竟以是積勞成病以殞其生此尤所愴然難
爲懷者也邇日轄疆疾疫度已止息傳言蘇賊悉竄湖

州然否此數月內必有大仗必有好消息捷音指顧傾
耳聽之

復曾香海廣文毓芳

十年之別重得一笑爲樂可云至幸惟一再會晤中所
欲言傾吐未盡奉手教知惘惘之懷彼此同之何時遂
得屏棄塵鞅尊酒相從以續二十年前舊歡邪伏諗到
家後經理團務亦復無多暇晷承示太平舟中大箸諒
哉言乎官吏盡能知此意何至有今日之變前者既相
與醞釀以成非常之禍亂至於禍亂已極而釀之仍未
有已方且以是詡於衆曰吾愛民也豈知彼之所愛者

一二人而其所害者將不止於百千萬人乎世運遷流人心顛倒萬方一概徒付諸無可如何之數而已穀價之昂竟爲數十年來所未見下游之搬運細查亦屬無多有言民間懲於今夏之事多有藏穀不糶者未知確否此事實無善策閣下澄觀遠慮當有補救之方幸不吝見教爲禱

復鄒公讓司馬孔摺

前聞台從將解捐到省日與宣伯引領以冀頃晤寶垣並讀手示始知以瘡恙作惡不果成行念甚念甚凡瘡皆生於溼而治之則以養血補脾爲主敗毒滲溼之藥

多服能傷元氣且亦未必有功大約總宜排之使出不
宜遏之使不出老年氣血漸衰難以成膿毒氣每不易
盡故常至糾纏不已尤宜滋潤補益以培其本不求速
效乃得實效第不知醫然瘡恙則曾患之十年閱歷所
得敢以貢之左右大抵非脾虛不至生瘡若久而不愈
則脾土之虧益甚正氣不足斯邪氣乘之爲祟能使脾
土堅實不獨醫目前之疾亦以杜將來之害所謂治亂
當清其源也今會匪之爲患亦如君身之瘡閣下建卡
之議則所以藥之也顧主持苟不得其人是治瘡者或
投附桂之燥烈或投苓連之陰凝或投苓草之和緩皆

皇朝通志卷之九十一
於瘡無當也甚且轉生
先講求矣

上曾中堂國藩

前月兩箋計次第均激
難一律蕩平北岸之師
言忠逆獨身入金陵接
逆率數百人入城尙無
在城外邪蘇州既復則
已由無錫進攻否金陵
萬人於外其意未嘗不

一帶扼之使不能上竄乃妙味根竟以病卒距希菴之

亡六日耳而兩喪大將可爲痛心味根部下乏接統之

才就其中擇之惟鄧

子垣號星陔

陳

鳴志號展堂

兩觀察稍有心

計然皆從營官出身如黃仁遺徐德生林志金徐士巍

等未必肯受其節制若欲畱此軍似宜分而爲二鄧陳

各統二千人餘者撤之或猶可以得用第較味根在日

則已大爲減色矣此外則更無堪以接統者也逸亭抵

省正擬開船適聞希菴之喪又折回赴弔數日內當可

轉省所攜帶親兵數十人日需口糧概係逸亭籌發已

負累數百金因此一耽延所費益覺不資擬於東局措

五百金與之俟其來再與商酌耳粵鹽加稅一節久屬
衡局部署但須待淮鹽將到始可議加目前鹽價正昂
倘淮鹽卽來則四兩之外尙可酌提數錢督銷亦極順
利不識南老所辦遂已配運否辦運京米之說聞部中
以價昂不肯擔待終久是解漕折銀之局矣

致黃伯海明府

前由便郵奉布一緘並附竹渚兄書計日已登籤記頃
見于曦岷總戎來信知台旆已擬移駐沅州此時靖邊
解嚴而旻邊較緊自以駐沅爲宜卽查辦土匪亦以沅
郡爲適中而近便也黔省苗教各匪或謂其斷不敢犯

楚境或謂勢餒方張終久必爲楚患究竟其實在情形此間相距太遠無從揣測以勢揆之楚師得力自然不敢輕犯若師老力疲虛實爲賊所窺則彼亦何所畏而不來邪閣下在彼數月情形當已周知應否專顧邊防抑或宜於進剿防邊當以何處爲重進剿當以何路爲先以及各營之勇怯團練之整散均乞密察詳審逐細見示至盼至禱沅辰會匪邇日光景若何聞陳春橋太守辦事頗爲認真但官之耳目究恐不能毫無壅蔽閣下如有訪聞儘可密與商辦不必顧慮也

復丁稚潢廉訪寶楨

別來遂將一年中間曾兩奉手書亦曾一虹燕賤相思之誠以日爲歲前閱邸報藉悉小有屈抑閣下以千人當數倍十數倍之賊而每戰克捷至於飢餓疲頓猶能力遏兇鋒此其所處爲極難非堅卓如閣下鮮不荅然自沮者僧邸公忠度非有意吹求殆不免爲浮言所動耳邇日東省一律肅清閣下功績固昭昭在人耳目矣丹初中丞篤實君子情意必當投洽善後之計若何籌畫竊計宜以吏治爲先務今天下之病在貧而其受病之源則實在吏治之廢弛子輿氏有言無政事則財用不足經歷世變乃歎此語之精確也此間諸務如常惟

各屬土匪時復思逞穀價騰貴倍於往年轉餉汎舟悉
索未已正不知何以爲繼耳冬寒惟葆衛神理爲國爲
民自重不宣

復趙玉班廉訪

前奉十一月二十七夜惠書以事冗久稽裁復但有致
菊巖兩片屬其轉呈今早晤菊巖知己邀垂照矣華容
會匪因查拏嚴緊業經散竄惜各地方官太涉張皇未
能將頭目擒治也邵樸山太守來稟言新安交界之處
頗有匪踪與閣下前探適符合中丞已照會初賓兄
撥一營前往擇要駐紮今日陳春橋太守稟報帽子坡

亦有匪徒嘯聚之信黃伯海正移營赴沅當能制之使
不得逞茶陵所稟十六都之事卻無實在形迹若此間
遽添人往誠恐轉以搖動人心弟意虛實總候澤生游
戎信來再作區畫免使勇丁於歲暮時僕僕道途也卓
裁以爲何如承派老中營來省甚善甚善萬一茶陵需
兵便可得報卽行不至遲延矣耒陽亦有土匪潛謀起
事尙濟堂明府拏獲首匪李正英正法餘黨或暫當斂
戢今年各處土匪皆不時蠢動毋亦劫運使然邪戴九
峯者弟素不識其人昨來數次晤面眉宇之間似少精
敏之氣渠意欲將唐都督之二千人一並代募以往觀

其人必非能勝二三千人之任者又霞老委其募勇係帶往以補缺額初非委其管帶今遽以重寄加之假使途中或滋事端到陝或不得力非獨餉項可惜卽我輩專擅主持亦將無以對霞老而其勇已募成又不能不爲之設法遂定議由渠增募千人以汪參軍所解餉銀分半與之再由南局借給三千金勉強了事究未知果能結實可靠否也曾總戎志友奉籥帥札委募勇千人赴川以爲援陝之計其人本春老舊部爲霞老所素知詢及果毅營撤回之將尙有賀連級熊英豪兩總戎皆係老營官弟雖未曾相識而早於春老稟牘中知其名

因屬曾君招致之令其各募五百人合之九峯所增共足唐都督二千之數卽以汪君解餉之半發作經費川資如此通融辦理似有益於陝而較可放心霞老雖無信與弟然旣代爲料理卽不敢隨便敷衍閣下原不信九峯特因霞老之委任而信之其實霞老之用人亦甚有不可爲訓者弟之此舉不敢必霞老之定以爲然但盡吾心而已陝捐尙無章程省城見辦籌餉捐輸中丞特畱出山陝客幫不辦以讓與陝省第山陝販運皮貨者多開年卽漸次收莊應於年底正初趕辦乃得其湘潭常德津市三處亦應派員前往錫侯不肯作主子迎

亦不肯獨任專待閣下商酌此事卽歸併湖南捐輸局以省設局之費閣下固不妨爲之經營一塞霞老之意也弟年內家中有要事萬不能不歸去切盼台從入城亦知尊恙未愈原不忍過以相強顧念和營勇丁分布數處時有稟商事件閣下在家聲息究隔縱身間而心仍不間轉不若在省之猶爲畫一旦聞府中座客常滿賓從如雲是身固亦未能間也目前土匪雖無動作要宜時作防閑干祈以二十日前來此否則二十四五切望必到想中丞亦有手書促駕矣

致左季高督部

劉克菴廉訪自營歸道省城藉聆近狀之詳餘杭一城實與杭州相犄角不斷其兩城相通之路則無以取餘杭而規杭州質字等營兵力非甚厚勁台旆抵富陽後計已督率布置壁壘一新似聞諸將意見頗不能盡相融洽軍事正順未可自爲參商是在麾下之公道主持虛衷調處矣就目前情形而論東南大局實有可轉之機而君子之交顧亦往往易於隔閡私衷隱慮旦夕徬徨方今所賴以幹旋世道者祇此三數君子若形迹之間稍有齟齬則在下者將乘之以相搆在上者且因之而見疑此其端甚微而所關甚鉅頃竇蘭泉侍御來長

沙言願爲儀秦之游說使各帥連和蒙則曰各帥本和無須我輩之連蓋所爭者皆公事而非私嫌遇有利害必無各不相顧者也惟更能舉小齟齬而盡化之斯尤妙耳

復劉蔭渠督部長佑

遞中奉賜書知連月泐布兩緘尙未獲邀垂覽三省勦匪之役閣下無一舊部相隨萃千萬不知誰何之人與賊周旋擁空名以居其上而彼此之牽制情意之扞格復百出而相難然且辛苦支撐卒能掃蕩游氛奠安疆圉可謂困心衡慮以承大任者臺中諸公不察事理惟

務以議論繩人試易地以居正恐未必能如今所云也
凡立言當思其可行今諸公之爲言以快吾言而已卽
之而後知履之而後能不深維事之始終徒欲取辨於
筆墨之間亦孰不能爲大言哉聞台從已還省城仍歲
馳驅故應稍就休息第省中諸務未易遽圖速效要不
可無不測之賞罰以警動之寬和誠爲美德而太過則
又無以作人之氣而懲其玩以寬和爲體以嚴毅爲用
庶幾其有濟乎練兵一節不卜規模已定否直隸營兵
於戰陣之事多未諳悉孚吾所部楚勇或可就其營制
以爲部勒大抵天下無不可用之卒患在習氣過重無

得力將領以整飭之故練兵必先選將領而次以澄汰
都守千把各員果將領與都守千把皆能各盡其職卽
兵未有不精者也此間華容茶陵耒陽芷江等邑均有
土匪蠢動幸先事知之立時拏辦未至釀成巨患惟首
犯尙多在逃終久不無後慮吾鄉人才輩出山川之氣
發洩必有盡時且浪得富名外強中乾深爲可懼邇來
蘇常克復苗逆伏誅東南軍事漸臻順利所惜希菴味
根相繼淪謝人亡之痛實愴於心味根皖南之行成於
鄙人竟以冒暑積勞促其年壽此尤所中懷切怛者也
致毛寄雲督部鴻賓

頃晤栗甫觀察詢悉台候康勝爲頌栗甫談及粵中情形竊謂宜痛切一言放手一辦其詳已具家書中想家兄當縷述也八萬之款知年內無從籌還往時臘底局中每稍有所存以備開春之用今遂舉而空之能於正月內見給一半庶尙可以支展否則鐙節後卽不知所措手矣其一半擬畱爲採辦洋礮之需莊縣丞回粵局中委令就便查明價值如尙易辦仍乞台端派員照料並飭局預備經費也任松樓總戎所帶營官五員哨官九十員皆隨以來楚欲漸去扒船之害似不可不令其特立一軍且雪琴少司馬因此九十餘人之行資積欠

所費萬餘金若一概遣之使諸人之有差使者悉歸無著卽雪琴亦頗難處非獨松樓無以對諸人也安慶所給行資截至十一月此間已湊兩月千四百餘金與之祈早賜酌示以便松樓定計爲禱各邊界軍務中丞皆隨時鈔摺咨會諒陸續已承台鑒古州近又失守苗教各匪勢將與李七一股合併黔粵無會勦之師楚師之防邊者僅五千餘人未便懸軍深入是以難也

致趙玉班廉訪

昨奉復緘藉悉尊恙尙未全愈竊意面癢之與頭痛原是一症大約總係風之爲祟未必卽是陽虛以閣下體

氣卜之陽必未甚虛也戴九峯將各項銀兩領到又託詞候唐副戎信息遲延不行不知從前果何所恃而必欲代募今日又何所恃而任意逗留此君舉動殊出意外已爲書切責之未審遂能迅速拔營否前謂其眉宇之間少精敏之氣觀此益信其真不精敏矣承示會匪事鄉間易得消息將以正初入城鄙人何敢再有他議然區區所見有不得不縷達於左右者家居辦事誠爲順便覺正有大不便者在會匪拏到勢不能不訊取供詞落供之後勢不能不暫行看管閣下奉委辦匪自無所庸其顧忌而外人造言必將謂閣下在家審案押人

傳之隔縣而言者加甚焉傳之隔府隔省而言者又加甚焉更恐指爲私設班房如小說家所稱土豪行徑此名斷不可居故弟以爲消息雖較易得而心迹慮無以自明今欲放手辦事終以來省爲宜果有消息則省城亦不爲隔絕也

復平江令趙蓉生森

頃奉惠書藉聆種切此事已先有所聞今既將就了結若忽以客兵前往誠恐互相驚疑轉致激而生變且見在兵勇悉分布西南兩路邊界省城無可抽調而帶勇人員能知緩急操縱之道者實亦不可多得竊意目前

眾論皆以合防爲詞因其舉辦之初原有防饑之語似應將構釁之源爲之調處清楚然後密訪暗中主使及倡首滋事之人嚴辦一二庶可永杜爭端否則水火愈深雖暫時可藉客兵之力而久後仍不能無事幸更與次青諸君熟商之近日連得大雨溪河必漸有水趁此時趕緊辦穀運縣但使有穀可糴貧民之心安則好事者亦無從施其技矣平邑數年以來屏蔽省城東北出力最多人皆推爲忠義之邦而士紳之意見往往不能訢合無間此中委曲台端必已體察而得其詳尤望懇切勸解以地方爲重化已往之嫌彼此大和何事不集

自相冰炭後患方長此所當深念者也至於痞徒倡議
逃荒爲坐餐之計則又非爲意見所激官諭而不散卽
與土匪何異以通飭辦土匪之法辦之事可立定此在
世俗必以爲太過然民氣之囂漸不可長辦一二人直
可保全數千百人機括所在間不容髮寬猛交濟以協
事理之平人心固未有不畏服者耳

上會中堂

初三日寄奉一緘計邀垂覽聞常州之賊併趨金陵不
審沅公可無須增兵否皖北之營可抽調南渡否念之
爲懸懸也昨奉來咨調江蓋臣總戎赴營蓋臣爲味根

堂兄往時味根假歸輒以蓋臣代理聞其人尙長厚亦極勇敢惟有一手受礮子傷不能舉動恐未必肯出而任事味根在日每拳拳於席研香必欲引共軍旅意將以爲替人非直求助而已以此服味根之虛衷其實研香乃上等幫辦青陽之役彼此竟大決裂其營官尤深憾之嗣後卽共事亦難矣精捷營能爲惡戰而營官性多激烈勇丁半吸洋煙味根歿後處置亦正不易或須暫行責成鄧陳兩君以徐圖調遣之方耳粵鹽加稅衡局議有章程所定乃係三文據章秭農言目前實止能加此數過多則將以肩挑繞越散於各鄉在城市者有

可稽查在鄉村者無從防範使鄉村盡食粵鹽卽城市
之淮鹽亦無銷路故辦法宜逐漸加緊所言頗當事理
未卜鈞意以爲何如

三原山其下片

第一

三藏

板

雲臥山莊尺牘卷二

湘陰郭崑燾樗叟

復曾沅浦撫部

遞中屢奉惠書敬承一切常州竄賊併趨金陵城中又造火龍其計必圖猛撲此賊已成阱獸鋌而走險蓋亦勢所必然恃台端守禦嚴固賊雖凶悍斷不能逞一二次惡仗後收功便有日矣廣德尙未規復宜力扼此路使賊不得再入皖南乃可聚而殲之不得更畱後患非獨皖南之關繫卽江西浙江亦皆當力顧此咽喉也帥相年來包涵容納可以無所不忍而諸君仍往往不能

見諒竊觀近時之人每官職進一步卽意氣重一分彼武夫誠無足怪而讀書談道者顧亦爾爾何哉月來軍務可謂極順獨見在事諸公於和衷二字均有所不足私心不能無慮我公豁達通透幸時有以挽回之爲大局而委曲求全此情當共諒耳李鎮軍募勇所需已由東局應付石方伯下車之清介得未曾有第不識辦事能不執見否湖南紳士久爲世所詬病其實紳士之出而任事者悉迫於無可如何謂紳士不可信而一一放歸方且求之不得豈復有所顧戀邪下走閱歷日久歸志愈切徒以中丞見待之厚相信之深未忍愬然而去

但祝雄師恢復金陵使半壁東南無有寇警則吾輩可
以退老山林異時攜杖爲衡嶽之遊一造閣下新居相
與縱談數十年來可喜可愕可歎可怪之事子姪侍聽
如觀雜劇如讀奇書豈非人生一樂奚其逐逐爲蟲爭
哉

復辰沅道胡聽泉觀察鏞

西邊郡縣疲敝已深台端實力經營勤求治理寬嚴互
用耳目一新觀其措置規模精能周至非獨當事託長
城之倚其有造於邊陲者蓋無涯量礪堡工程誠爲切
務以工代賑卽攘外爲安內之謀甚善甚善聞屯倉儲

蓄頗不甚豐本年各屬歉收入冬以來糧價已極昂貴來歲青黃不接更不卜若何情形想大才槃槃必能早爲之所也辰芷餘孽未淨根株黔境游氛時懷窺伺各營戍卒疲於道路非大舉深入剔抉爬梳則黔亂終無了日而楚中莠民之遙相勾結者亦且旋滅旋生故非勦無以爲防事理確不可易惟進勦則必增兵增兵先須籌餉庫藏支絀鉅款難籌所爲熟思而乏善策者耳復靖州牧雷竹安刺史壽南

髮逆之竄黎者人數原不甚多自一再逞志其燄遂張今苗教各匪又已紛紛四起發縱指使要有臧謀不早

圖之恐愈久愈不可問非僅爲黔境之害而已尊示深
識遠見名論不刊頃中丞已令金臺總戎進駐黎平其
靖屬防務則以屬之蓉鏡太守惟兵力究嫌單薄又未
知四寨一帶果係如何情形金臺所部不足二千人能
否確有把握殊難預定而賊所屯距之處與粵毗連寶
永各邊仍不便空虛無備是以目前但能增兵赴黎不
能遽促其進剿三省會辦之議 廷旨極爲嚴切第黔
省之兵力未足及於下游粵省特團爲防自保卽爲萬
幸越境則或有不遑此所以躊躇而未敢遽定也金臺
向以驍勇著稱自爲統領便已漸不如前營頭太多旣

慮事權之不一授以節制又每意見之多歧將才之難
可爲慨歎台端治績輿論咸孚更望文武和衷共維大
局往日之迅雷疾雨事過皆空相交以霽月光風休徵
自至誠心以感委曲求全人固無有不共諒者耳

致陳俊臣廉訪士杰

久未通音敬想侍履康勝餐衛適時粵亂雖獲暫平而
遣散四萬餘人未經懲創終難保其無事且境內伏莽
所在皆有吾省邊防固猶未可安枕也甯道開礦之議
彼中官紳及派往履勘之員皆動色相爭以爲必不可
辦此事本利害相半旣眾論都不以爲然卽不便強以

必行閣下明正到省當悉其詳耳李七一股尙在黎平
府境終恐仍爲楚患下游蘇州克復苗逆伏誅局勢極
爲順手但望金陵克復則東南半壁可以稍安未知天
意果何如也

致黃子襄駕部慶光

尊公皖滬之行見義勇爲而急公之心不能見諒真足
令人短氣古今之是非不可信者多矣此莊子所爲支
離蔓衍不屑與世人較得失也聞近已還安慶明正可
以回望老年僕僕道途究非所宜藉此頤養家園敘天
倫樂事而於事之所得爲者仍可出餘力以濟時艱其

有功於桑梓不甚宏且遠哉知我罪我固可置之不足道耳子恆因霞帥奏調思就便送眷回楚再行入秦而霞帥殷殷促駕相需甚切不審果能暫歸否僕遲迴軍幕荏苒數年久欲脫身告歸而情誼所牽致違素志近幸下游軍事日見轉機但望金陵早奏凱歌疆圉無驚便當浩然以行矣

復上海道黃荷汀觀察芳

前閱邸報敬悉真除之喜正擬肅緘布賀適奉手書伏承勛猷懋著聞望昭宣聯各國之交剛柔兼濟轉三軍之餉騰飽同歡引企台階良殷頌禱蘇州復後常州亦

續有捷音破竹之勢既成埽穴之功可券東南局勢其
遂可望澄清乎南公滬上之游不知盤桓幾日急公之
念發於至誠而蜚論流傳竟至不能見諒彼譖人者亦
已太甚聞之灰心然當此高年逐舟車之勞理繁劇之
務於頤養之道究屬非宜藉此息轍家園共維桑梓固
亦公私兩便也此間邊界暫獲稍安而境內匪徒時復
狡焉思逞幸先有訪聞立時拏辦未至釀成巨患第根
株仍未盡淨見在糧價翔貴石米已值四緡有餘來年
春夏之交尙不知若何光景萬一青黃不接飢民無所
得食若輩乘之以相煽誘則辦理便費周章此其可爲

隱憂者也

復趙玉班廉訪

勇至奉手書藉承壹是居鄉便於辦事而不便於了事
世人好謠不樂成美之人前緘所陳勢必有此種議論
辱荷采納甚善甚善歲除雇夫難得初五以前入城之
約幸勿再易期也戴九峯此等舉動實出人情意計之
外以弟所聞其情事蓋有不盡如所云云者彼領獲之
餉信手耗費日眈眈於汪委員所解之萬金及僅得其
半而前者已歸烏有後者不敷盤川於是託爲增勇之
說無非欲得數千金以資彌補而已所謂千人者固未

嘗實有其人也似此展轉遲延恐並二千人亦將散去
霞老屬重任於此輩其何恃以集事邪晏高腳等爲龍
沅會匪大頭目兇狡之性無可改移不設法拏獲終久
必成巨害就各匪供詞考之數人之中又以晏高腳爲
最要承已遣眼線往拏不知果能入我彀中否周弁等
辦事日久會匪中必已多知其名或須另選一起明幹
弁勇假時日以誘緝之彼之踪跡變幻不測則我之捕
之者亦應與爲變幻想閣下定有深謀也常澧岳三屬
羣匪如毛地方官旣誤於耳目之壅蔽又苦於力量之
薄弱識見之淺近浸淫漸積以釀成牢不可破之勢故

嘗謂無好善惡惡之誠者不能爲地方興利除害此未
易一二爲世人言也

復曾澄侯都轉

專勇至奉書誦悉戴九峯奉霞老札委回湘募勇六百
名赴陝以補缺額非特立營頭委令管帶也九峯回已
數月因唐都督不肯應霞老之招其意遂欲以身任之
展轉託人來言者屢矣下走與九峯初不相識聞中丞
言其眉宇之間頗乏光明之氣嗣與晤面亦覺中丞藻
鑑之不謬又見霞老委募六百人尙未以管帶屬之今
遽加增二千人而事任無所責成旣慮沿途之未易約

東更恐到彼或難期得力與中丞再四籌商遂定九峯
增募千人另派賀熊兩總戎各募五百人以足唐都督
二千之數卽以陝西委員所解萬金分五千與九峯分
五千與賀熊兩人此月初事也局面已妥九峯自應趕
緊料理迅速起程乃明知五千金已分與賀熊兩人而
到處託人必欲全領此項明知唐都督之必不願行而
藉詞相候任意遲延伯固少年但知陝中需兵之亟而
不知此中原委爲之晉省相求下走一一詳告之意九
峯不至復有希冀而至今仍以二千五百人相要其舉
動殊不可解查陝西募勇章程每五百人發經費川資

二千五百金計九峯原領陝餉三千金續分五千金又由湖南省局撥發三千金共領一萬一千金可以募二千人卽祈轉飭速率此二千人以行斷不可再議增加如二千之外果有已募之勇便可撥往曾賀熊三君處凡事有一定之理理之所不能接應者雖千方百計亦復何益徒滯時日以滋耗費正恐於九峯大有不便也關中形勝之地霞老骨肉之交下走無不出力相助然惟其關繫之重關念之切則尤不可聽其草率從事觀九峯行徑於事理太欠分曉於利害亦未明白少帶一人卽少受一累軍火等項局中止能照原議辦理若格

外求多則應請其自備爲九峯計亦何苦貪多以自誤哉金陵年內外必有惡戰沅公軍令如山必足以自立第皖南則仍須嚴防耳

復惲次山撫部世臨

奉昨日已刻賜書敬審新歲台候萬福深慰馳仰湘潭教案寄帥復奏單內原將給銀一條議准恐仍不能不就此生情但願其不再住潭則亦不必惜此些須之費耳霞老非觀望之人此時進兵豈可冒昧輕入都中議論往往不察事勢此可慮也聽泉所稟三元望久聞爲彼中積年隱患其人數多不可紀麻陽邊界便有與之

勾結者趙初賓於沅州以西人地俱不相宜且與銳字等營皆祇能暫顧靖邊難以兼顧鳳冕今擬畱田游擊一營而以黃伯海兩營輔之其吳都司秦游擊所部弁兵則仍令其撤回是否有當尙乞定奪施行近得伯海信力言周金臺與各營均不相能此君一當統領頓改前觀殊非意料所及特於稟內詳悉勸戒之或台端再飭保參將爲書申言此意金臺人尙明白想必能知改悔也

復李次青方伯元度

不奉大雅之教於今六年矣自前歲一通音敬爾後遂

不相聞閣下之踪跡遭遇則時竊聽之而爲扼腕又無可爲閣下慰者是以書問之闕疏至此想閣下能諒之也頃奉小除日手示誦悉貴邑近事情形其事之原委蓉生明府兩有信來備聞其略心疑其中必有主謀之人不然何以聚眾千餘持械入城而於街市一無所擾其非倉卒烏合蓋可不問而知蓉生手段稍軟未及當機立斷以致長此刁風民心宜靜而不宜動此端一開將來恐尙有不可思議之處是可深慮也派勇彈壓一節中丞以事由飢民而起驟以兵往轉慮人人自疑自危痞徒得乘之以相煽誘釀之與激其失維均是以蓉

翁所請未便遽諾且玉班處見在亦無營可分也嗣聞
蓉翁已募勇數百則派營之說更可中止第曾某情形
如此若竟任其逍遙法外匪徒無所警懼何以安靜地
方就中操縱之機又視蓉翁之力量何如矣抑弟更有
陳者合防局設立以來凡貴邑諸君之至省者除在事
數公外均不免有微詞閣下發其端而未始終其事意
者局中措置或有未能悉當人心者乎此局關係合邑
安危必不可因人言而散而人言之由來似不可不細
察而求所以弭之閣下坦然大公毫無意見尙望於此
一考究焉若僅一二人之爲梗則固可執公論以排之

而無庸瞻顧耳酌留釐金自是順而易行俟到城與當事商酌再行奉報近日外間議論僉稱吾湘紳權太重紳果何權徒以隳任事之氣而已

復趙玉班廉訪

勇至奉惠書知臘杪一緘已邀察照並悉台從於初六日入城新歲應酬及料理一切忙迫可想尊患面癢之疾不知果全愈否至念至念李誠菴家散勇索餉之事如此辦理最爲得法惟既有非勇而冒勇者混雜其中則聽從與否尙未可定舊曾由初賓部下分調一營駐新安之交如須兵彈壓或可就近調往鄂中純以騙餉

爲得計而不顧貽累將來愈出愈奇更不知若何情形可爲歎詫戴九峯之勇何以竟尙未到此人果是何居心邪外人方議霞老之觀望而豈知所委募勇者之猶徐徐未動哉龍沅一帶港汊紛歧蘆葦藪密極是藏奸之所但能一舉廓清亦復何惜大力特慮兵到而若輩又先藏匿倘能得精細明白之人深入其黨將匪船認定或作一暗記預調水師礮船四面布置然後以兵前往庶匪徒無從遯逃可冀一勞永逸老兄智珠在握望密與中丞及紫梅熟商之自昨歲以來各屬土匪不時蠢動竊慮彼此潛有勾結必得趁春間盡力一辦以免

蔓延尊見如何

復趙玉班廉訪

昨晚泐復一緘計申刻可達台覽頃間載奉手教並承
惠賜臘肉鄉村風味恰好於鄉間嘗之城中日飫珍錯
而不知真味之在箇中也感謝感謝尊患頭痛想休息
一兩日必已就愈弟安坐一室而亦時患頭風其老憊
乃欲駕閣下而上之宜當束之高閣矣雁連兩君均已
啟程其事諒可速了如有回信尙祈示悉以慰懸懸劉
珂亭代率九峯之勇是代之中又有代九峯恐霞老之
不見信而牽率其弟以行計亦可謂巧矣然終竟是拙

耳弟去冬凡兩致書霞老而未得一復音不審其見在果駐何處若久不入陝境亦非所宜九峯行期豈可再緩邪附上籠豬一隻野鴨一對乞哂納不宣

復憚次山撫部

昨日子刻奉到初十日賜書敬悉已派二張赴湘鄉查辦李營散勇之事措置極爲得法聞該勇等在李家亦尙未十分作鬧或尙不難解散也田君已抵鎮算僅有舊部二百卽令其募足千人辦理鳳晃防務較之田秦吳三人自更得力金臺此時僅能照料黎平一路其思銅青玉一帶勢難兼顧畱田君於鳳晃防勦可以兼資

蓋籌極爲周密竊意千人之外可不必遽議加增如果將來大舉入黔再行相機籌畫可也貴州紳士所稟非無可採而言之太易馮司馬所論甚當往時賊擾江西彼中紳士之來湘乞援者無不言某團可充嚮導某團可助糧餉某團可爲響應楚師一到城可立下究竟楚師出境後所謂充嚮導助糧餉爲響應者覺未必盡然蓋彼鄉橫被蹂躪迫於求救以爲不從易處著議不足以歆動援師貴州紳士之言當亦類是援黔是湖南本志似可無庸駁飭但同時並舉力有不給須俟黎平得手乃可經營鎮阡耳粵西採辦穀石大約二萬之數不

至短少惟蔣曹兩委員來稟恐興全穀價今春必且加漲價昂則居民或將歸咎於採辦而從而沮之宜令隨購隨運爲得曾志友與賀連級熊英豪皆稟請借給川資本來所領之項原不敷用所借各止二千兩或卽照發或各給千五百金伏乞酌奪飭局遵辦日來春雪生寒山中風力尤勁出門酬應三日遂患頭風連服表劑尙無甚效作字兩三行便眼脹不可耐是以令來勇守候一日草草不莊不備

復憚次山撫部

奉十八日賜緘知田營積蠹已由省照會遣撤其有益

田君不小唐君暫不接見處置亦極得法佩甚佩甚唐
星照果肯赴陝卽移曾傳道之千五百人屬之定較得
力似可批令照辦粵西已有七營入黔金臺可以放心
進剿此時戈太守一軍宜並令赴黎其綏通邊界以銳
字兩營補防和營則且駐武岡兼顧西南兩路遙揣黎
屬賊勢尙非十分凶悍當不難於蕩平耳全州採辦旣
地方不願官又不爲作主其勢不能多有所獲細詢各
處鄉間光景儲蓄實未甚空論者謂今年斷不至有飢
荒果爾則如天之福矣李營散勇毫未鬧事人樹急欲
請兵而澄侯力沮之此澄侯識見高於人樹處兩張前

往計可爲之了結日內諒有信來也沅帥來信拳拳於米捐一節擁數萬之眾而無持久之糧本極可慮第米捐照何章程從何下手其委員曾否到楚稟見恐卽能辦動亦未必能多沅帥所處誠難助之者亦不易矣舍弟屢承垂問已擬先行赴省一次因邇來感寒連服麻黃桂枝等藥尙無甚效俟調理痊可決當前來崑燾頭暈之疾久而不愈禁風已十日昨偶開門望雪今卽悶不可當須逐盡積寒略服補劑始可料理入城大約總在二月初旬求轉致俊臣兄在省稍待千萬之禱

復趙玉班廉訪

奉十八夜惠書藉悉尊患銷假後又以增劇竊意此症實由用心太過宜省嗇思慮以養之春日漸和計可日就痊愈也澄侯來信所言誠菴家事持論極當此公見識究勝人樹一籌兩張旣無信來當不難於了結也唐都督旣願赴陝此霞老所引領以冀者移琴舟之千五百人與之必較得力頃緘復中丞已請其照辦如唐君意尙未決望設法懇惠之九峯所邀劉珂亭澄侯卽甚不謂然看來此二千五百人者恐不免虛糜軍餉矣陝捐雖不能多要不可不盡力一辦常德津市兩處山陝客幫最盛似須及早遴員前往湘潭卽用辦理浙捐之

紳會縣勸辦最爲簡便亦不至於浙捐有妨惟沅公又欲於彼中籌勸米捐一邑之大恐未必能當三路之搜括如何如何賤恙日前稍愈遂進補劑三帖昨偶開門望雪而今日仍卽作暈山中風力之惡竟至如此十日未出房門真令人悶損入城之期恐須在二月初間耳

復憚次山撫部

前日亥刻復緘並撰擬各件計昨申刻已邀垂覽頃聞連奉十九二十一二三緘唐星照尙未具呈則其果肯赴陝與否固未可定請再屬玉班儘問唐君如渠竟決計不行則曾傳道所請似可照給惟八千之外不必再加

耳周金臺進剿四寨尙必待黔省接應之師便恐遙遙無期會樞垣果係確實辦事之人卽分黔餉三四千金與之俾得趕緊募勇協剿極是兩便之道黔中亦不致有異言望飭速辦綬卿稟請會剿此時南邊無事擬卽准之此軍得力便無須黔粵之助矣書院爲育才之地自軍興以來遂未暇整頓及此年來士習之囂未始不由書院發其端今歲甄別前諭覆試一場最爲得法往時甄別示期每每臨時更改其實報名者原祇此數鹽署書辦故匿之以求多鄉間生童入城應考因改期歸去而不復來者多矣欲加整飭宜先與體卹試期不妨

於二十日以前出示一示之後卽斷不再改使人之耳目一新卽心思亦當爲之一束矣

復趙玉班廉訪

前日亥刻復緘計已達覽手示誦悉琴舟募勇一事頃接霞老來書云其來牘需費繁多行期淹緩已批飭如能撙節經費准於二月內到防則速募以行其不能然卽可停止琴舟之動色相爭殆尙未見此批耳前兩寓書霞老頗有所規諷而其復緘詞氣之間似大有不能受者天下竟無不自是之人身當大任而不能受盡言最爲可慮當再爲一書往以盡朋友之情此後亦不復

饒口矣。綬卿自請赴粵赴黎平助勦其氣壯甚擬卽照所請行此軍能往當較黔粵之師爲得力見中丞時或可一商及也。小恙糾纏令人十餘日不適如何如何。復焦聽堂廣文桐良。

吾邑捐項遂已寫得二萬緡非閣下與諸君子委婉勸導不至如此。承示耐煩忍氣不當輒作風波持此存心人自無有不共諒之者。悠悠之口原難保其不造作謠言。然自問可以對人則固可付諸無足重輕之列矣。從九加捐如係上次報捐業經領照達部者應照部定章程抵算。此有一定條款可查而知。武舉加捐能抵若干。

弟於此未甚了了俟到省向捐局查明再以奉聞惟昨聞琴堂言武舉之加捐似爲圖免進京起見記武舉中式後皆當赴京覆試未覆試以前能否卽作爲武舉旣捐之後能否不再入都此等處均不得知其詳如果報捐之意如琴堂所云便當逐一細查乃得也

復熊漱芳茂才壽徵

前晤左賓門兄極道捐局事宜賴閣下之力不少當此軍餉支絀籌辦捐輸至再至三民力已難爲繼吾輩身親其事要當以不得已之心行之譬猶一家之中父兄方有急難爲子弟者但可設法救護自不應各吝資財

持此以曉勸於人使知大義之無可逃而經手者又皆廉正公平予人以可信則上足以有裨於餉需下不至得罪於桑梓聞雲靜局及西鄉一路遂已寫得二萬緡此以見閣下與諸君子勸導之有方而爲其事者之必有其功也

復黃伯海明府

前奉惠書尙稽裁荅頃間載展手教知台旆已至朗江承示西路邊防宜先勦髮逆具紉卓見粵中來咨已派七營赴邊王綬卿總戎亦自請由粵入黔會勦四寨此一路當可無虞惟黔省上游軍事方亟無餘力以及下

游下江一面空虛又爲與苗教相通之徑若楚粵兵到恐必將由此竄走中丞擬稍助餉需交曾樞垣太守發給金總戎太文趕募勇丁前往此軍能成或較周密周金臺移駐黎城戈蓉鏡自綏通繼進銳字兩營亦俱調赴綏通矣辰沅團練原不過奉行故事愚見團練一舉利害相半而害常重於利吏治之不修教化之不行已非一日凡鄉里之守正自愛者大率以避事爲心其能慷慨任事毅然不爲利害所搖者千百中而一二焉而狡黠之流平日出入衙門以有事爲榮一云辦團則官之所知者皆若輩也投袂而起者皆若輩也於是有藉

充團總以豪於一鄉者矣有藉捐團費以快其恩怨而因以自利者矣積漸日久且有藉團練以攬詞訟抗錢糧者矣河南之聯莊會貴州之三元望其始皆團也辰沅會匪所在多有入會者不獨游手無藝之徒雖紳士亦或不免此而言辦團創始之規模實未可以輕議大抵非有好州縣則大府不可以語團練非有好紳士則州縣不可以語團練一邑之大斷未有無一正紳之理此其關鍵全在州縣州縣得人無論何事皆可興舉否則欲防外患先伏內憂不如其已矣此論惟曾節相與弟相合趙玉班卽不以爲然蓋其中亦有難以概論者

如湘鄉邵陽新甯及貴邑數處團練已著成效紳士同志者多氣亦甚固雖有刁劣無從逞志地方官亦不能十分掣肘此固不可執他處以相例而又未可執此以例之他處者也性命灘之事爲害行旅必應查辦如果捐資易集閣下卽當成此善舉飛營一案如此了結甚善甚善周金臺人極明白殆爲左右所誤中丞已於批稟內剴切誥誡之并飭羅司馬迅速赴營此後當較前改觀也朗江距省非遠卽請束裝來省一次藉可面商壹是弟入春患頭風十餘日近始稍瘥准於二月初間入城計閣下彼時亦可到也

復憚次山撫部

奉昨日賜書猥以賤恙未痊渥承殷殷垂問示以調理之方准以靜養之日伏讀感悚頭暈之起由於初五六七三日在外應酬初九日又以陪客感寒而溼痰遂乘之而動所服皆祛風除痰之品近始補氣養血此數日內較已清爽惟山深春陰寒氣尙重仍未敢卽出門耳援黔之舉將來必不能不辦楊君旣熟悉貴東路徑又爲地方所信服似以調之爲宜英國人至岳州察看地勢不知意欲何爲將以立馬頭邪則和約中所無將以建教堂邪則屢次稟咨已力言其不可官帥於此等處

未能據情理勢以相沮止而一聽客之所爲果何以善其後邪仲瑜長者岳屬又乏明幹曉事之紳非失之孟浪卽恐失之軟弱彼處爲湖南門戶卡局又餉源所出若任其占地居住則後慮方長不可思議此意或當使仲瑜石渠諸君知之

復趙玉班廉訪

李營散勇事如此了結亦甚妥協彼鄂中騙局自以爲巧而無信不立終竟止是自誤但不當再以之誤人耳琴舟此行甚悻悻將來必大施其簸弄友石姓鄢粵西人也屢在各處軍營而從未歷兩年之久者今人稍有

才氣卽往往惡庸而好奇其實戰陣之事有平實而無奇巧從平實入者雖無大功亦無奇禍從奇巧入者未有不貽誤者也況其所謂奇巧又僅在語言文字之末而其所希冀者則專務罔利以攘名以是爲才惡在其爲真才邪陝捐另辦之法未知若何米捐不獨無從翻新亦恐無從施手且俟澄侯至省問其有何主意再行商酌西路軍務周金臺統戈滕吳三軍而向之相得者遂至如水火之不相入周王二君自不能相統卽彭于黃三人亦不足以統之真乃令人爲難水路會匪之多其由來蓋非一日水師巡防未始不可兼緝捕盜賊

易捕會匪難就船戶設法清釐誠爲清源之計第船戶
居址不一來去無常清釐之道亦未易言盡善望老兄
深思熟籌以便到省時面承教益也北夾子口向爲盜
藪伐蘆葦以杜其潛踪是亦權宜之策惟西湖洲渚無
處不有蘆葦匪巢在焉貧民之生計亦在焉旣難一律
芟夷又難苦爲分晰如何如何

復暉次山撫部

奉二十六日賜書敬悉尊患尙未全愈兩日晴霽天氣
融和計當漸就痊可心系之至山中春寒遠勝平地此
時雪深尙復盈尺風力愈覺可畏崑燾日來幸託平適

惟精神疲倦偶動卽喘故猶未敢見風也舍弟病狀時有反覆當是積寒未盡過承注念感荷感荷寄帥好人而見好之心太重因此間奏報在先是不能無介介王君與崑燾初無交涉不過因其奇而多詭於正每與友朋書深惜其不善用其才不謂遂以此觸怒必欲使天下之人皆與崑燾離然後快自問山野之性與世無求人之合於我何加人之離又於我何損莊生之言頗能得其大概諸君不察橫相猜疑但可付之一笑耳吳君嗣仲向有一面之識其人才具尙是能任事者黃君則不之知也江達川募勇赴蜀所需經費如尙不足達

川前有信來請東局兌撥將來統由蜀中辦米解皖歸還卽乞飭東局照發較爲兩便四寨之賊如果竄出其勢必將入粵應鈔鎮道稟飛速照會綬卿探明前進並照行初賓及彭子等軍預爲之備此賊兩粵之人居多黔地非所樂居粵西亦非所戀將來若不窺楚卽仍必東竄無疑矣

復吳秋航太守大安

初九日聘亭昆仲竹林過舍詢悉台從業於初四日入城嗣得中丞書知己札委召募水軍駐防常郡頃展手翰籍悉日來部署情形委札旣下則關防亦必速發凡

上手之哨官水勇有可用者不妨訪察挑留第一哨官最宜斟酌一船之勇責成全在哨官倘哨官稍有貽誤卽足下之貽誤也一切總望謹慎將事千萬之屬弟自送聘亭諸君行後卽患頭風以區區無足重輕之疾竟纏綿半月有餘日來始就痊愈二月初仍當入城耳

復曾沅浦撫部

連奉去臘二十九及今正十一兩次惠書伏讀感悚前緘因中有所鬱輒一發其狂言不謂謬荷獎飾許爲切實而引共性情以此服大君子之虛衷納言爲尋常所萬萬不及也開年已一月不知城賊至竟有無舉動聞

常州尙未攻克何此賊之善守邪杭嘉果能速下則蘇州之兵可以並力常州浙江之兵可以並力湖州兼顧徽甯一路金陵賊雖衝出而處處有兵截擊固亦無能爲害矣火藥尙可通融此間斷不至有所吝惜惟米捐下手實難頃緘告玉班請其與麓溪籌之米價日昂無可以與捐生便宜之處故不易設法耳石方伯號襄臣戊戌進士其人路數尙正而面貌枯澀意氣似頗重到任甫數日下走卽以度歲還家今正因病尙未入城不悉其措置果何如也尊處所委辦米之人一接來咨無不立時轉行萬不至稍有畱難請毋過慮味根之亡幼

丹爲之入告其所以表章之者不遺餘力味根可以無
憾未卜 朝旨若何下走入春數日卽患頭風悶坐一
室遂至二十日之久近始稍就清適略加培養卽料理
入城矣

復趙玉班廉訪

奉今日惠書藉悉幼陶募勇經費已由東局撥發不審
春帆司馬業經歸去否沅公米捐非僅集資爲難卽採
辦亦殊不易東局墊買一節但使除月餉外稍有存積
自屬順而易行惟米價過昂恐搬運愈多未免於本地
有不便耳金陵大股由溧陽廣德竄入昌化江浙俱爲

之大警鄧星陔來信言據探忠侍兩逆合謀挾洪逆上
竄而留悍黨於溧陽以爲金陵退路並牽制曾鮑各營
此該逆必不得已之計亦數月前所嘗料及者不解此
數月內何以不亟規廣德致令此路空虛季高因此大
爲憤懣其與安慶齟齬已成牢不可破之勢近日各帥
意見總多參差私衷久抱深憂觀此益懷無窮之慮也
幼丹現調精捷營移駐婺源能力扼江西門戶使浙江
無後顧之虞全楚免東界之防斯大局之幸吾省毗連
江西各屬土匪正蠢蠢欲動萬一江西有事勢且紛然
並起計將何以待之欲爲未雨之綢繆而人財二者均

苦於不給如何如何尊陽都事弟處了無所聞此間距彼百里而遙又無親友來往故消息多隔局中蕭菊生廣文所居卽在尊陽都內渠於上元後歸去如果其事屬實係何人爲首在何處聚集渠必一一周知閣下可試與靜齋商酌專一人赴菊生家探問當較道路所傳略爲詳備也

復李次青方伯

頃奉正月二十六日賜書知前復一緘已徹尊覽貴邑歷年情形往曾稍聞其略得來教乃悉其詳合防一局有其舉之自未可輕言廢撤創始之際原係會眾議而

成其有意見不同者果能指出合防之如何爲害分防之如何有益亦應憑眾辨明擇善而從若無真知灼見而徒於暗中簸弄沮撓以各顧其私則其人爲公論所不容即可申公道以罪之從大局起見此心可以共諒本無瑕以責人尤理直氣壯而無庸隱忍者也年來見貴邑紳士在省稟團事者大都各執一見嘗與子衡諸君道及凡事宜歸於畫一庶可經久倘人人可以具稟是謂築室道謀必不可不講求聯絡一氣之法竊不料水火之不相入竟歷久而莫能解以至此極或當再行公同集議就地方之利害反復籌商斟酌盡善見在江

西邊防又將告警吾楚東界正宜作未雨之綢繆彼
撓者豈無身家剴切曉譬之當亦可憬然悟而廢然
耳畱釐一節前緘約於入城時與當事商定茲弟以
風未愈暫難出門大約三五日後便可啟程尊處應
呈縣中由縣轉稟請示此特暫時之通挪旣聲明秋
後設措歸還則款項仍非無著當事諒可允行但不
蓉生正初曾晉省否已面稟當事否如業經稟明未
照准斯挽迴不免周折矣

復劉霞仙撫部

兩辱惠書遠荷賜教甚感甚感其第一書於下走出

之際似有未慊於意者此中原委閣下未悉其詳固當不能無疑請縷悉陳之方蔭帥履任直隸時卽有奏調下走之舉奉 旨允行迨寄帥入粵又相繼奏調而諭旨仍令赴直其時適家兄拜署理粵撫之 命兄爲巡撫而弟居督幕已屬非宜且 朝命往直又未便舍北而南次帥接篆後復上疏請畱奉 旨准俟楚氛肅清再行赴直其安坐家園非有所顧戀蓋勢之不得不然耳生平百不如人自問不足任事以軍國之重友朋之誼年來欲罷不能嘗惴惴然懼爲虛名所累沅浦不察乃於薦賢一疏濫廁賤名兼推下走爲籌餉之才則

非所敢承矣區區此衷不敢求諒於世而自守之道要不可不審擇以求其安閣下謂然邪否邪第二書於下走前所進言動色相詰則尤有不能默然者下走與曾君初不相識去臘一再晤面觀其目動而言浮神色之間搖搖無定氣則散而不聚言則大而不誠似非能任艱鉅之選心念閣下方倚之爲人才中有所見不欲自秘以負夙昔見待之意亦冀閣下存此一論或漸陶冶之以成其材不遽重任之以貽誤也求將之難誠如來示所云第武夫固多嗜利而文士之輕浮者其嗜利亦往往不亞於武夫而彌縫之巧轉加甚焉此不可不察

也羅忠節李忠武王壯武之能以少勝多者正以其爲羅忠節李忠武王壯武耳非以所部之爲婁底勇也假使萃數千婁底之人而以羅芸圃輩將之其不能以少勝多也決矣膽以試而始大技以練而始精當咸豐三四年間湖南兵勇何嘗不潰王壯武羊樓崗之役幾於全軍覆沒曾滌相靖港之役各勇望風而逃其來書至斥湘勇爲梟獍之不若省垣一闕之市遂相率不准湘勇入城令彼時以湘勇爲必不可用而一概撤之則亦安有今日哉故謂婁底之勇可恃可也謂必婁底勇然後可恃不可也謂婁底勇得羅李王將之而所向無前

可也謂羅李王之所向無前非婁底勇之力不至此不可也閣下急欲進兵是以思用練習之卒此任事者之苦心下走前緘但論其理而未審其事所謂言之非艱誠未見其有當然必繁徵博引以證明陝人之斷不若湘人恐猶未免意見之偏而無以持事理之平也此時軍務倥傯本不應以爭辯之詞嘵嘵再瀆顧念閣下處高位以膺重寄方當集思廣益以收羣策羣力之效而職分尊嚴凡幕府之事奔奏先後之流雖溫顏接之尙有不得畢其詞者若復加以訑訑之聲音則縱有忠言無從入耳而讒諂面諛得因緣以誤閣下深慮閣下致

玉班書中所慨歎於今之人者或將躬蹈之而不覺用是終獻其愚庶幾明者之有取焉至其與雨蒼所商時地之宜具十世百世之量事之成否卽未可必而規模則已闊遠矣下走之所心疑者不敢強爲諛所心折者亦不欲強爲諍也戴九峯去年十一月至省以增募爲請中丞未之應許後又赴玉班家求爲書道地玉班來信並寄示尊緘知固有准其增募千人之說遂商之中丞復畀以千人已屬勉強將就渠更千方百計必圖舉唐星照之二千人並肩之一身不知如何設法牽率伯固赴省又從憲澄侯專信代爲說項下走皆已詳告而

力沮之昨忽聞其竟率二千五百人以行閣下之所飭
汰者途中未必能汰此軍到後當煩蓋慮區處耳兵貴
精不貴多是軍家不易之論沅浦之營稍多上年新募
者已不免雜收老弱比嘗寓書規之而圍城卻不能不
以多爲貴此無如何也就邇日大勢而言東南之禍似
若可紓而小人與君子旣臭味之難投君子與君子又
編衷之易隔同志之侶未見協和非種之鋤轉相隱忍
澄觀深念可憂者甯獨西北哉

三藏
上
其
上
月
卷
二

三
藏
板

雲臥山莊尺牘卷三

湘陰郭崑燾樗叟

致曾沅浦撫部

聞金陵之賊分大股由廣德上竄昌化此非特圖擾皖浙實亦將窺伺江西蓋仍是十一年春夏間故智幼丹已調精捷營移駐婺源當尙足以扼之竊謂廣德州城宜以全力急圖恢復必占定此處然後江浙賊勢中斷而我皖浙之師可以聯爲一氣此所謂爭先要著度節相必久籌畫及此矣賊如不入江則或撲嚴州或趨徽州或折回金陵拚死衝突皆在意料之中雄師氣勢穩

固知必有以待之耳

致左季高督部

廣德上竄之賊聞先踞績溪旋經擊走幼丹已調精捷營移駐婺源與嚴州聲勢尙易聯絡當能併力扼之不令闖入江境也皖浙之交涉誦來示備悉其詳近得安慶信知皖南各路業有布置其久無報章或亦因調度未定之故每見節相處得意時氣愈和心愈下一值事機棘手則憤鬱所結輒激而一概不理未必卽有意見也寇盜未息不宜自相參商況半壁東南正賴三數君子參錯支柱此時事勢旣明仍望坦然相與勿以前事

介介想節相必不致挾成見以終成嫌隙也

上會中堂

金陵之賊聞已分大股由廣德上竄揣度賊計仍必圖擾江西婺源有江席二軍當足固江省門戶皖南預備三枝游擊之師亦必能制賊使不得逞竊謂廣德州城通江浙之氣爲三省咽喉我得之則皖浙聯爲一家賊得之則奔突仍可任意似宜舉全力以圖之此所謂爭先要著不可不早下手者也近得季高信以三次泐緘未得一復意不能無介介伏思軍務要件斷未有置不復答之理或因布置未定故緘報稍遲耳稔知年來含

宏寬大無所不容仍望坦懷相與爲大局委曲求全是所至叩米事已屬局卽日招商議價務於本月內辦運又加撥五千金與達川作募勇經費卽由蜀辦米解皖歸還諒可多有所獲

復羅麓山茂才曷棣

奉書於粵東情勢能一一洞見其受病之源而抉其蘊所論張弛之道因應之宜尤爲切中事機確然不易靜則虛明而通豈不然哉竊謂粵事當積疲積玩之後苟見有可以整頓之處便應亟起爲之先使人之耳目一新然後能次第措施以漸收挽回之效若無以大警動

於人心誠未見其日有起色也家兄以孤掌獨鳴於上
或言之而不能行或行之而多所格中懷鬱鬱憤激時
形深爲念之道生暫不來粵閣下固不必急於言歸耳
復憚次山撫部

奉書具紉存注唐君之不欲赴陝似卽不肯與戴曾爲
伍戴之行徑實爲昏謬此二千五百人者將來竟不知
成何情形深悔當時未能力持初議也吳大安所請似
須合常勝選鋒兩軍營制酌中議定聞常勝營勇多不
足額或每船率性少定一二人截彼補此當可不必另
籌求斟酌飭局商之何如幼帥咨內有賊現繞竄廣德

玉山之語不知另有來緘否廣玉駐防者爲韓進春幼帥所稱將才而其人實不可恃賊果竄彼恐將長驅直入非獨撫建等屬皆當戒嚴卽吾楚東防亦應早爲預備幼帥所調之王鈴峯觀其人英勇敢戰是江西諸將中上品卽催令趕緊招募成軍能保全江西亦所以紓湘楚邊患也

復劉曉滄太守

奉示具聆粵東近狀之詳當積疲之餘非有不測之恩威必行之賞罰而徒執一清以相周旋則日累月深終歸於敝嘗見近時官吏但能於陋規之外不再苛取便

謂謂自命爲廉志得意滿而凡地方之利病民生之休戚皆漠然無所動於其心彼方以是爲無忝厥職人之論之者亦莫不從而恕之曰是猶不失爲廉吏也而豈知隳綱紀釀禍亂其患有不可收拾者邪督撫之權不可謂不尊然出令而不能行令其中樞紐全恃有承流宣化之人家兄於一切興革之宜確有所見更能鼓舞僚屬使盡化積重之習不苟圖目前之無事而時時以挽回補救爲務庶幾上下一氣令出惟行粵亂其猶有豸乎

復彭虎臣總戎炳武

書來知擬由平茶進剿此股賊匪力窮勢蹙雖苗教與之勾結而其交不固難合易離萃各營之力分路環攻捷音必在指顧惟綬卿總戎一軍昨因東路戒嚴中丞已調其回永初竇總戎亦應仍駐武岡以便兼顧兩路此時靖邊頗嫌空虛尙望防剿兼籌毋令賊蹤繞出後路至古州一面黔省無會剿之師或賊由彼處以竄粵之思恩則非所敢知然揣此賊必不遽向粵也貴營正月餉項局中已有預備惟二月分尙待籌畫耳

復胡聽泉觀察

黔省三元壘盤結已久前年拏獲土匪卽供與三元團

勾通寄帥曾一行查銅仁府覆稱並無此團名目蓋聖
誤爲團故遂藉此掩飾或亦未知其逆謀之已成而將
不可制也今則踪跡寔已顯著傳聞麻陽邊界亦有附
入其壘者此時之未遽起事尙畏楚軍與之爲難將來
附和愈多終必爲楚黔之患閣下沈謀遠慮先事籌防
使楚邊無隙可乘而徐圖散解之法弭患未形至佩至
佩黎平一股近復由小黃回竄古州探報粵軍已至梅
寨周戈等軍自地里進彭于兩軍自平茶進靖邊計可
無虞惟朗洞一路空虛不卜金總戎果能成軍速往否
也碉堡經費一節中丞云前已有緘奉商目前東路戒

嚴餉項萬分支絀精局恃釐局爲接濟釐局支撥一應
聽命於精局爲數較鉅莫肯主持卽日當催其議覆春
來雨雪稍過數日晴霽氣象大佳麥秋諒有可望矣
復金逸亭觀察國琛

送別後僂指行程正值春初風雪扁舟江上企想爲勞
頃奉惠書知以正杪抵鄂卽日伏藩一帆順利必已早
達皖中湘勇各營分布數處不審台從當往何路抑且
住皖垣此時淮南北尙屬敕安而皖浙之交戰事方亟
或煩旌旆渡江而南邪沅帥來書溧陽宜興均經蘇師
攻克巢爾則廣德踞賊已成孤立能迅速規復此城卽

賊勢中梗而我師可聯爲一氣常湖兩郡便不難於收功矣惟侍聽等逆尙徘徊於積溪昌化之間必先籌掃蕩然後兵力不虞牽制其上竄江西一股原係花旗廣匪屢被江浙官軍截擊僅餘數千人向建昌一帶竄走若玉山防兵得力竟可聚而殲之惜旣任其竄越又不星馳追勦將來沿途裹脅恐不免復爲閩粵之患也鄂邊仍歲以來無時無警此固八年前所逆料及之者來教閩內閩外二語尙止就其顯著言之本原之地毫釐之差相去遂不知幾千萬里燕雀處堂而爭食鼠兔伺間以穴牆豈不可爲危懼慨歎哉

上會中堂

邇日皖南江西兵事復亟蓋慮知不免焦勞溧陽上竄之賊前隊花旗一股久入江境各營沿途截擊殲擒解散去其大半餘賊由建昌新城而西花旗原係粵匪大約仍思回粵凱章一軍或足以扼之此間已飭陳俊臣廉訪照料江粵邊界矣聞侍逆尙徘徊皖浙之交自宜興溧陽相繼規復該逆已無可退之路鋌而走險拚死衝突蓋在意中目前布置應防其四散而成流寇承示堅守九城另備三枝游擊之師部署已極周密凡守城但能堅忍不動保全糧路便已確有把握不必其兵之

甚強也游擊則其止如山其行如風非精鍊之卒未易
勝任且朝夕異地頃刻異形支發口糧亦宜視守兵稍
充此中權衡固非意爲軒輊想早已斟酌盡善矣江蓋
臣總戎已約於日內自籍起程所需關防暫由中丞刊
發渠帶有親兵數十名途中資斧亦從此間墊付三月
杪計可到營使之統帶精捷全軍而仍以陳鄧兩君爲
其營務處雖不能及味根或尙不至十分減色耳淮鹽
舊章楚岸利權概歸鄂垣專主今旣變通辦理自不能
仍執向章爲詞二分半之抽分已屬情理兼到劃半之
議未免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尊意不肯曲從誠爲定論

傳言川鹽漸已減價加抽一節不審果能核實從事否
粵鹽抽船運而不抽肩挑是入手次第然若明定章程
免抽肩挑之稅則奸商將相率於僻靜處所雇夫起坡
繞過卡局數里仍再入船而船運且盡變爲肩挑欲於
銷鹽口岸稽查則又將灑賣於各鄉而無從究詰故竊
謂旱路分卡究不可少惟在辦事者之善於操縱不事
刻意搜求而已軍米已辦萬石運解達川借領之二萬
金約可辦米五六千石現復屬局招商源源辦運三數
萬石計尙不難第價值日昂東局入款深慮周轉不及
要當盡力謀之不敢因難而沮也南老不識以何日赴

鄂其所稟一件剖析甚明雖礙難上陳似不可不使都
中人士知之近來湖南紳士大爲世所詬病而紳士中
又復自相詬病崑燾在此直以一身爲眾目之鵠因金
陵未復楚省伏莽未清中丞相信過深誼不忍愬然而
去竟此一年之局不復再爲畱戀矣

寄曾沅浦撫部

頃於中丞及玉叟處獲誦尊緘欣悉鍾山賊壘遂已攻
克金陵踞逆四竄無路勢成釜魚宜興溧陽又俱次第
規復大營後路無援賊牽制之虞僅防城賊之奔衝知
我公必能堅忍相持使十餘年負固之老巢刻期而下

十數萬稔惡之狂寇相聚而殲也米捐一事中丞極思竭力相助前日澄公到省曾共籌舉辦之法澄公議以每石作銀六兩中丞謂祇宜五兩現尙斟酌未定蓋捐米但可及於瀕江州縣如湘潭益陽常德等屬方辦浙捐湘陰醴陵等屬方辦南捐數捐並舉而價值之低昂相去懸殊米屬亟需捐無速效兼之湖南米價日貴一日當事者時時以搬運過多爲憂故於此不免遲疑然多少總當竭力一辦即使所獲無幾亦自有萬一之裨也承示有洋礮洋鎗可以見贈此乃求之而不可得者湖南水師苦無洋礮方擬赴粵購買又畏過山之難若

由尊處惠濟則一水可通裝運極便不審能先給數十尊否正初上竄之賊已闌入江西歷玉山廣豐弋陽貴溪金溪以趨建昌適見幼帥來咨建城業經穩守賊勢繞新城而西此股原係花旗必仍將回粵東想彼中當早有戒備此間東南邊防已屬俊臣照料並由玉叟抽調守城三營分駐醴茶另委唐總戎應聘募二千人以備調遣花旗賊非甚悍或不至爲大患侍逆爲江浙官軍所扼而徘徊皖浙之交此時宜興溧陽退路已斷必將拚死奔突幼帥飭王鈴峯募勇四千人入江季帥飭劉克菴募勇三千人由江入浙皆可於三月中成軍起

程此數營趕到或尙足以制之也

上曾中堂

昨見咨中丞公牘鈔錄席研香所稟謂花旗賊黨有十餘萬之多而頃得廣信來緘則云此股實不多不悍計由廣屬繞撫境以趨建昌沿途僅研香一及之於金溪韓軍則並未與賊遇也該逆既至完善之區裹脅擄掠自然又以萬計此時已蔓及廣昌其爲計圖回粵大概可見自江入粵可取道閩境亦可取道楚之桂陽已屬俊臣嚴爲之備無論賊勢多寡總不可輕易視之惟粵東上月中來書尙不知江省有賊未審凱章所部果遂

調赴東路否揣度賊情或不至下窺吉臨吾楚茶攸邊
界事勢較緩江蓋臣正料理赴營而舊傷又復大發聞
其病頗不輕勢不得不稍遲時日王鈴峯之四千人究
嫌過多其精神才氣恐難照料周至第以視韓軍之六
千人則固當較優矣秦豫髮捻環逼鄂疆鄂中殊未有
以待之可慮之至

致左季高督部

侍逆蓄意上竄圖繞江右麾下預調黃芍巖王瑤階諸
君扼之截賊爲兩侍逆仍回廣德其機已鈍度暫時不
復上犯但須防其橫出耳花旗一股入江境後任其所

之僅研香一再追及稍挫兇鋒然觀其所上稟牘未免
鋪張太過約計此賊人數至多不過盈萬所謂數萬者
必係沿途裹脅而來未見皆賊黨也近日幼帥來咨賊
蹤業趨廣昌勢將仍回東粵粵中伏莽隱患方多若更
添入此股號召舊時徒侶餘燼恐又當復然想寄帥必
早派凱營東防庾嶺矣此間自二桂以迄瀏醴均應預
籌防範而各營正勦辦黎平髮逆無從抽回中丞已飭
俊臣率所部移駐桂陽飭玉班撥三營分駐醴茶飭王
綬卿由永赴衡居中策應另委唐總戎應聘募兩營以
備調遣鈴峯所募四營將次成軍卽令取道吉袁交界

之處前進先駐吉安幼帥續准添募四營日來甫經開
招成師以出計須在四月中矣克菴之三千人月杪可
一律就緒但望該逆於中道多作停頓俟兩軍取齊扼
定贛江相機一痛勦之庶免爲患大局耳漢中收復羣
賊分三路以向鄂豫鄖西襄陽均極喫緊淮南北捻匪
復蔓延兩省之間傳言已焚掠樊城鄂省無勁旅備邊
乃汲汲爲城漢口之計賢者措置真令人不可測量陝
南髮逆原係陳玉成餘黨據探賊意欲回援金陵斯固
事勢之所有鄂疆爲南北樞紐豈可再任糜爛以人事
揆之蓋亦可懼之至矣家鄉風景如常惟厖雜之言日

甚一日或則不任事而專好議事或則既議事而又欲
求事變幻百出無從捉摸要地非可久居行謀避之而
已

致江達川方伯忠濬

奉手教屬於東局撥銀爲募勇經費業經先後兌付二
萬金此項銀兩卽由尊處辦米運皖歸還亦三便之道
也蜀爲天下富強之區年來情形稍異然詢問彼中來
人知物產之富仍甲天下卽以鹽井而論其出鹽最旺
者每歲可得數萬金以至十數萬金不等最次者亦可
盈萬通省鹽井萬餘口每井取百千之息卽可有百萬

之獲而當事或不盡知此老於蜀中者所言就令言之
稍過而數十萬之餉則固可決其易籌以視吾湘之錙
銖計算集腋成裘相去蓋天壤矣今天下之患首在於
貧其實財之源固未嘗竭特無以開之耳天地自然之
利因而取之國富而民無所病斯所當急起以圖者矣
幸畱心察之

復江幼陶觀察

蓋臣至省奉惠緘藉悉新勇概已成軍精壯可恃至慰
至慰楚勇耐苦善戰而有天良實遠勝於他處年來聲
名稍遜實緣召募之初倉卒集事未及以東伍之法精

加訓練之故紀律微不如湘勇之整閣下有意復忠烈
公舊規應以從嚴約束爲主陳瑞卿諸君皆百戰著名
之將成師以出必當所向無前但更使人人稱爲仁者
之兵則尤妙耳台旆赴川由陸路較爲便捷現聞黔匪
有竄川之說亦正可順道勦辦一樹先聲也

復江蓋臣總戎忠朝

別來天氣放晴陸行甚適想遂已入江境矣南豐之賊
聞尙盤踞未動而浙省大股復已竄至績溪季帥所獲
賊供湖州德清各賊酋皆圖以全力上犯江西此時重
兵悉萃南豐而婺源一帶扼要地方無一兵駐紮似非

萬全之策查王鈴峯觀察先募之老湘勇四營業經
軍起程中丞飭令取道吉安前進其續募四營亦可
次齊集竊謂此軍到江後上游軍務即可畀之而精
營則當回駐婺源以固東北門戶此意望與沈中丞
之江浙賊勢窮蹙已極必不肯坐以待斃其窺伺江
艇而走險原在意中此時江右之防關繫東南全局
見所及敢質左右保江卽以保楚故不敢避越俎之
也

復鄧履吉明府嘉絢

遞中枉手書承示整頓三事美哉閣下之治邑也清

勤是自來官箴昔人更補一字曰明斯爲毫髮無憾蒙竊謂尤當歸本於誠大學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蓋明或未必盡誠而誠則未有不明者有好善惡惡之誠卽不能不作興利除害之計今之視一官爲傳舍苟圖任內之無事以致貽誤地方但坐無誠心耳尊示不肯存五日京兆之見於相沿積弊毅然悉舉而洗滌之見理之明任事之勇度越尋常誠之所至固自有不容已於張弛者惟誠不息當翹首以觀治化之成也向聞祁陽會匪頗多所謂訟師衙蠹或尙不免爲匪望更察之方今急務未有切要於此者也

致曾沅浦撫部

奉書知己多爲地道將同時並發以雄師壓飢寇計不難指顧成功鮑軍進規丹陽蘇軍圍攻常州想旦夕均可得手前日安慶來書鈔錄惠甫所致曉岑信知營中窘迫至此閱之皇然東局竭力張羅三萬金四月內當可解到聊供兩日之糧而已此後如能代籌再當勉盡棉薄江右昨奏蒙不敢謂然以湖南之瘠苦猶能歲籌東餉數十萬金江之視湘奚止倍蓰如不欲以利權假人則仿照湖南章程於本省釐稅外另籌東餉一分亦屬情至理盡卽欲體恤商情不肯居聚斂之名何不可

以緘牘相商酌量分用又不然或徑行具奏止就事勢以立言已未免咄咄逼人乃添入將將數語則全是意氣用事平心而論如韓進春之五六千人果能得力而不同虛設否邪嘗謂今天下所患不在盜賊之多而在意見之歧與議論之雜其究總坐偏私不化而已彼小人之偏誠無足怪獨惜其人固君子也而亦相率以自顧爲深謀以寡情爲持正而於大局之利害不稍籌慮於心旁觀不知方且視爲已安已治可以烹走狗而藏良弓矣有心人其能無隱憂乎所需油燭經費必照數應付家兄數有書來諸事確得其受病之源及所以治

之之法而積習盤結感之不動威之亦不動終日憤鬱
至爲可念舍弟將以月初前往恐仍無能相與有爲也
致南韶連道方子箴觀察濬頤

別數年矣關山迢遞音問罕通伏承偉績昭宣禔躬和
豫仰祈世兄在京計常有竹報不審遂已得缺否邇日
江浙餘匪竄擾豫章跡其鋌險之謀將爲困獸之鬪此
間東界中丞已次第設防轄疆與江境毗連想凱章廉
訪一軍必早進扼庾嶺侍聽等逆麇集休歛之南月之
望日前隊由龍灣下竄婺源要地未駐重兵正不知何
以待之舍弟率舍姪赴粵擬於四月初間起程聞樂昌

以下河道不甚安靜未免時存戒心敬祈閣下派師船
一二號先至樂昌相候庶途中可放膽而行恃在至好
故敢以此奉瀆家兄屢有信來切屬不許驚動地方官
除礮船外絲毫不敢有所煩擾萬祈閣下垂諒勿以知
會縣中至叩至禱

致葉介唐觀察兆蘭

昨歲台旌過省猥辱見存適以事出門有失迎迓歸後
奉手教急至江干探問則從者已開帆南邁愛而不見
我勞如何比日伏想優游林泉葆衛神理移甘棠之芟
憇作桑梓之敬恭凡所爲修於身以教於家而式於鄉

者必將化涇渭之清渾進間閭於禮讓雖出處異用而志事同符瞻望雲山心乎往矣邇日皖之廣德江之宜興溧陽句容浙之杭州嘉興餘杭次第克復侍聽各逆窮蹙無歸乃謀悉銳上犯其前隊花旗已入江境經廣撫兩屬地界闌入建昌之南豐縣城研香率諸軍圍攻尙未得手而後股又由績溪龍灣窺伺婺源吾楚東防卽須預爲戒備弟省門逐隊無補時艱年來事過輒忘精力日漸消耗遂此頽廢祇自喟然何時復得晤談一傾積臆臨書惘惘

再聞貴邑錢糧前經唐任議減丁司馬到任後又從而

酌減之而士民仍執時值爲詞遍出公啟此未通籌利害以持事理之平也嘗論人能忍飢餓而不肯妄取與與處富饒而不知饜足者此兩種人所謂上智下愚世不恆有者也其中人之資但使足以自給卽各知顧惜聲名反是則亦可無所不至焉天下中材多而上智下愚少故凡事必度中材之可守而後經久而無弊今之州縣俸銀旣無可領養廉復扣抵攤捐必責其毀家以居官此上智所難況並有無家可毀者而欲人人爲海忠介于清端其可得邪錢糧一項原不當朘民以肥官然第於例解之外稍有盈餘有益於官而無傷於民則

固應留之以爲官長之地若竟空諸所有其賢者不堪
賠累勢將望而去之非工爲巧取便不能一日安於其
位而地方之受病有不可勝言者矣且民情宜靜而不
宜動數十百年之章程相安已久有能爲去其太甚卽
已有利閭閻萬不宜任愚民持官吏之短長以啟犯上
之漸而滋地方之累閣下爲一邑之望里黨所共矜式
此等關係久遠之計似不可不極意維持以期官民兩
便欲爲地方得好官須先謀所以養好官想閣下必謂
然也

致左季高督部

此日竄江之賊一股襲踞南豐江省萃四十餘營之全力攻之久未得下而東北邊界防兵盡撤蓋過信研香所稟以爲前賊多於後賊乃不復以婺源一帶爲意此幼帥之未加深攷也新城一股遞入閩境頃接家兄來信汀州業已不守粵事至爲可危皖南唐毛兩軍挫於徽州江西饒廣兩郡患在眉睫吾湘東路亦且防不勝防克菴新勇定於初二初四分起拔營至袁州會隊遙揣賊勢必將悉銳竄擾江西克菴率新集之卒以當巨股悍黨自問尙無把握今日彼此細商應請閣下調芍巖全部分駐廣信玉山克菴抵江後便可與之聯絡一

氣緩急較爲可恃嚴州防務苟巖拔營後若責之竹亭
質齋均不放心應於薌泉部內分出高果臣一軍填紮
爲宜湖州一城暫可從緩攻取蓋目前要著不在規復
已失之城池而在保全完善之土地知閣下必有碩畫
以維全局也

上曾中堂

正月竄江之賊人數原不止數千然實非兇悍研香鋪
張太過幼帥遂深信之以爲前賊果多於後賊於是盡
撤婺源廣信之師挾全力以與此股相周旋圍攻南豐
縣城者多至四十餘營萃一省之兵於西南而空出東

北兩路早知其非萬全之計前日江蓋臣赴營曾屬其與幼帥籌商仍率精捷全軍回駐婺源此時恐已緩不濟急矣唐桂山失利後徽城能否保全皖南地勢遼闊兵雖多而分布仍覺不敷數詢彼中來人似諸將亦無十分可恃者老湘一軍特爲各軍之冠鈞字營本百戰健將易一統領氣象便大不同眾口一詞言之鑿鑿但未敢上徹尊聽或不可不畱心察之愚意目前局勢以力保完善爲上著蘇松各屬現已漸次肅清程鎮軍學啟當可調回金陵令其接春霆之手而調霆營自皖南轉戰而上必當有濟此次羣賊上竄雖視九年石達開

之入湘十一年李秀成李世賢之入江入鄂情形稍殊然賊有必死之心爲困獸之鬪其兇猛或亦不減於前王鈴峯四千人由吉安進劉克菴三千人由袁州進俱於日內陸續拔營與尊示不謀而合惟兩君都係新軍猝當大敵未必卽有把握頃寓書季帥請調克菴舊部分駐廣信玉山一以顧浙軍後路一以便克菴易於聯絡未識能否照行新城逸匪之入閩者已陷汀州府城其勢必圖入粵粵軍無結實勁旅獨特一張凱章而六營兵力卽亦非厚全局之安危爭此數月人才日乏軍餉日艱念之茫然鄂中探報漢南髮逆悉從棗陽以趨

隨州傳言其計在救援金陵鄂軍不足制賊非任其闌入腹地則必送之出境皖北毗連之處亟應先事預防金逸亭是否已至休甯蔣之莼等尙足以悍衛皖疆否僧邸尙未赴豫竊謂宜先扼駐皖豫鄂三省之交庶可居中調度 朝論重在防北竄其實此賊北行卽入絕地其本意亦欲東而不欲北也幼帥前奏稍失斟酌平心而論以韓副將統五千之眾固未必將將之得人矣復件縷悉分明足以化畛域之見第分半之議業經部覆大約仍主此著尙望江境不至糜爛始有半可分耳東局所欠鹽局之款八萬道庫三萬米價四萬有奇而

各處撥項復接踵而至幾於應接不暇已告知局中嗣後三萬之外能多湊若干卽多發若干暫不便遽定成數惟竭力圖之而已厚菴前有書來具道營中艱苦萬狀竟有斷炊之勢尊處曾許每月從東局分給三千金不審果有此說否屢思爲彭楊兩營各湊濟數千金竟難如願南坡月杪當可到家東局事務仍以屬之此老爲得也

致左季高督部

頃聞侍聽等逆遂已分股擾及德興休甯幼帥調精捷精毅兩軍折回截剿險無可扼分則見單可慮之至南

豐踞逆廣碼僅及千人其餘皆從襄脅而來合二萬之眾環而攻之積久未下今復抽出江席得力之卒而以責之韓劉諸君韓於石門一役成效可覩賊固早已蔑視之將來衝突而出此數君者未必足以制賊而吉南等屬皆將大警卽吾省邊界亦且震驚觀幼帥咨來奏稿已不免稍形忙亂人才地勢未考究於平時應變揆幾但張皇於淺近欲持是捍大患豈不難哉江蓋臣過省弟曾力言宜急扼婺源旋復爲書詳陳屬與幼帥商酌惜乎其無及也往時江省有事類借助於湘鄂目前鄂之襄德方苦蹂躪自顧尙覺不遑湘省布置東防悉

索敵賦無可繼之餉無可恃之將萬難遽勤遠略詳審
事局深可隱憂克菴新軍以初三四兩日分起拔營克
菴定期初八日就道連日數與談論每不敢自信其有
把握中丞屬其抵袁州後暫駐分探各路軍情再決進
止弟以爲宜先至臨江將贛河扼定然後規賊勢所向
相機勦辦如賊踪未闌入江境則宜鼓行而東無庸預
執成見故鄉空虛已甚不得不賴克軍以勦爲防爲江
西計亦應守贛河乃可維大局也幼帥於用兵實非所
長其調度如低棋著子盡落後手克菴謂閣下宜將規
復湖州及杭州善後諸務均交薌泉經理而台旆移駐

衢州使諸將就近有所秉承於保境援江俱有裨益幸
早圖之

上曾中堂

昨見幼帥咨來奏稿其心思已形忙亂江右本乏良將
研香廉訪八年晤面時卽決其爲上上幫辦而未足當
大將近聞其與各營積不相能並所部營官亦未免時
有缺望幼帥增募二千五百人恐精神才力或難照料
周到韓營擁五千之眾不能一戰精捷營規模氣象漸
異從前王鈴峯之四千人傳言未能足數尙須在袁州
募補此君非能將四千人之才徒欲貪多轉恐爲累劉

克菴心思才力較勝諸人而三千新勇不宜遽當大敵
卽渠自問亦不敢信有把握也湖南東界如桂陽茶陵
醴陵三處雖已設防而兵力固非甚厚欲增營準備又
苦統將之不易得竊計此賊本意仍重在解金陵之圍
如果江右得以逞志必且分踞城邑以自立基業擾我
餉源目前要著亟應另籌大軍力保江境程方中總戎
竟以傷重殞命前緘所請換鮑軍援江之舉今昔情形
不同恐難照辦而江省非有外援萬萬不能自固幼帥
於兵事太隔兼好執見度不肯來就商望及早斟酌調
度以竟垂成之功也

復劉克菴廉訪典

頃展惠翰知賊踪已至上清陳坊其勢非撫卽建兩處皆可守之城而兵力非厚又乏援師頗爲可慮江省屢被賊擾而自咸豐三年以後從未一近省城蓋省城四面臨水礮船所在分布城外無甚屋宇城垣又極堅固根本之地驟難動搖故賊計亦不肯冒險攻堅趨絕地以自困愚意目前章門可以無事若調重兵於會垣而各路無大枝游擊之師則地方之糜爛未知所屆幼帥如稍知用兵當必不肯下此笨著也圍攻南豐之營前則覺其太多今乃不畱一兵與之相持僅恃各州縣團

練之力以扼方張之狂寇該逆不走建昌則旁擾甯吉
往來無沮勢燄愈張江省之受禍固不待言吾楚之近
憂亦將不可思議爲今之計惟有先扼贛江尙可保全
贛西數郡江省水師不下二三百號幼帥自己派定贛
防閣下駐軍臨江與水師相依倚極是要著幼帥於兵
事非其所長節次調度均落後手近來鎗法尤亂閣下
當審察機宜自定主意賊挾剽悍之勢而來須先求自
守之道使彼志無可逞則氣必一挫然後謀所以制之
切不可輕與浪戰度勝籌早有妙算也安武軍已至廣
信究不識皖浙之交尙有後股否鮑軍自句容起程入

江未必能速和字營之駐楚東橋者目前未便抽動中丞已飛催初賓前來俟渠到後如果應助保臨吉即便分兵出境不專爲畫疆自保之計也

復陳俊臣廉訪

別後兩奉惠書增募之勇此時計已成軍到防連日得江西探信侍堵等逆大股業由廣豐弋陽竄渡信江現至上清陳坊一帶其窺伺撫建乃勢所必至幼帥調精捷繼果兩軍分駐貴溪鷹潭未必能遏截賊氛聞又有調回省城之說果爾則省外並無大枝勁旅各路之糜爛殆不堪設想矣南豐踞逆從前圍而攻者四十餘營

此時祥字衛民等軍皆移赴建昌韓字營亦退保宜黃一路於是南豐城下遂無一兵賊之四出滋擾實在意中南贛兩屬空虛無備恐將任賊往來吾省東南邊界萬不可不加意嚴防貴部人數本不爲多雖經中丞調唐總戎新軍進駐鄦桂邊隘互相聯絡而兵力尙未甚厚中丞頃又有公文切屬閣下體察情形隨時增竈猶慮閣下謹慎太過必待警急之時始議增加便至緩不濟急李虎臣才既可用何不卽委募帶一營以試之幸勿徒爲節省經費起見以至臨時張皇也克菴取道臨江鈴峯取道吉安俱先扼定贛河再行相機前進醴陵

防務玉班已派三營駐楚東橋中丞疊次飛調初賓自靖州折回同往扼駐王綬卿率所部並添募兩營駐茶陵城隍界等處另委李庭璋明府募千七百人以備策應其瀏平兩邑山路崎嶇團練頗能出力暫可無須防師劉曉滄新自粵回此才當畱以資緩急耳賊勢自入江後隨地逞志其餒方張萬一竄近楚邊必應力求自固之道先折其剽悍之氣使其兇鋒一挫然後可徐圖制之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李世賢之狡黃文金汪海洋等之悍雖稍遜於石達開陳玉成然拚死而來黨眾近二十萬究不宜於輕敵望閣下與

接三諸君安慎籌之制勝固在出奇然非真能正者斷不能奇且奇正必須相生好奇而鄙正終必爲奇所誤近來才高氣盛之士每喜言奇此博觀紙上之空談而無閱歷之實得卽議論可聽要不當輕於嘗試者也

復曾沅浦撫部

手教領悉地道工夫不審遂能有成否貴營艱窘情形極爲懸懸中丞亦時切關念米捐一項昨得澄公來緘人情尙俱踴躍惟勸導收繳非一日之事而尊處所需則刻不容緩頃與中丞籌商擬仿節次賒米之法招商辦米運赴金陵先給一成價值略與便宜由東局或糶

局暫行墊付俟米捐催收有款再陸續歸還量爲通融移緩就急或尙不無小補卽日便與局中商酌如能辦成望屬營中收米諸君幸勿過於挑剔庶客商樂於從事可以源源辦運倘下游米價較廉易爲採辦無須遠道解濟亦望卽日示知見在且辦一批餘俟回信再定耳此間辦理東防新添勇丁五千餘人尙覺不敷分布而餉項已萬分艱難假使賊踪久擾江西釐稅必因之減色其勢斷難爲繼觀江省調度於地勢賊情似未深曉若無援兵相助正恐難言獨支也

致左季高督部

竄江之賊前股尙踞南豐復擾及上清陳防一帶江軍之與賊周旋者其力皆不足以制賊而主兵者之調度又一味枝枝節節有應著而無先手賊勢之猖獗地方之糜爛恐將不堪設想鈴峯克菴雖俱先後抵江然以數千新集之眾合無數雜湊之營當十數萬方張之寇豈可不自審量輕爲嘗試以愚見度之賊必先窺撫建斷不遽犯省城撫建地俱瀕河有精毅祥字精捷繼果等軍分布守禦與水師相倚自守當尙有餘鈴峯克菴暫祇可扼駐吉臨力保贛西數郡先使該逆剽悍之氣無從大逞俟皖浙援師畢集然後合全力以圖之辦理

較有把握若不通盤規畫而惟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處處示賊以形卽處處墮賊之計未見其能有濟也觀賊於唐毛失利後仍不能襲踞徽城廣信玉山守定卽不肯久攻是其氣雖盛究係窮蹙之餘聞常州丹陽於月之初六初八兩日次第攻克鮑軍諒可速行克菴舊部望迅派以來終當掃蕩狂氛挽回全局耳閩中延建邵江等府地險民強無食可掠苟江楚粵三省有一線可走之路賊必不願入閩鄙意凱章宜駐閩粵之交果能驅賊入閩四面蹙之是該逆自趨絕地不復能爲害大局矣

上曾中堂

尊示嚴防贛江以西不令賊踪闖入瑞臨袁吉誠爲至
論從前克菴起程時原與約定賊未渡信則疾趨撫州
扼之賊已渡信便與鈴峯分駐臨吉嚴防贛江楚師亦
可進駐袁州以爲策應蓋必守定贛西然後賊勢不至
蔓延援師有可下手此一定之理也而昨見克菴來文
奉幼帥札調赴省札內有省城並無一勇實屬空虛之
語查江右東界正月卽已告警省城根本重地城守事
宜豈竟毫無布置待客兵自守已爲非計困游擊之師
於賊所必不來犯之省城而空出贛西一路以爲賊竄

之地巔西糜爛省城果何以自立低棋著子但顧一隅其於滿盤之脈絡熟視之若無覩也持此以捍大患難矣截去半釐支絀固甚然江省如此調度恐將至到處震驚所謂半釐者亦且不可深恃天下之能僨事者不必盡是小人執意見以逞偏私不近人情不顧大局則足以僨事而有餘矣聞髮捻各逆之竄鄂者人數之多亦數十萬計馬融和狡悍不減李世賢其回援金陵乃事所必至鄂省兵力不足制賊僧邸馬隊但能用於隨棗一帶不能深入鄂疆此時皖鄂之交必得嚴爲戒備沅公所造地道不知遂已成功否火藥尙充足否此間

東路防兵不及萬人名爲周密實則俱形單薄昨委李庭璋募勇三營劉曉滄募勇兩營並令玉班俊臣及唐王兩鎮各增一營又於衡永寶三郡各募一營鎮壓土匪適日貴州下游羣盜環逼楚邊西路又須增兵設防一月之中添勇數萬軍餉殊難爲繼耳

復鄧履吉明府

棠治辦匪之難誠如來書所云此不獨一邑爲然大抵會匪之與書差暗中無不相通者倚書差爲耳目則耳目之蔽愈甚民壯之設始意原以之爲練丁備不虞其職事與皂隸異相沿日久失其本意所謂民壯者亦不

過承差票司賤役而已今欲復還舊規事雖順而收效不易竊意匪徒踪跡本地人必有真知藉清查保甲延訪紳士中之公正自守向不肯預外事者優以禮貌動以至誠使知賢父母有爲民除害之實心自不肯忽視切身之利害而置之不論上下之情訢合無間假以歲月正氣常伸則匪徒之最者將避而之他其次者遂且改而遷善似較爲清源經久之道惟言之非艱行之爲艱士紳之強幹者能任事或不能服人謹愿者能服人又往往不能任事是在賢侯駕馭鼓舞之妙用矣

復曾沅浦撫部

奉示承惠雞毛筆其毫稍硬卻宜於作小字感謝感謝
營中米糧易辦大是好事前所云賒米一節因客商多
不能承認乃改爲招商運米發給護照赴營由營議價
兌收給文回楚領錢已起運一批在途嗣又議定千餘
石已運米入船而尊書適至本擬止其開行繼思不可
失信於若輩且尊處米雖不乏而有米即可抵錢不索
現錢之米當亦樂得收之也江西撫州幸能固守而賊
踪已至宜黃崇仁四達之地東西南北可以任其所之
江省兵力并萃撫建兩城別無勁旅四路游擊但能力
保贛西數郡使鮑軍到後易於施手而湘鄂不至大警

斯則全局之幸矣幼帥闔於軍務札調克菴赴省不顧
贛西之空虛幸克菴尙有定見未肯遽行二十餘萬有
著之款不審果能卽解否江右究係富饒幼帥爭洋稅
爭漕折爭釐金而全不辦理捐輸其爲彼中京朝官所
推服當由於此千古之是非初無一定閱事日久能不
慨然思縮手邪竄鄂髮逆據黃子恆言在漢中竄出時
盡棄其家室以行霞帥奏婦女二萬餘人其中籍廣西
者卽不少並其老弱家室而不顧計殊堅忍似不當易
視之家兄在粵甚思有爲又非竟不可爲而隔閼特甚
同志之士百無一二頃聞粵中來人言之但增感喟

雲臥山莊尺牘卷四

湘陰郭崑燾樗叟

復朱香蓀少尉克敬

辛酉冬於易笏山孝廉緘內獲誦足下所致書忠憤熱腸鬱然紙上欽仰偉抱緘封在心嗣伯海至省復見示大箸其於天下形勢之輕重措施之緩急釐然灼然綜全局而觀其通非卓有識見未易一二言此也人事罕暇不及爲書一通殷勤頃展惠書猥辱獎飾並承貺以新詩珍感珍感龍山僻處西陲界連三省鄰氛未靖時警邊烽足下襄辦團防聯合眾志應以靜鎮審乎機宜

彼中士民安足下之化而幸令君之能盡足下之長異
口同詞頌聲流播承示西教將由酉陽寢及來龍龍人
設誓枕戈足見人心之固然事關大局覺不宜明與爲
難但須各清各團各清各族我自不入其教彼固無如
我何我皆不假以居彼更無能爲厲萬不可逞一朝之
忿以致事勢決裂上貽 君父之憂幸與邑之士紳熟
計而審處之拙書三種謾往不足疥壁聊博一哂而已
復陳俊臣廉訪

兩奉手教深荷開益南豐踞匪實非兇悍徒以城堅糧
足官兵之圍之者皆距城數里未嘗出隊攻城精捷營

到逼城而營又以隊伍不整致傷多人而壘已築成賊固將共辦一走矣旋因廣信告警精捷營折回貴溪精毅等營折回建昌韓字營退保宜黃於是賊遂穩踞不動以待後股之至此其始誤於席研香之稟報鋪張謂前股悍於後股以致幼帥盡撤東北之防以圍南豐該逆乃得長驅直入隨地蔓延迨其已越玉山始謀保守貴溪而賊已繞撲撫州及回援撫州而賊又繞陷宜黃崇仁所謂著著落後宜賊黨之日以逞官兵之日以疲也湖南兵力較勝他處賊不敢藐視容或有之至畏之如虎則恐未必盡然而楚人之驕玩日甚一日往者常

勝而驕今且未勝而驕茲其可深憂者此時要著惟在力守贛江計贛西兵勇僅王劉兩軍七千人已覺單薄幼帥復調鈴峯援撫州調克菴守省城是盡置吉臨等郡於不顧未見其計之得也猶幸王軍行尙未遠劉軍猶在臨江究未卜果能扼河以守不令竄渡否以事勢論湖南宜出境相助禦賊門外第邊界防兵但有此數相率前進而後無策應萬難放心須俟鮑軍抵江合力會剿庶辦理稍有把握承示先令接三諸君游行遠近山河大小溪徑求一靈動處所相與搏擊並知會范子靜吳蓮航兩君預備團練相助成算在胷至慰至慰李

庭疇新勇擬令駐紮衡長交界地方輔以彭于兩營以
便援應各路目前賊勢距樟樹較近似茶陵之防爲重
然賊若窺楚必不向大路行走且當隨時審察以定布
置耳曉滄之氣稍弱誠如尊示中丞已飭召募千人將
以爲接替守城之需賡雲已委募足一營業於四月成
軍永州寶慶兩郡城均駐一營專爲查辦土匪鎮壓地
方之計周總戎察看何如果是將才則亦可寶貴也

上曾中堂

昨日獲見 諭旨以厚菴督辦皖南江西軍務蓋季高
所奏請者竊謂季高自命諸葛而此奏殊欠斟酌厚菴

是一時名將使之提一旅之師與賊周旋較之江西現在各營必當高出數倍至於包涵萬有驅策羣力擴大度以廣納滙深思於一心則固其識量所未及也江右各營與厚菴素不相習援軍惟春霆乃其舊部而厚菴向不甚以春霆爲然春霆亦未必深服厚菴擁空名以加於眾人之上而才德未足以籠罩之一手一足之烈雖十厚菴何能爲季高特未細思耳贛河水漲又有礮船與劉王陸師相倚暫可扼其西渡聞侍逆方在宜崇築城修壘爲久踞之計南豐一般亦並未出城肆擾此殆畱爲退路鮑軍入江後能遂得手卽賊必以閩粵爲

歸宿矣鄂中羣逆漸趨黃麻其爲圖擾皖北已可概見
馬融和爲四眼狗悍黨自漢中竄出時盡棄其家室計
甚堅忍似當嚴爲備之

復江盡臣總戎

台旆入江後保守貴溪克復弋陽威聲卓然逖聽爲快
惜饒廣邊界無重兵控扼賊則往來任意我則應接不
遑令人徒增焦急耳聞侍康等逆並踞宜崇尊意擬先
將此股蕩平已緘約研香會師攻勦深佩勝籌查此賊
中以李世賢爲最狡汪海洋陳炳文爲最悍賊數之眾
勤以二三十萬計分途竄擾隨地蔓延今若逐節勦辦

何能有此兵力惟有先勦其狡者悍者殲其渠魁則餘黨或將瓦解此先著要著之宜審者也

復毛寄雲督部

遞中奉賜簡審台候萬福閩粵地熱倍湖南節署高爽想不以爲苦國狗之瘳噬不擇人彼之狂吠固無足怪不急逐之而漫聽之是啟天下以噪也嘒嘒者終不能缺皎皎者終不能污望公坦然處之凡事惟恐人知則人卽以知之爲得計乘虛而入理固然耳江浙逸出之賊前股之踞南豐者先以四十餘營圍之而不動後盡撤四十餘營而亦不動其分竄閩疆一股但時往來江

浙之交未嘗深入閩境揣度賊勢非計無復之必不肯
遽趨閩粵此時侍逆尙在崇仁精捷精毅兩營與克菴
廉訪所部已約刻期會剿近得滌相來書鮑春霆以月
之六日自蕪湖拔營月杪當可入江如下游剿辦得手
則閩粵邊界宜嚴爲之備楚之桂陽粵之南雄尤爲緊
要矣曉滄募勇一節東局因安慶催提急切早經搜括
一空暫無可撥之款業由中丞委令召募千人爲楚計
亦卽預爲粵計茲承解來萬五千金僅足供千人行資
應再籌解二三萬金庶可一律辦妥中丞擬俟其稍加
練習派赴桂陽預備營哨官十數員將來卽從桂陽募

勇較爲簡捷請飭局籌畫委解但使經費足用曉滄必不至久延也此間東路各邊旣須周密布置西路黔匪又復逼近鎮筄蔓延於思石銅松一帶處處與楚毗連各廳縣告警之文沓來紛至兩月內所添新勇合計萬三千餘人並舊有之營月需餉十八萬其勢斷難支持八萬之項誠知尊意未肯失信然需之迫則望之愈殷我公舊部關懷其亦有以稍資其緩急乎

致劉蔭渠督部

憚小山太守來湘詢悉台候佳勝世兄南歸遂未一至省城計此時必早抵家幼陶赴川後邑中公事均交考

軒世兄經理眾論僉以爲允考軒美才此間需人之際本不欲任其家居然又不忍強之出山敬恭桑梓則固誼之所不容辭耳轄疆境內肅清而秦隴游氛寢及西晉仍不能不藉資支柱小山述及籌餉之難深爲關念捐釐一事實千古籌餉第一善政但使經理得人萬不至擾累商賈於農工尤毫無妨礙閣下辦理一疏乃格不行此部中爲空闊道理所束縛而未知外間事勢也且卽以情形而論完善之區誠應與民休息而用兵省分流通轉徙之民則必取盈焉亦未見道理之公平矣適日皖浙羣賊併趨江西閣下往年辛苦百戰恢復之

土地今復到處糜爛幼帥於用兵機宜未及規畫大勢第於賊踪所到之處與爲追逐賊之多十倍於我彼能分而我不能分是以成坐困之勢也所幸贛江水漲王鈴峯劉克菴兩軍先扼吉臨賊眾未至西渡厚菴奉

命督辦皖南江西軍務卽率霆營入江季高亦派長左老湘等營進駐廣信兩路夾擊或不至使殘蹙之賊再有灰然湘東各邊逐節布置兩月之內增募已逾萬人而西路黔匪又復逼近楚界令人應接不暇年來湖南人士漸爲世所瑕疵彼第見擁旄秉節者之紛紛而豈知竭蹶支撐實較他處爲最苦邪固本餉項中丞無時

不思籌解而此時光景竟屬無可騰挪須邊防略定始
可設措想閣下能諒之也

致寶蘭泉侍御序

去冬獲親光霽快慰平生春初騶從北行以暫返家園
致疏餞別嗣奉手翰又以尤甚久稽裁復想諒之也聞
台從小住皖城旋即脂車就道伏承安抵都門履候綏
適長安光景當未異於往時政府諸公孜孜求治台端
老成深識師表人倫籌議所及必有以攬天下之全局
佐中興之偉烈想望丰采惟增欽企邇日皖浙羣賊
併趨江西其前股本非甚悍而席廉訪探報未確謂賊

之精銳悉萃於此於是沈中丞盡撤婺源防兵以規南
豐遂至要地爲賊所踞直前無沮而廣饒撫建各屬幾
至徧地糜爛猶幸贛江水漲劉克菴王鈴峯兩軍於賊
竄崇仁之時均已馳抵江境分駐吉臨雪琴所派水師
亦刻期駛至扼河設守賊勢始爲之一頓頃楊厚菴制
府奉命督師卽日將率霆營入江浙省援軍進駐廣
信此間東界防勇擬俟厚菴到後亦卽分派出境先扼
其旁竄之路然後四面臨之或可漸次收功惟漢中髮
逆勾合豫省捻匪分竄鄂疆近遂漸逼皖北彼中方以
重兵援江英六一帶雖已設防而兵力究非甚厚且欠

餉太久是則可憂耳黔省苗教各匪月來又復糾約四出擾及楚邊轉餉增兵日不暇給舊臘閣下所笑爲繡花帳者今且并此而無之人皆視湖南爲樂土其實但見其可懼此非身歷其境不知也聞劉靖臣廉訪統舊部入滇川中爲供月餉珂鄉陷溺久矣轉移之機其在斯時乎

復朱石翹都轉孫詒

別後屢奉惠書闕然久不報然想念之篤關切之殷則固不如其書問之疏也昨見致中丞書藉悉奉 旨入都業將料理起程 朝廷求治方殷需才孔亟閣下政

聲卓著天下所共聞大任之加本意中事不足爲閣下
賀區區所禱祝者望閣下更進於廣博寬大之域少發
牢騷少著議論取人必取其能進直言者用人宜用其
不爲苟同者持此以宏濟艱難斡旋世宙當額手爲天
下慶使酒罵座乃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願閣下包涵
容納不必多所怨尤也

上曾中堂

奉五月晦日手教知四五兩月所上箋次第俱已徹覽
沅公圍攻金陵苦心焦思可謂不遺餘力惟城垣堅厚
賊又以善守擅長其性堅忍慣爲節食之計一年之蓄

便可分贍兩年以是竟難遽拔金陵大營之米可支至九月但能將江右竄賊掃蕩合全力以規堅城終當操券而獲耳侍逆踞守崇仁盡調南豐宜黃悍黨以與官軍相持鮑軍到後得一二惡戰則必棄城而走將來歸宿在粵而游氛或恐先及於湘大約桂陽之防最爲緊要已屬諸君嚴備矣髮捻各匪之在鄂者並未大受懲創今日鄂省坐探來報賊踪有由蘄水邊境以趨霍山之勢不審劉維楨所辦果有頭緒否目前江省兵力漸已厚集逸亭所部似應調之渡江爲宜李廷暉明白穩練而戰陣之事閱歷較少暫未便獨當一路劉曉滄方

爲粵東所爭若果解餉前來則此間難以強留偏裨之
將湖南尙爲易得獨苦乏統領才耳黃伯海肝膽之士
十一年之守龍山挈家入城捐資募勇賠累三千餘金
而絕口不言其帶勇在辰沅等屬紀律嚴明爲眾所稱
委辦之事皆能盡心料理所可知者如此然未經大戰
須與得力之營相依加以練習或足爲緩急之恃月來
頗物色得二人且小試之以覘其能否如有成效可
覩再以奉聞督銷局南老以爲必不可歸併東局辦理
其言甚暢無以難之另設一局原是正辦所不欲主此
議者一則試辦之始藉可省費一則另局卽須另人心

中實無如許佳士連日商議未定容再妥議章程送呈
復鄧達卿刺史友仁

黔匪人數之多尙不至如王司馬所言其黨與非堅伎
倆亦劣惟恃地險路歧乘虛突出以遂其擄掠之計近
日各營進剿業已屬次獲勝亢金長坪盤石馬腳巖牛
場坡一帶賊巢都經攻克必不至爲大患至天柱之陷
乃係土匪勾引苗匪而來其中又有重征木稅激怒苗
民之事昨初五日楚軍渡河敗其前鋒苗匪仍復歸巢
柱城遂報收復揣度情勢黔省之禍暫未必遽及吾楚
第辰沅靖寶等屬會匪與黔匪聲息相通不可不防其

勾結耳江西遍地賊氛南豐宜黃崇仁各城皆爲賊踞撫建兩屬所在蹂躪賊眾號稱二三十萬勢燄方張幸賴一線贛江遏其西竄見在楊厚菴制軍奉命督師已率礮船泝章江而上鮑春霆陸營亦次第行抵江境大兵雲集賊踪當不至久停南豐近接贛南賊必將以該處爲退路楚粵邊界難保不有震驚銳字兩營駐紮衡州期爲四路策應未便調開珂鄉爲西南要區當事萬不肯漠視而此時邊防尙緩暫可無須駐兵也

復趙玉班廉訪

別來深念台從長途觸暑從事獨賢馳系之情拳拳莫

釋頃奉手教藉悉安抵營次連日周察地形按視部伍
心用於一身勞不煩至以爲慰克菴來信所言接仗情
形似賊勢尙注意撫建春霆所部節相緘云當由瑞臨
進剿而各路探報均稱其已從章門赴豐城未識行踪
究竟奚似袁州探稟謂劉養素廉訪盡調水師赴撫臨
江樟樹一帶甚覺空虛記贛河礮船係彭雪帥派來厚
帥未到雪帥未行則礮船自不至遽動袁臨相距非遠
此說未知是否確實大約賊在宜崇如實不能久踞則
必歸併南豐目前臨江河面當尙可無虞而南贛頗爲
緊要克菴以爲貴部宜移駐吉安與從前彼此所籌不

謀而合若鮑軍取道樟樹臨袁之防漸鬆則計當出於此矣黔省亢金長坪盤石川崗馬腳巖等處賊巢均經攻克天柱失陷旋亦收復西路可無大患第沅州所屬被水甚重須防匪徒勾結饑民乘隙起事耳粟甫以親病未卽赴郴凱營勇丁邇來無甚信息俊臣已委營務處丁君會同易總戎料理或可安靜了妥凱章又委人在桂東召募此端一闢恐將來約束不易也

致左季高宮保

昨見人樹致靜齋書知長興業經克復而湖賊負嵎如故詢及周步瀛總戎云湖城四面環水其陸路彌望皆

桑馬步則須防埋伏礮船又以河道迂曲不能直抵城下故湖郡易守難攻此當斷其糧路使之食盡自潰否則辦內應耳想老謀必有碩畫也江省之賊寢成相持之勢王星初許灣一挫損軍威而長賊氣凡江西所自行謀置之營竟無一可恃者精捷營視味根在時大爲減色蓋臣長者但能略加整頓而其心志之不齊調度之多滯雖蓋臣無如何也席研香城府太深雖有好將官無從出力目前所恃但有克菴春霆兩軍暨尊處派來之營所望入手一二仗能大挫賊鋒庶以後可迎刃而解否則餉糈日匱事未可知矣年來軍務頗稱順利

賊實無能有爲惟主兵事者意見不同未能盡協和衷之誼正如一家之中外侮交乘而兄弟方日鬩於牆其氣機便多拂逆私心以此抱無窮之憂誠知諸君子大局關懷鬩牆之餘仍不失禦侮之道而遠方傳說所聞異詞恐彼此心跡均有未獲曲喻者君子和而不同不同所以爲君子然必先之以和始爲君子之不同竊謂不同可也不和不可也區區愚見所及欲默焉而有所未安敢以貢之左右幸垂察焉

復趙玉班廉訪

日內趙家店營壘計已次第紮定台從何日可以旋省

克營八日數戰均尙得手春霆決計攻崇仁及其未與金谿賊合之時迅克此城亦是一策撫州崇仁之交無勁兵橫出扼截則賊之往來無沮而撫州未免可危江席兩軍皆止能穩紮穩打若令居四達之地以擊應接不暇之賊未審其力果能勝此否克菴食浙餉不能不兼顧東路固理勢所必然亦大局所應籌及者春霆善戰然規畫大勢或未必盡能審詳克菴之請貴部進駐廬陵當亦慮鮑軍之不以全力遏賊西渡也廷暉所帶究係新勇未便遽令獨當一面西路各營連克賊巢極爲順利而天柱收復城中無糧附近亦無從採辦客兵

未便久駐賊又因而踞之以擾及晃沅邊界黔賊之難辦在兵至卽退兵退輒出忽降忽叛不可端倪真未知幾時是了局矣金陵捐輸專辦湘潭四鄉浙捐專辦城總界畫分明誠爲兩無妨礙第浙已得其精華四鄉所獲不若城總之可觀辦事人各爲其公而往往因以成私浙捐之已寫定者自難強使撥歸金陵但須屬辦理浙捐諸君無庸暗中拉扯金陵之窮數倍於浙吾輩論公論私均無所謂偏袒祇以求心之安與事之有成而已衡州米捐章程卽以一斗所折之五錢作爲局用暨解米盤費今解收折色解銀之與解米盤費輕重懸殊

且可由東局歸安慶月餉之便隨時附解所省更多折價既輕卽用費不宜過重或就五串中酌提二三錢其餘仍以解營請督核復知澄老爲禱三數日暑氣甚盛伏望加意保攝珍重珍重

致曾沅浦撫部

昨見安慶來咨欣悉金陵城池遂於十六日用地道攻克十餘年負固老巢隱若與我爲敵而天下羣匪復相與倚託其名以行其煽誘故金陵一日不拔則海內一日不安閣下以數萬之眾攻百數十里之堅城事則獨爲其難心則莫與共諒旁人議論方謂大功必不能遽

成而閣下矢志不回進攻愈力卒能掃狂氛於甚熾建
不世之奇勳半壁江山資其奠定一門功績共炳旂常
此固寰宇所同歡而下走與中丞及南坡諸君尤不禁
距躍三百欣喜鼓舞而不能自己也適又見尊處咨來
奏稿知城賊漏網無多洪酋尙踞僞王府相持亦必殄
滅盡淨往者蘇常杭嘉之捷並藉助於西人閣下此次
自將一軍無所依傍非獨挽目前之全局亦可見天下
之有人斯更有識之人所額手稱慶心悅誠服者矣米
捐已收之本色勢不能不以本色運解嗣後則概行收
銀其中不敷之數閣下當預籌所以補之貴營此時不

甚窘迫否倘有急需此間猶可代爲設措也

上曾中堂

昨日獲見咨中丞公牘敬悉金陵城遂經沅公用地道
攻克歡忭踴躍欣喜欲狂復見沅公咨來奏稿備知克
城情形苦戰半月以成此末世之功不得不佩服沅公
之堅忍果確爲萬不可及也洪酋想不能久稽顯戮城
外布置周密竄走之賊諒復無幾根株旣拔則江鄂羣
匪皆失所恃東南半壁廓清有期更喜並未藉助西人
此尤海內所共稱慶捷音飛到忽不禁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也邇日營中餉糈未至十分窘迫否東局微有所

存擬陸續歸還去歲所借糧庫三萬之款如軍營急需則此款且可緩歸月餉便可多解一萬委員來提餉時示悉以便遵照

致章秭農太守瑞醴張蔗泉明府啟鵬

奉書知曾有緘交李大令帶送尙未獲展誦想李公爲北風所沮也金陵克復城中數十萬賊逸出者僅數百人忠酋業已生擒此天下所共慶江鄂賊氛雖未盡掃然根株旣拔則我氣益壯賊膽皆寒近日鄂城投誠者聞已不少東南半壁其遂自此安枕乎運湘淮鹽由漢口開行想不久即可抵省衡卡加收粵稅應卽趕辦省

中督銷局原擬歸併東局辦理連日與南叟籌商其意以爲東局但權濟目前而鹽局當要諸久遠且事端繁雜必另設一局始歸畫一現正籌議設局事宜俟定局後便當卽日行知也私鹽繞越之弊二百年未能盡革今第使淮鹽價值不高則販私者無從獲利可以不禁自止緝私之法無一定章程惟在相機行事兩公於上游人情地勢必已審察周知此事寬嚴緩急固宜隨時勢爲權衡耳

致劉克菴副帥

數見來咨藉悉月來戰狀崇仁之賊勢等負嶠江席兩

軍似漸疲乏獨恃閣下左右支柱以新勇當強寇而能出奇制勝屢挫其鋒功績甚高閣下之經營亦甚苦矣鮑軍改道赴撫豐城要地可虞王星初雖來未必足爲長城之倚幸厚菴率親兵繼進或尙足資扼截然亦苦其單耳金陵克復城賊殄滅殆盡鄙意此賊徘徊江境仍未必忘懷金陵今已失其所恃江省兵勇又復雲集恐旦夕將改圖他竄秋深水落贛河上游涉淺可渡南贛各屬不可不嚴爲之防就目前情形而論玉班所部自應先顧吉安第東鄉之賊未盡撲滅袁臨兩府亦未便太任空虛近與玉班籌商擬先派初賓進紮袁州其

地距安福瑞州不遠可以兼顧玉班率防城之師拔赴萍鄉以作後勁如果賊踪西竄卽便橫出截之較之遠防似更有濟耳

致江達川方伯

蜀中官玩民囂已成積習閣下鎮之以靜定導之以清正潛移默化必當日起有功惟聞各屬游民太多本年春夏之交糧價騰貴談者頗引以爲慮未知撫輯之法若何施行秋來收成奚似此間境內幸獲安謐惟江西撫建兩郡爲皖浙竄賊蹂躪殆徧僅恃贛河一水扼其西趨轉瞬秋深水落涉淺可渡吉南一帶未宿重兵終

是可危頃聞崇仁踞逆已棄城歸併宜黃中丞調趙玉班率所部五千人入江扼防袁吉兩郡並令陳俊臣王綬卿唐少垣諸君分布邊隘預爲之防樹之先聲或窮賊不敢突至耳黔匪包毛仙伍雲白兩股現已剿散惟首逆未擒仍恐不無後患金陵克復城賊殄滅殆盡沅浦奇功獨有千古聞已有伯爵之封勳足稱之非倖致也霞帥在陝諸務頗難應手川省協餉停止其勢殆將坐困秦蜀唇齒相依似不可無以助之曉杭先生聞有委署潼川之說此老在蜀頗爲眾人所擠排得一郡自效必有異於尋常之爲守者矣

復鄧伯昭司馬瑤

聞過荆時有小星之賦資山諸君動色相告曰謹厚者亦復爲之僕笑應之曰此正其所以爲謹厚也老兄儻許爲知言邪蜀不及皖之樂此固早所料及者達川兄忠厚待人或尙宜濟之以剛斷游民猾吏積習相沿僅虛與委蛇恐未足以振人心而除舊染也此間情形具詳致達川書中想可閱悉貴州黃子壽太史聞已自秦還蜀其人性情學問超然塵表與閣下必相契洽晤時乞道拳拳

致左季高宮保

奉手教謂下走但知有湖南不如閣下所見之大此所謂似是而非者也湖南之關繫東南全局夫人而知之下走身在湖南即使但知有湖南亦屬情誼之正況有未盡然者請詳論之江西撫建兩府賊踪蹂躪已徧所恃者獨有贛江一水扼其西趨猶可保全贛西吉袁臨瑞六郡方待逆入江時不久攻撫建而疾趨宜崇志豈果忘西渡哉挾數十萬之眾居可東可西之地揣度賊勢終未肯置金陵於不顧皖浙無糧可攜必不遽圖回竄閩粵僻在海濱非十分窮蹙亦必不往其注意江楚乃事之顯然可見者不守定贛江力保六郡以待皖浙

援師之至而徒於賊到之處躡其後以相追逐不委殘破之地與賊取遠勢以蹙之而讓完善之地資賊任其縱橫馳驟無從禁制不待智者已知其非計矣故守贛正所以顧江顧江正所以顧大局非僅爲楚也幼丹爲研香之言所動盡撤婺源防兵以圍南豐及續股賊至復盡撤南豐之兵以防東路迄乎賊竄宜崇則又調贛西客軍以守省城此間特發克菴一軍不宜赴省之議遂羣疑眾謗指爲自顧其私試思贛西六郡如不能保其果江省之利乎抑大局之利乎使克菴不加思索奉調卽行吾恐侍逆之狡悍斷不拘守宜崇而將進窺臨



上曾中堂

奉賜書知騶從暫赴金陵旋聞初間獲回安慶撫卹地方清理積欠需用正繁不卜作何籌畫此間東征一局論者多謂宜遂詳請停止然竊計善後所需仍不能不有賴於此若竟去此源源有著之款恐辦理益費周章中丞以爲萬萬不可遽停以事體揆之實亦有不能遽停之勢或須酌定限期會銜曉諭以息浮議耳江西崇宜金東之賊皆棄城竄走有分趨甯贛之說非楚卽粵必有一處受其害者矣

上曾爵相

頃見沅公錄示 諭旨敬悉酬庸典重列爵通侯沅公亦錫封伯爵金陵戰功冠絕今古而一門之盛亦遂獨有千秋歡祝無量 天恩高厚推及疆臣湖南出力最多獨未獲與其選論者謂元老宜有所請適中丞來言此舉必不可行自維一麾出守五年之內洊陟封圻當元年冬間猶是湖濱一道未六月而超擢三階雖籌餉有勞所以酬之者至矣豈肯再萌奢望致蹈無饜之譏且 朝廷方有朋黨之嫌亦何可因此而增形迹至局中籌濟餉銀軍火穀米等項酌予獎敘原無不可但只宜舉司道以下立言不宜引而上之尤不宜承 諭

旨以相表白再三屬達此意細繹其語光明洞達所見極正極透因敢代爲縷陳東局於事理應撤而於事勢必應暫留或須據實奏明金陵欠餉數百萬無可歸款宜飭湖南東局官紳截至何時止每年於釐稅餉鹽兩項合籌若干俟積欠還清卽將東局裁撤如此辦理似爲切實是否有當並乞鑒核

上曾爵相

金陵善後之事頭緒紛繁須得大氣包舉全局在握然後從容措置以協事理之宜又須有三數好幫手盡彼之長助我之不逮庶幾事半功倍令出惟行不審邇來

籌畫已有端倪否聞鄂賊漸趨英霍皖北諸君尙足以制之否台駕遂能移駐金陵否干戈未定吹索已生尙意氣者聲望日隆成大功者謗書環集此蓋古今所同慨沅公決作歸計深佩卓見台端暫難引退功名之際知必有善處之道沅公撤勇之舉行之稍驟恐此間無以應之見在已歸之營必當設法料理嗣後則以分期歸結爲便昨東局奉到鈞札所議乃適相符想沅公必照辦也江西竄賊前隊入粵境而後股方圍撲南安數月中所憂在此卒任其出於此思之一歎鹽局事宜南老與崑燾皆意在出力而不出名是以前稟皆用輔卿

之銜頃奉批答中有與湘岸現辦情形不甚相合者謹
條具別紙此事緊要關鍵月內當會銜呈復也

船價一項秦州所定雇值較往昔章程加昂以此間現
在雇值較之每引幾多至一兩有奇前件所以未明言
者因不欲形人之短免生嫌怨而滋掣肘故但渾涵言
之此再三斟酌以定議者少一分雇值卽多一分餉項
按船扣算未見其多而通盤計之則亦一鉅款也若必
仍由秦州先發數成則諸多不便應請准如所議而所
以然之故務求秘之

鹽價課項繳督銷局轉解此實商人所願見在局中已

收有萬餘金官爲經手商人未必樂從局爲經手則無有不樂從者蓋此時江路雖無阻隔而沿途游勇極多非有礮船護送往往易致失事其願繳督銷局非畏秦州之難交實畏途中之難帶也局中必不至包攬此事願先繳者卽爲轉解願自帶者卽聽其便似可無煩顧慮

此間辦事全仗中丞一人中丞之規模稍遜胡文忠至其通達事理孜孜求治兼綜巨細力果心精殆亦一時無兩久與之處不得不佩服之鹽局事宜皆先與中丞商酌或有應委人員亦就近請其札委中丞處事審慎

周詳南老雖大刀闊斧而近來亦處處謹慎凡大綱所
在誠不能不加以推敲若其細微末節則固可託之中
丞責之南老而無庸深求也所到之鹽隨到隨銷殊非
意料所及是以有請借三萬之舉昨奉批畱於安慶充
餉想尙未知此間望鹽之切查泰州與湖南相距遼遠
又內河之水漲落不常自辦運以迄開江到岸至速亦
在半年之後若俟鹽將銷完始行請示必至接續不上
就目前情形觀之但慮無鹽不慮不能銷行似不必定
須請示始可接辦後運也

分局之設細察之竟不可少湘潭卽歸東局經理益陽

釐局無督辦之人不得不另行遴委昨定以歐建吾前住總之除提用岸費外必不至再有開銷能盡如此時銷售之暢則岸費尙可望有盈餘請勿過慮

致朱石翹都轉

奉書知六月朔日一緘已徹尊覽齋帥覆件早知其必無好語蓋從前老兄之不得志於蜀實此老之胸有成見蜀中來人皆能詳言之觀其所致季帥書其意已可見矣竊計一人之言或亦未必卽以爲憑不審月來曾否引見長安居大不易尙不甚愁旅費否承示事有定數非口舌所能爭誠哉是言抑弟更有進者以口舌

爭事猶有時爭其所不得不爭以口舌招怨則實可以不必與人不以口舌斯乃自處之道至於取人則尤不可以口舌每見老兄於能爲甘言者卽深信而許之而於苦語之逆耳輒有所不任受究竟遇有緩急向之爲甘言者大率望望然去之至於出力相助始終不渝願獨在好作苦語之人此不可不察也

復趙玉班廉訪

昨見沅浦來緘廣德於二十七日收復湖州之賊計不過十餘萬季高緘告殲斃招降解散共十數萬人果爾則賊已殆盡而頭目乃無一獲者則恐猶是營中張大

之詞未足爲典要也克菴率長左老湘兩軍赴徽春霆
移師安仁江省東路軍勢甚盛當足自立尊意先其所
急拔赴龍泉極爲要著桂陽營縣十九日稟報精捷老
湘祥字等軍在南安大獲勝仗賊已悉數竄往南雄俊
臣所獲賊探供稱如粵東兵力甚厚不能逞志便由郴
宜大路竄走等語此賊原無定見不過乘虛卽逞以求
死裏之生粵東辦防僅增勇一營其餘多招降賊眾與
僞浚王一股本早年同夥此時卽不與之相通亦難望
其出力賊若至粵暫必不復來楚然郴宜邊界卻不可
不預爲之防曉滄所部不知曾否到彼中丞又添調周

步瀛前往新募之勇究恐難以深恃閣下進龍泉崇義後桂陽情形漸鬆俊臣諸軍可以抽赴宜臨防務較有把握瀏醴邊界且可無庸設備也

復楊厚菴宮保岳斌

奉書審台候佳勝深慰馳仰竄江羣賊未嘗不思窟穴江境養銳以逞自麾下率霆營南上士氣大振捷音日至賊膽皆寒所踞各城遂已次第恢復迄乎南安告警又先期調兵馳援郡城危而復安賊黨敗而狂竄保全江省卽以屏蔽梓桑碩畫老謀欽佩無似比聞此股悉趨南雄粵中伏莽孔多守禦未固賊踪所到恐乘機響

應者必且實繁有徒若使餘燄再張則江楚終受其累
此間桂陽之師中丞已飭漸移宜臨相機扼截惟畫疆
自守持久爲難似須合江楚兵力出境夾攻庶冀迅掃
游氛免遺後患不審精捷等軍果能跟追入粵否麾下
奉旨赴任西陲多故勢難久延不識定於何日起程
克菴整隊東行南路各營無所統制尙能和衷共濟不
至各存意見否隴右嚴寒非楚人所習麾下舊部是否
一併隨往抑或酌調數營似宜揀擇營哨各官以楚軍
規模部勒關隴兵勇辦理或較有把握耳
致吳貞陔觀察炳崑

別久矣湘雲江月延企爲勞邇日江右捷書連翩踵報
厚帥調度之善閣下贊畫之勤相得益彰可勝欽仰昨
接曾爵相來信知新疆方有戰事 廷旨催厚帥赴任
適江境漸次安靜恐不能不刻期起程未審尙能取道
湖南一圖良覲否閣下計必與厚帥同行西北地方與
東南風氣殊異楚人畏寒不慣食雜糧而常思歸家與
彼中頗不相宜厚帥此行不親率數營則緩急一無可
恃而主客之相形水土之不服資斧之難繼則亦煞費
周章鄙意勇丁不必多帶而堪充營哨官之選者不可
不博攬旁收關隴地處邊陲民氣強固或不乏可用之

才漸以楚軍規模部勒之費不煩而事易集望與厚帥商之侍逆等股併趨南雄粵省防界之師不過奉行故事本地伏莽又復所在萌芽深爲可慮前得家兄書言賊果入粵便不能不藉江楚之助未審各營遂能跟追前往否粵若糜爛卽江楚亦終受其累厚帥能商之幼帥許援師出境乃妙耳此間邊備略定亦當相機越境援應也

復易仲潛司馬孔昭

金陵克復海內同歡見爵相來咨藉悉閣下兼旬力戰之功與朝廷寵命之錫欽仰匪可言喻沅帥汰遣部

勇凡立營未久欠餉較輕者大半撤回而閣下一軍仍
畱不遣具見勇丁之得力督率之有方故爲沅帥所引
重如此金陵兵燹之後劫灰所剩皮骨僅存覩彼遺黎
可爲矜念邇日善後之政不審曾否辦有端倪帶勇剿
賊其事尙易處無事之地撫初歸復業之民則約束稽
查有倍難於臨陣者閣下以仁厚之心運沈毅之氣必
能善馭士卒造福地方使人知儒將規模度越流輩江
天東望馳企如何

致鄧伯昭司馬

近得幼陶兄信知川南北防務均尙喫緊不審邇來情

形究竟何如霞帥數月未通音問傳言陝事甚亟而軍
餉奇窮觀其所請推廣捐輸一摺未免稍欠斟酌然艱
窘之狀亦可想見矣達翁能以時資之否邪談者又謂
籥帥近頗多病此老年逾七十而秉賦特厚精力未衰
諒不至遽謀引退也達翁蒞任半年於地方吏治民風
必能考求利弊善所興革上下之交都能訢合無間否
老兄近況佳勝友朋之樂能如皖中否乎此間諸務如
常江西竄賊目前併趨南雄比聞又有折回江境之說
湖州廣德等城收復後餘匪亦將歸併江西鮑春霆劉
克菴均移師東北厚菴制軍率精捷精毅老湘祥字韓

字等軍經營贛西屬以新疆回匪起事連陷三城都直
夫將軍督師進剿 廷旨屢催厚帥赴任恐不能不刻
期起程此公行後贛東西各營無所統制諸將互有意
見莫肯相下殊可隱憂黔中苗匪號教潰練勾結爲亂
數犯沅晃靖三邊雖屢獲勝仗終未大受懲創每思深
入勦辦爲一勞永逸之計而苦於兵餉之難籌慮其遲
久而患益烈也

復劉曉滄太守

侍逆等股前有併趨南雄之說旋又聞已至始興縣境
是以中丞催促閣下速赴宜臨適得綬卿少垣兩君來

文言賊之竄南雄者近已悉往汀州果爾則吾楚暫可
稍鬆惟該逆窮蹙無歸到處奔潰倏然而去亦即可倏
然而來此時邊備仍不得不加嚴耳台旆暫駐龍海塘
俟俊臣回信以定進止尊見甚爲周到日前粵東無賊
國亦無容遽進矣增營一節將與勇均不難集而餉源
漸竭卽現兵之應付亦甚無從張羅故未敢輕於議增
且事勢尙緩不必亟亟也

雲臥山莊尺牘卷五

湘陰郭崑燾檄叟

復曾沅浦宮保

頃見金陵來咨知請假一節已爲代陳計日內必奉
旨俞允未審果於何日起程功成身退昔人所難麾下
此舉度越今古矣撤回各勇第一批都已料理清楚晴
窗南雲等營所需亦正在極力籌畫若半月內外到湘
卽不愁無應付各勇俱甚安靜足以報慰淮鹽到此銷
售極旺目前但苦無鹽果能輓轡轉運自可大有裨益
爵相未悉情形於節次所陳章程推敲太過下走於此

事亦非深知底蘊獨以爲試辦伊始當先求事之能行但使六段無差則細微末節固可假辦事者以權而作其氣候規模既定然後逐漸入細創始之與仍舊局面固自不同也頃已兩次縷達不卜究能見信否能不令諸君因牽掣縮手乃妙耳每念金陵善後事宜頭緒紛繁資用尤鉅江督治地雖廣然僅江甯藩司所轄之處可以惟所欲爲其餘則各有主者各不相下爵相左右又乏通博之才與爲贊助其所處極難正不知當從何處入手也

致吳蓉舫廣文開煦

十年以來由勇丁游升提鎮副參游者不可勝計其中未嘗無明白道理不肯妄爲之人而因蠻得官遂於待人處事之間一概以蠻法行之此種實亦不少在渠等艱難百戰成此功名何忍意存薄視然其驕橫之氣雖鄰里鄉黨無如之何獨恃有官法箝制之若官長過加青眼於所爲無情無理之舉曲從寬容則其志獲逞踵而效者必且紛紛多事此地方大局所關不可不豫防其漸也寄帥撫湘時曾奏定章程凡營哨官回籍者應由統領發給執照並咨會本籍督撫轉行地方官知照有事仍聽地方官據理處斷不准倚勢橫行如保有官

階而回籍並無執照咨會者卽以逃勇論非故爲苛責亦防患未然之意耳近日各營裁撤歸來暨掠有賊資飽載而回者所在皆是其向日在家出身半多寒賤或有戶婚田土之交涉或有語言乾餽之小嫌此時衣錦還鄉龐然自大一二好事之徒又從而簸弄之恐不免漸有修報之日如道理本足自不難於剖決若毫無道理則當先以婉言喻之不聽則峻詞以責之無狀者便可執法從事至本人得保官職而兄弟子姪依託以欺陵地方尤無所用其瞻顧此未必遂有其事要不可不先知此義試以此轉達樸農父台備芻蕘之擇何如

復趙玉班廉訪

續竄江西之賊據黃芍巖來書觀之則已剿除殆盡侍
康等逆無所用其希冀鮑劉兩軍仍可自東而西瑞金
雩都兩城度亦不難速下矣頃得虎臣曦岷兩軍緘稱
賊之由南雄竄閩者爲閩兵所扼分由和平連平向粵
東大路而去深慮粵無備禦而土匪又從而和之南安
情形旣鬆閣下自以分駐龍猶兼顧南岸爲萬全之策
果能合三省之力蹙賊一處分別剿撫庶幾一勞永逸
不至再貽後患耳西路沅境已報肅清晃境亦無賊踪
各營正擬分路進剿柱匪而黎平之古州六崗等處又

有蠢動聞係地方官有以激之此黔事之所以終無可爲也

上曾爵相

聞台旆卽日移駐金陵善後事宜不知曾否辦有頭緒
湖州廣德竄賊經皖浙官軍沿途截剿殲散略盡此股
可不慮其再逞惟侍康等逆忽江忽粵忽閩往來無定
而終不肯舍江西現仍分踞瑞金雩都似有持久之勢
楊厚菴請假回湘江蓋臣王鈴峯劉克菴皆相率請假
請撤正不能無後慮耳兩次奉陳之議皆審察此間情
形斟酌而出其詳有非楮墨所能罄者栗誠到營或能

道其略也

復江蓋臣總戎

奉書藉悉連月戰狀此次侍康等逆悉數竄江邊近顛
河其志蓋在西渡以擾湘鄂經麾下與各營沿途扼截
屢挫兇鋒保全南安郡城兼以屏蔽桑梓託芑無量欽
佩無量該逆仍往來瑞金雩都之間昨見克菴來咨已
令張子衡王閩青兩觀察進駐吉安迎勦而上鮑軍邊
其東吉安之師搗其北而麾下與祥宇等營邀其西南
玉班和字全軍遙爲策應計可聚殲狂寇迅告成功瞻
望旌麾無任企祝承示營中病勇亟須裁汰令於東局

籌款應付查東局釐稅本無餘存近日沅帥遣散二十餘營回湘大營但發餉二成其餘概由東局找補計一兩月內需籌二十餘萬金東局羅掘一空尙待挪借敷衍目前此項未了每月額提之三萬兩亦且無從籌備總年內出入數目核算斷不能更有餘力以及其他遠辱諉誣無以奉報但增歉悚

復鄧小芸明府

吾湘今歲西防幸俱得手東防亦漸解嚴然尙不能裁撤勇丁以爲節用之計也曉杭先生手段極可佩服天下之治亂係乎令長之賢否而太守則其表率也使人

人能如此破除情面其所裨益豈小哉夫以氏邇來氣
燄聞已少衰其力豈尙能爲祟邪去年曾有書道上下
之交不能如皖正爲此也有才之小人斷不可用以無
才之君子用有才之小人則尤足以誤事竊謂人之才
具各有分量此天質之不可勉強者小人而有才適足
濟其惡君子而無才亦易窘於施取人者惟當以誠僞
爲權衡有誠心斯好善惡惡自有兩不容已之故心所
運而才生焉大學所云雖不中不遠其理確乎不易彼
小人之不誠夫何待言若君子而竟終於無才意其心
之尙未有盡也

致駱籥門宮保秉章

四年不親光霽伏增馳仰邇日金陵克復 朝廷推原
功首獎敘前勞我公十載忠勤奠安全楚殊勳在 國
惠澤在民典重酬庸眾情忻喜不獨舊時從事聞之歡
忭也數晤蜀中來人詢悉台體康和有如疇曩兩川子
弟託芘方長尤用欽祝南路滇黔各匪來去無常當不
足爲大患陝甘回逆勢尙鴟張不至又爲邊害否江右
竄賊頃已悉數入閩廣德湖州後股經沿途截擊僅餘
三數千人亦俱遜往閩境據探嘉應大埔已有賊踪粵
邊備禦未周深爲可慮下游髮捻各股自豫皖折回仍

蹂躪黃州各屬九月初官軍一挫賊勢浸張陝西藍逆
又有下竄之信未知襄鄖一帶布置若何鄂爲南北樞
紐居長江上游關繫甚重能不再任糜爛乃妙耳

復趙玉班廉訪

侍康等逆聞已悉數入閩江境一律肅清吾楚邊防幸
保無事閣下此行雖未與賊接仗然屏蔽湘東樹之先
聲使賊黨聞風裹足弭患未然功亦偉矣抑區區尙有
慮者康逆之走懾於霆營之威故偵其將至卽已先期
潰遯未嘗一大創之閩中非賊所戀將來如不竄粵必
仍竄江粵地空虛固屬可憂江省兵力雖若甚厚而請

假請撤者紛紛統制乏人將心不一倘竟視爲已安已治萬一入閩之賊復行折回恐無以待之也閣下宜暫駐南安再探賊踪以定進止初賓拔回醴陵較可休息記昨歲數與閣下商及初賓年逾三十未有子嗣且奉母同居應設法令其暫歸俾可仰事俯畜目前邊烽稍靜自可一踐前言第所部欠餉過多一時難籌巨款或閣下能早南旋將新立之營酌撤而以初賓舊勇量爲揀汰改隸麾下庶較順而易行尙望斟酌示知鄂中賊勢邇忽猖獗石軍門陣歿後成武臣亦有帶傷之說陝西藍蔡等逆又復下竄兩邊並亟應接不遑可危之至

鄭錫侯觀察八月一病遂於九月晦日出缺此老在湘無甚異人之處而性情和平心地坦白數年之久不改其常身後蕭然殊可愴惻

復吳樸農明府學澄

奉書猥辱賜教下走濫竽戎募於今數年才不足以匡時氣不足以舉事智不足以周世故量不足以納羣流日夕兢兢深虞咎戾屬以地方多故羽檄交馳旣感當事眷逮之情又念桑梓敬恭之誼冀勉效其孱劣或稍補於涓埃用是遷延未遑縮手茲幸邊隅安靜四境綏豐斤埃無烽燧之驚公車方聯翩而發雖投林倦鳥本

無志於雲霄而躍水輕鯀輒妄希乎雷雨故特開呈履
歷懇請詳咨斯乃細審而行非敢愒然不顧忽枉手示
以恐當途之維繫遂有兩難之疑端竊揆鄙衷似爲過
慮夫出咨與否權在中丞未必因縣詳而便難挽回卽
何至覩縣詳而遽加指斥仍祈早飭印發幸勿久延如
其必不放心則請印交聽翁便寄敝處親遞斷不肯以
區區一身之行止貽累我公倘荷中丞見原允定卸肩
北上則惠我一紙重逾百朋出處皆戴高雩感銘深於
肌髓矣

復左季高宮保

奉書並歷次奏稿敬悉浙東西遂已一律肅清回思入浙之始除衢州一城外遍地賊氛幾於無可施手兩年之內次第掃蕩重覩昇平兼聞善後事宜百廢具舉安遺黎於衽席表偉績於湖山信乎諸葛之精能非尋常所可仰望也邇日江浙之賊悉萃於閩其患必終及於粵閩中有浙師相助計尙可以自立惟粵邊無甚預備而境內伏莽復多深爲之慮鄂中黃州一郡無處非賊自石軍門戰歿賊勢日益披猖就見在兵力揣之未必足以了此但盼僧邸來援耳厚帥回籍募勇索餉於江粵湘鄂諠不得不代爲籌畫而苦無從設措迢遙數千

里非鉅款未易成行到彼後又將於何指望乎帥此時亦進退兩難矣閣下所上夾片誠爲淋漓盡致然蹊田奪牛報者未免太過且詞氣之間時露意見似未盡得大臣之體君子與君子相攻擊此時事之大可懼者區區愚衷不能不望諸君之含宏光大希踪廉藺以卒成中興之盛業也

致劉霞仙撫部

經年未展手教亦未以一緘上達非敢忘也去臘奉到來書玩其辭氣頗有拒人千里之概正初在家卽縷悉泐復辨議甚暢本意入城後封遞旣思閣下當艱難拮

據之餘吾輩安坐里門不獲分勞任苦徒以語言文字
爭論紛紜致煩裁答殊非人情以是遲迴已封未發嗣
後每一搦管輒不能無辨詞遂竟置之頃見尊處復中
丞書知以病乞退未邀 俞允陝境雖暫安靜而隴西
回眾勢仍眈眈聞漢南居民子遺有限軍儲之莫給民
困之未蘇安集撫綏幾窮於術賢者處此將何從著手
邪厚帥回籍募勇索餉於湘鄂江粵等省恐皆無以應
之就令如願以償而全部萬人異日何以爲繼故嘗謂
西北軍事視東南爲倍要而亦倍難也此間夏秋之交
東防江賊西警黔氛轉餉增兵空諸所有近幸黔匪歸

巢江右竄賊被創出境得以且謀休息然傳言侍逆入
閩勢又漸熾粵之嘉應亦有賊踪郴桂兩屬尙未能一
律解嚴久此相持憂未艾矣邇來湘鄉與江浙均極牴
牾盜賊未平而諸君之意見尤難平深以爲慮

復何小宋廉訪璟

中秋家兄歸自京師稱述都中人才首及閣下竊心誌
之夏間黃南坡方伯回湘詢以新知之能濟時艱者亦
亟道閣下不置嚮往之忱深於寤寐河山之隔闕爲箋
牘神交千里祇用溯洄頃曾樸山觀察來長沙忽枉手
教遠辱存注伏承明刑弼教和眾豐財安輯瘡痍發皇

事業欽仰欽仰崑燾才非肆應性更疏慵猥以虛聲牽率入幕強樗材爲梁棟策蹇步以馳驅日夕兢兢但虞顛蹶江皖之賊敗竄入閩窮蹙之餘度不能爲大害然珂鄉終必受其患所望大兵雲集迅速了之不令釀成流寇斯大局之幸耳鄂中髮捻勢尙鴟張蘄黃之間蹂躪殆徧皖北軍容甚盛計必足以制之不任入境也復劉曉滄太守

孫總戎調陝一節中丞於接到霞帥來咨時卽將現在帶勇防邊暫難赴陝之處咨復亦知閣下之必不肯放行孫君之必不願作陝游也茲由閣下稟畱當再照錄

咨會想霞帥亦不至相強也聞侍康等逆悉數入閩凱
章在武定失利不知下落汀漳龍三州郡次第淪陷賊
勢忽張省城亦形岌岌季帥派劉克菴廉訪黃芍巖軍
門分路馳援又令高果臣軍門乘輪船逕赴福州以固
根本而親率數營駐衢州調度俟浙撫履任亦卽赴閩
督勦似此兵力厚集或尙足以制賊惟閩中勦辦得手
則粵東又覺可危此時郴宜之防仍應嚴密布置竊意
賊之竄閩是自趨絕地果粵東有得力兵勇扼守邊隘
該逆四竄無路不難一鼓滅之否則裹挾資糧擄掠男
婦所在騷然假息日久一旦衝突而出恐不獨粵東承

其害也前途情形尙祈選派精幹哨弁隨時探明以便相機調度至禱至禱

復左季高宮保

侍康等逆並聚閩疆餘燼復然情形岌岌聞凱章在武定失利不知下落深爲可念閩省漳龍等屬未經兵革以致賊踪甫至卽便沈淪今旣占據名城勢且負固以相抗拒劉黃兩軍兵力皆非甚厚出奇野戰力所能爲至欲率以攻堅則尙嫌其單薄且山徑叢雜卽野戰亦須善分往晤閩人談及彼地糧食下游則仰給於洋米上游則仰給於江西不審本地所出果足自給否如米

糧實係缺乏賊勢仍難久停將來終是竄粵之局耳此時更須防賊之擄船以趨臺灣高果臣坐輪船往福州的是要著非獨到閩較速兼可遏賊之入海也鄂省漢黃兩府今年蹂躪殆遍傳言賊已有至灑口者後湖水勢漸涸漢鎮人心極爲驚惶胡文忠以十年苦心經營措置曾不兩年而掃地無餘豈不可爲太息哉

復朱香蓀少尉

龍邑人心質厚觀伯海藻汀諸君可得其概而兩君之於足下稱道恆不去口以此見賢者性情之契洽必有出於尋常世故應酬之外者雖慳面晤心儀久矣悠悠

之口或謂足下恃才傲物誦韓子原毀一篇不禁感慨
係之然道途傳說誠不足憑而省察工夫正可因人言
以益勵所守想足下以爲然也笏山才高氣盛其病多
在好奇惡庸其實天下事有庸無奇以奇爲趨弊且終
流於蕩自古聖賢豪傑未有不植基平實而能卒成事
功者賢智之過其歸宿或同於凡民茲可惜也

復黃子襄駕部

遞中接手書字體視前數次來緘日有進境具見足下
從公之暇仍不廢學問工夫忻慰無量足下器識闔遠
異日必當爲經世之才宜以儒先性理諸書植其基以

歷代名臣言行擴其識更博稽本朝掌故與時務之得失以觀其通庶幾體用兼備足以措之而咸宜施之而不窘若夫世俗之所謂能則凡有才者皆優爲之固非區區所深期於足下者也

復黃韻珊太守鳴珂

南城一別轉瞬六年前聞閣下權守建昌力保危城想念之餘倍深嚮往本年侍康等逆復擾江西日以贛西空虛爲慮嗣悉閣下移守吉安私衷輒以釋然人事膠加書問疏懶世兄來楚旣闕地主之誼復不及奉訪一訊起居忽辱惠緘遠承記注往復循誦至感且慚伏諗

勳望日隆政祺多豫龔黃教養之化召杜父母之歌稱
道在人流傳盈耳欽仰欽仰崑燾別後情形無足告語
邇日東南邊界暫獲解嚴惟貴省苗教匪徒甫退歸巢
旋又乘虛出擾下游郡縣糜爛不堪楚境之防亦幾迄
無了日中丞擬調集勁旅大舉深入明歲春間當可籌
畫定局耳

復陳俊臣廉訪

奉書知台旆已返里門撤勇之舉閣下固欲釋此重負
省局亦未嘗不思節省餉需惟此時賊踪麇聚閩疆自
凱章失利氣燄復熾閩中米糧缺乏勢難久畱逆眾甫

得漳州旋即退去而歸併龍巖未始非預作可閩可粵
可江之計季帥三路援閩軍威甚壯江西邊界防堵亦
尙嚴密獨粵東派防之營皆未足以制賊其可慮處正
多賊不得逞於閩其折而竄粵乃勢所必至粵若有事
則非獨郴桂兩屬戒嚴且恐有待於楚師之援應倘東
南之防遽撤將來萬一有警倉卒復集安能如久練之
卒之可用故此時不得不爲未雨之綢繆未便專從惜
費起見也月台浩然而歸固知此才之難以善全終始
聞其與接三積不相能屢與人書多所指摘接三爲閣
下所深信自不至如所云云然因此倍加檢點則亦進

德之一助矣今天下稍有才氣之人卽往往好於語言文字求工而心術德業轉視爲無足輕重下走之取人先以質樸木訥爲主蓋誠有所懲也

致張石卿撫部亮基

拜送旌麾胸經三載中間一再肅書道路烽煙不審已否上徹尊覽伏維閣下受事於危險之中肩任於艱窘之日頻年拊循士庶和輯軍民所處獨當其難而拮据支撐卒能屹然有以自固信乎盤根錯節乃別利器然措置經營亦良苦矣比聞省城附近次第肅清勳祉增綏深用馳仰黔省下游各匪旋滅旋生幾於應接不暇

其地距省本遠荆竹園等處賊巢又橫互其中非獨援應有所難及卽消息亦不易通此間詳詢徧訪知其亂之久而莫定蓋有故焉黔中邊遠兼以滿地瘡痍凡揀發分發人員率皆視爲畏途慨然到省者十無三四署補一切自不得不就地取材宦途之雜亦出於無可如何之勢而民間困苦遂有難以言罄者比歲楚師出境甫將羣賊擊退輒便拔營而歸中丞以其旋師太速時加批飭而節據各營稟復加以考究始知楚師所到之處地方官往往以供應軍米爲詞勒派民間捐助流亡之戶初歸復業其力必不能堪於是怨聲四起楚師不

欲居其名則惟有趨而避之至其自行募勇之強取於民更無論也邇來黔民遷徙在楚不下數十萬戶其畱連不去者大抵無力謀遷徙之費取之不已生計益蹙怨憾益深一二匪徒乘機而煽誘之欲其不羣起爲亂豈可得哉竊謂欲平黔禍當先使官不擾民良民獲安其生斯莠民無從而逞第官吏之賢否非目見其行事旁稽之輿論卽無由而悉其真是必主兵者得以兼理地方然後攻守並籌可冀徐收廓清之效中丞去臘已擬爲大舉援黔之計緣統率乏人復值東防有警事以中輟茲值趙玉班廉訪補授滇臬玉班明白精細兵事

吏事皆所優長中丞欲卽令其由黔入滇順道將思石銅黎一帶股匪逐節搜剿而進業經附片陳明俟東界撤防卽應料量此舉惟客兵但能剿賊不能代辦善後倘兵過而仍撫馭失宜終成不了之局更增後顧之憂似須假以事權於地方官之不能得力者准其一面稟報一面卽行撤換俾軍務吏治聯爲一氣辦理或較有把握中丞之意以爲若從此間奏請嫌於有意見好恐無以爲台端與莘翁之地而黔省下游情形知之有素如不覩縷奉告又慮徒費餉需究於黔事無濟夙諗我公忠誠豁達用人不疑大局所關無有固我特屬詳達

壹是果與尊見相合卽請徑由尊處主持並望速賜示
知以便物色人材儲以待用至撥師口糧則此間固當
竭力籌畫耳

致裕時卿方伯麟

奉別逾年中間僅一通音敬欣譚開藩黔省以不知曾
否自蜀起程亦竟未肅緘申賀歉悚何可言比晤柘生
世兄敬悉台端率勇入黔王尊叱馭之風視昔人何肯
多讓佩甚佩甚卽日伏想安抵貴陽石帥愛才如命必
當相得益彰黔亂已深人心思治賢者共事道合志同
轉移之機蓋在今日惟瘠苦之地籌餉惟艱每念擘畫

之勞私衷輒深馳系頃中丞商之方伯屬於年內湊解
萬金爲數無多稍供接濟開年如可設措仍必竭力圖
之耳天柱苗教甫退歸巢又復乘虛出擾湖南兵力但
可固守邊隅相機逆擊屢欲大舉深入苦於主兵之乏
人其辦理機宜亦須商定以規久遠茲值玉班陳臬滇
南中丞擬令其取道黔中就辦下游股匪業經附片入
告俟東防事竣即可改施西征第非假以事權則一切
仍無把握黔楚相依唇齒見聞所及不敢不覩縷奉商
已有書達石師度必與台端議及計我公必一力贊成
也

復左季高宮保

奉書知已交卸浙撫篆務料理入閩閩賊旣得漳州旋
卽退去似其意不欲久畱於閩其禍終必波及於粵粵
中兵勇不習戰陣兵事督轅主之撫轅不過隨同畫諾
而已揆度事勢粵之可慮者正大也湘鄉處事多拙要
之天下之能爲湘鄉者復有幾人不必阿之亦何必擠
之蹊田奪牛之喻君家仲氏頗以爲然倘所謂旁觀者
清邪近者東南事勢雖有轉機而西北之事方急 朝
廷之於大帥又時或不能無疑 主少時艱而大臣屢
以爭辨之詞曉曉入告啟猜嫌門戶之漸增 君父宵

肝之憂似皆於事體非宜往讀盧忠烈傳觀其於陣斬高迎祥而以讓之洪遼陽未嘗不慨然欽服諸君風義何減古人所望互相容隱以圖共濟耳吾湘各屬土匪根株未盡各營撤勇相率回籍搶劫之案層見迭出後患將不可言外人不知且以湖南爲樂土且謂湖南紳士之逼人必欲有以抑之而豈知有心人惕然不可終日哉故尤不願諸公自相參商使極盛之真難爲繼也復劉曉滄太守

奉書審起居多豫賊之由粵竄閩殊非意料所及然旣得漳州旋又退回龍巖究不知其計之何屬左季帥三

路援閩軍勢甚壯江西邊界有霆營及精毅等軍聯絡
布置力亦尙厚惟粵東所恃僅有方耀與李廉訪所部
方耀成效彰彰可覩李非宿將而部勒新勇以當強寇
誠未見其可恃鄙意此賊之禍將來終必延及於粵季
帥部勇必能作援粵之舉閩粵米糧俱不甚充賊若不
在粵撲滅仍當以湖南江西粵西爲出路故目前郴桂
之防萬難遽撤此時雖若虛糜軍餉然使倉卒有警則
久練之師遠勝於倉卒招集之士其所裨者正多也

上曾爵相

江南舉行鄉試原藉以招集流亡有識者皆能諒及此

心外間之不謂然特疑其有意見好書生耳此固不足爲輕重也楚界之行非意所料見在鄂境已就肅清未審又作何調度侍康等逆愚見亦策其必不久畱閩中粵東諸將得力者少而相率以無事爲安殊可隱慮此間郴桂防師暫尙未敢遽撤也沅公帶歸之營以餉項難籌業經商酌遣散現銀期票相輔而行幸獲安靜回籍尙有數營未到亦已預爲之備沅公住省四日卽便還家病容雖未盡除而精神仍復如舊功成身退昔人所難季高羨其福命之大霞仙歎其何修得此家兄來書則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可無庸更抱抑鬱矣在省

暢談三次偶有不平之鳴輒以此言進休息數月必能夷然曠然也

復席研香方伯寶田

夏間奉惠書時閣下方轉戰撫建之交軍務倥傯踪跡無定以致久未裁復抱歉良深頃展賜函載辱存注洪幼逆及僞玕王等酋概爲閣下擒獲殊勳偉績照耀旂常小屈太伸聞之歡忭且滇南萬里無意而免此行尼之適所以成之尤見閣下福命之不可及也侍康等逆麇聚閩中被處米糧不充季帥大軍又經陸續馳往揣度情勢賊當不能久踞將來必且入粵或亦不免竄江

此時江境之防尙不可不嚴密備禦閣下請假之舉度幼帥未必允從也吾湘今歲收成僅得中稔各屬糧價日昂伏莽根株未淨而各路遣撤之勇與解散之賊又復相率歸來東南漸就底平吾湘恐從此多事僕智小謀大日夕悚惶久欲遜跡山林善藏其拙近則天時人事益可憂危世味飽諳深思縮手幾之先見更足灰心行當料理歸裝耳

致楊石泉觀察昌濬

頃聞季帥督師入閩閣下暫權藩篆全浙新復瘡痍未蘇得賢者主持補救其間一切善後事宜必能規畫精

詳措施允當仁人之澤霑被無窮不徒名位日隆發皇聽覩而已閩省軍務此間道遠未得確音似賊勢亦非甚盛季帥到後計已大振軍威閩地無糧賊難久踞將來仍當以粵江爲出路吾楚邊防固未能旦夕安枕耳此間境內幸獲靜謐惟黔匪環伺西陲往時一挫其鋒卽便歸巢不出近則倏來倏往日久相持一歲之中無日不須戒備辰沅等屬莠民之通匪者實繁有徒內安外攘支拄不易兼之數月不雨糧價大昂人心皇皇四處一律而各路遣散之勇與招撫之賊又皆相率歸來默察澄觀隱憂方大思之惕然

復朱香蓀少尉

奉書循覽喟然世路風波變幻百態含沙織錦其來無
端賢者處此宜不屑與雞鶩爭食然秋原螢火待旦無
光海上蜃樓隨風卽滅置之不足一笑也當事所期於
閣下者至遠且大此時本末各已周知自問無可瑕疵
則眾口雖能鑠金而烈火終難燬玉上游倚重意甚殷
殷似不必因此灰心遽思縮手昨見澧州來報鄂之長
樂土匪萌芽有外竄之勢龍山與鄂接壤邊備又應預
籌彼中士紳方倚閣下爲重想閣下亦未忍恣然遂行
也省門近狀諒有所聞楚人好謠訛言四起其實蠅營

樊棘事且等於捕風鴻翔寥廓羅空張於長日被譖人者計殊左矣僕十年逐隊萬念如冰攬鏡驚衰顧影覺贅行將料理入山不復逐逐塵壤矣
復左季高宮保

洋鎗爲行軍利器自營中歸者皆亟稱之沅浦曾寄回千桿以之分派各營及時練習但及於勇而未及於兵以見在打仗有勇無兵也營務之壞至今日而極軍政主之總督巡撫不得與聞總督兼轄之地遠者或數千里將官賢否憑耳聞臆斷以爲黜陟雖甚精明猶未必其盡當況重以兵書之蒙蔽官弁之營求一切照例畫

行而欲委任之得人豈可得邪往者京朝官亦嘗有請將兼轄省分營務改歸巡撫管理之奏得旨允行乃未幾又爭之以去縱欲力加整頓而其中之牽掣實多則固不得不坐視其廢弛以付諸旁觀之一歎矣撫協兩標較可就近稽束然亦有時不能自主無進退將官之權是以難也尊示以洋鎗給標兵不欲散給勇丁恐其散失誠爲思深慮遠第前此三營練習劈山礮即便藉添支款而究竟未精且兩標官兵除奉調並停補外合計不滿千人難以概習洋鎗或就鎗糧中挑選數十百人先令試學果有成效再行推廣似可冀有實濟已

與中丞商之矣火輪船能製造小者最爲利用漢人之心思未遠於洋人而屢次試造終不合式蓋器具不精物力不給之故洋人造物志在必成旋造旋圻不以爲煩漢人則一試不中廢然遂返用是迄無成功能竭力造就三數隻使人見慣不怪則既可興目前之利兼足除日後之患此事應以必借爲期也漳龍等處戰狀此間渺無所聞粵軍克復武平後能卽會剿龍巖否克菴至汀諒可屏蔽江粵侍康等逆皆百戰之餘爲困獸之鬪道路歧出聚殲良難爲江粵慮亦深爲吾楚慮也

復曾沅浦宮保

奉書知月來安居調理精神漸可復元從兵戈擾攘之中是非爭競之地一旦脫然歸來養閒習靜浮雲時事孤月此心當益增胸懷之曠邈也期粟銀兩銖積寸累尙可次第應付足以告慰此間收藏字帖以蝮叟爲最精最富亦最不肯假人丁果老勤於訪求羅研老喜爲考据雖或偶迷真贗要能詳辨妍媸已託兩君代爲尋覓兼屬古董家搜羅送閱或借或購必當有以報命鄙人好書而不工書且極不曉書願嘗以謂唐以前之字力皆藏於鋒中故氣韻兼勝唐以後之字力多出於鋒外故氣勝而韻稍減魯公始變古意究竟終以藏鋒爲

主近世言書者高語平原力詆吳興其學平原而流於怪恣與學吳興而卽於柔靡均失也因書輒敢一貢所見閣下得毋笑爲盲人之談道路乎

復白蘭巖給諫恩佑

比聞都門百物市值漸平上下交欣想見中興氣象甘肅軍務不審近復何如楊厚帥回籍募勇頃始集費開招成行當在春仲也鄂境肅清賊勢竄而之豫僧邸在鄂州小挫賊亦未敢久停能四面兜圍使不至蔓延他處庶鄂豫之交可稍安枕耳竄閩之賊仍在龍漳據探閩師林軍門失利劉廉訪連城之戰復以深入被襲游

氛假息又肆披猖傲省東界之防迄難少解而黔中羣
匪環逼晃沅轉餉增兵倍形竭蹶兼以各路之撤勇解
散之降卒相率歸來撫馭之方尤難擘畫靜言思之可
深慮矣

致惲次山撫部

新歲伏想台候勝常西路收復玉屏後不知有無續報
綬卿已自永州拔營否劉曉滄極言粵人從賊之多閩
中賊勢之盛以事勢揆之賊必以粵爲出路粵警則楚
亦戒嚴玉班入黔之舉恐尙不能不稍待也鄉間情形
甚安靜各戶存穀足資接濟徒以無水出運故價值未

能平減尙可無虞匱乏堪慰厯系敝邑義穀此次所報
數目聞尙核實但望賢父母能實心主持各都紳能認
眞經理庶幾事堪垂久足以仰副台端造福地方之意
耳綬卿西路之行暫時自不必亟亟吳司馬所陳防勦
機宜頗有見地謹擬分段布置之法於稟內批答是否
有當尙祈酌定閩中無糧是實所咨探報亦屬可信大
約賊之出路非粵卽江而粵尤可慮一二月內必有動
作也

復趙玉班廉訪

閣下積勞日久操心太過病根早已潛伏往時氣血較

盛又終日提振精神勉强制之使不得發今氣血稍遜於前矣一加休息則潛伏者卽乘之而出承示病狀懸系良深不審日來服藥何如遂已次第輕減否竊意當漸進補益以固本爲主以治標爲用凡一切推盪剝削之品似不宜多服以傷元氣尤望省嗇思慮息心靜攝至禱至祝台旆或東或西須以事勢爲權衡厚帥募勇赴甘原爲失計南北風氣之異宜多軍老營之逃散去秋卽已詳告挑募三廳能食雜糧耐風霜勞苦之士三數營多儲營哨各官之才以備用而不必多帶勇丁亦曾暢發此議其意未嘗不以爲然而不見採擇施行懼

其終爲踰淮之橋也

復李筱泉撫部瀚章

建昌一別忽忽八年中間僅一再通訊疎懶之咎知無可辭前月二十九日欣悉台旆擢撫吾湘踴躍歡忭不能自己當經緘達家兄代致賀忱並縷陳區區之意不審閣下榮行時此書已遞到否頃奉手示辱荷注存藉謠騶從於月望前一日首塗僂指行程計四月望前便可抵省楚南人士託芘方長來暮之歌久徧眾口況其爲舊日知好之末哉承諭仍令入署相助爲賢者從事良所心願第揆度時勢實有萬不可畱者崑燾在省十

年始管釐金乃腥羶之地繼居戎幕又權要之津凡所
措施未必盡如人意年來謗言塞路羣怨交叢所欲甘
心於崑燾者殆已指不勝屈若不早自引退則中傷之
計將百出而不窮藐然之身集眾口而莫解此所爲熟
思審處不得不決然以行也或者謂人非木石豈遂能
不念交情誼切梓桑尤未可忍爲愒置以此責備夫復
何言然而核之事情固未盡當方今沿邊一帶幸尙綏
平帶勇各員俱稱熟練整軍別無妙法籌餉具有條規
以閣下之精能但須鼓舞人心便可立收成效大局之
安否原不係乎區區一人之去留而崑燾之自爲謀則

去省始可苟安畱省必有後患且彼此姻婭人已周知
嫌疑之間易招物議非獨有累於下走亦且有累於我
公此又再四躊躕確見其可行與必行而不容已於行
者也辱蒙見待之厚見愛之深定能體察隱衷曲垂原
宥總之此席格局太創踪跡太奇處憂患則可相容處
安樂則易速謗崑燾負性迂拙重以疎慵久此遲迴何
由自免閣下知我幸賜鑒原此間情形謹具別紙略貢
所知以答雅意見在各務都已清釐初間准當還家別
久思深甚欲重親光霽而先期歸去伏增歉悚

復李梧莊明經宗藍

往在新化獲見湘皋先生數與小芸昆仲往還習聞長者之名常以未緣晤教爲歉比與宣伯同處詢悉頤養康勝讀書談道老而彌勤靈光巋然傾慕無似人事擾攘不敢以塵俗牋記上溷清聽乃荷不遺在遠手教先願循誦再三至感且媿伏惟丈人優游泉石左右圖史山居逸興脩然埃壒欽仰崑燾少昧學問長苦奔走頻年牽率入省凡百填委精力耗竭殆成廢人西抹東塗自幼所癖應酬迫促潦草從事了無進境常用慙慙猥蒙獎飾何以克當頃將料理入山十載塵勞汔可小息頗思戢影蓬廬重理故業或冀有所成就以副長

者期望深山荒僻無由得陪杖履一聞緒論以豁胸臆
思之神往

三
田
月
二
三
三

三
田
三

板

雲臥山莊尺牘卷六

湘陰郭崑燾樗叟

致陸莘農觀察增祥

別來倏已數日筱翁中丞到後局中一切情形計已詳
悉回明釐局本斂怨之地旁觀議論往往無當事情其
辦釐章程大段頗爲盡善卽薪水較重亦當時公同酌
議優其所應得而不准巧取分毫此意曾經齋帥奏明
數年以來雖不敢謂澈底澄清而收多報少則各局從
無其中丞履任伊始恐不免時有浮言上達主持公
道是不能不有賴於閣下矣王式杜司馬傳述尊諭欲

仍以局務見屬深感雅意惟僕之不可再畱省城實已熟思審處故毅然定還家之計萬不宜再爲馮婦以自貽後悔度閣下能諒其衷而不責其愆也聞近因城外分局三月開銷較多將有裁汰人數之舉查分局人人皆有職事無一坐食薪水者前曾親往數次知其事之繁瑣見在人手已覺忙不可言若更議裁難保不因忙致誤其三月開報內有水符廟捐費三百串此廟爲各店所公建釐金取之客商各店求捐不能不酌量應之添入此款故較多於上月非別有添人之處也分局每月收數不過數百串除用費外所餘無幾就分局而論

似所入僅敷所出而鹽釐兩局自設立分局之後歲入多至萬餘緡成效已具可觀省城眾議多謂此局宜撤不知向無此局原可相安既設而復撤之則每歲釐金必致大爲減色斯又當權衡輕重而不可奪於人言者也至於外局支銷參差不一其中有可省者亦有必不能省者大要認真當在督辦之人得其人自不至有虛糜之費固未便執一概以相繩也僕既辭謝局務原不應從旁饒舌以閣下見愛之厚故敢舉所聞所知以貢之左右亦聊以答諉謹之意而已

致趙玉班廉訪

匆匆話別胸中所欲傾吐者不啻千萬語而竟未能三
數語闊違以來常若有所茹噎於胸膈間也後帥到後
與閣下計必相得但相得則恐不免相畱耳鄙人自返
山居每日飽食安眠此中洞然神清氣爽蓋十年無此
樂矣而舊患痼疾乃復躍躍欲發豈庸人享清福果爲
造物所忌邪邇日各邊界情形若何頃吾邑人來道
營勇丁自湖北譁叛已至通城巴湘一帶人心頗因之
惶懼搖動或宜遣卒一往探之僕數日中以半日讀書
寫字以半日游山手採野蔬付中饋烹調林下風味殆
可忘老所憾乏同志可談之良友耳

復趙玉班廉訪

李宣伯至鄉奉手書承垂念賤恙頌賜麗葭拜登感悚
霆營叛勇遂陷萬載此時瀏陽喫緊在南鄉而醴陵亦
應嚴備貴部分布較寬頗嫌單薄不審曉滄已自永拔
營否婁軍門所部霆勇聞亦有鼓噪之事賊之乘隙竄
江蓋在意中往昔恃霆營以制賊今將何所恃以制霆
營可憂者豈獨江西邪傳言中丞有委次青募三千人
之說次青勇於任事其文章才力均能勝人數倍季高
必欲驅之遠行未免稍過藉此與爲轉旋未嘗非愛惜
人才之意惟使之復與軍事則固不可不加以斟酌次

青帶勇紀律太寬其於戰陣之事視之太易平江勇又輕於進退去就此固性情本領之一成不可易者使之專防平江自顧桑梓或較勝於客兵至調赴他處誠未敢必其不再貽誤也僕與次青知好斷不肯尼其立功之路特以時勢如此不宜漫爲嘗試卽爲次青計亦不宜棄長用短以重爲天下笑故敢私之左右倘中丞並無此舉卽請將此言秘之設已有成議則大局所關不可隱而不言且亦眾人之公言也邵陽帶勇之魏鑑堂文學近有書來言曾派信心之人投入會內探明寶屬會匪現又聚眾數萬人今年議欲起事其頭目在武岡

而其大頭目則在貴州鑑堂曾經具稟稟中所敘尙未
詳盡此時寶郡苦旱萬一猝有饑荒或有外賊入境則
此股必且乘之而起深可隱憂鑑堂與果仙爲姻親閣
下試詳問果仙可得其概並可將閣下辦匪成法屬果
仙秘告之鑑堂初出辦事一切不敢放手而其人則實
誠篤有血性者閣下能下交先施以一緘與之俾其有
所秉承依倚庶幾知所從事是吾湘心腹之疾不得不
未雨綢繆者也中丞不以幕府相強但令赴省一見復
何敢託詞推諉第其所以不卽入城之故自處已審而
未易求諒於人生平自信尙非肯愬然寡情者此次之

先期還家堅臥不出雖勢非得已而實無以自解一兩
月內當料理來城便中祈爲轉達區區

復趙玉班廉訪

勇至奉惠書知霆營之在會昌者幸而暫定萬載一股
趨袁州前隊遂至分宜是已有東行之勢何以萍鄉又
報失陷果係中路折回邪抑尚有後股邪茶攸地勢較
爲可守醴陵則道途平坦無險足扼貴部專防醴陵兼
顧茶攸兵分力單當先以謹守爲主曉滄不卜何時可
以抵茶綬卿患病或是託辭似應慰畱之所部概行調
回尙是一枝勁旅可備緩急者也魏君所探紅教黃教

各名目與貴州號匪一氣意外之變不可不防尊見仍復一營洵爲閩中要著竊觀寶郡會匪自道光季年以來無歲不辦而無歲無潛謀起事者將來此處終恐不能無憂舊歲之添設安寶營原非僅爲一時之計屬以餉項支絀邊警稍鬆不得已改爲二百其實欲期辦事得力究以五百人爲宜閣下既有所見何不卽以陳之中丞邪邇日人心頗不及從前之固望閣下贊佐中丞設法鼓舞之截勦李復猷及克復上江都江等案尙有應保之人去臘已將保單清出因人數過多閱而未核其所清之單仍發房存卷傳言中丞有意補保舊案藉

資鼓勵此可於科房調查也至其稟保之有無冒濫則
僕亦不能詳其是非第以爲太多斷非所宜暗中摸索
又恐或有屈抑是以一遇辦理保案卽覺心煩頭悶而
鄙中乃以保人之多歸咎於紳士豈不冤哉

復李筱泉撫部

奉書審台候勝常霆營叛勇已圍袁州並聞前隊竄至
分宜而萍鄉復有失陷之說不審果係由袁折回抑係
後隊續至萍醴相距非遠竊聞醴邑人心甚爲驚惶並
湘潭亦紛紛遷徙甚且省垣南關外住居之戶亦皆相
率入城不解諸人何竟恇怯至此目前餉項支絀自未

便遠議添勇而未雨之綢繆亦不可以不豫年來沅公
部勇散歸甚多有家擁厚資者亦有不名一錢者或訪
求沅公舊營官且令募一二營以植其基一則可備緩
急一則使無業之徒仍有所屬而不至於滋事一則藉
可樹聲威而壯民氣管窺之見輒以貢之左右幸采擇
施行庭暉沈靜整暇足徵賞識不謬綬卿駐衡廖得茂
劉德謙分駐醴潭聲勢聯絡布置極爲周匝佩甚江西
霆營之叛業經撫定差爲可喜但不知彼中餉項果能
源源接濟不至再滋口實否近事有可慮者塘壩不充
時雨未透農夫岌岌憂旱傳言辰寶等屬大略相同而

各處會匪潛踪聚集蠢蠢欲動萬一或有荒歉必將乘之而起前得寶郡魏文學來信言之甚詳已縷告玉班計當轉達攘外安內並舉兼籌心念擘畫之勞爲懸懸也

復魏鑑堂茂才鼎薰

一昨宣伯過訪山莊奉手教審台候萬福會匪之起其跡甚秘而其計亦甚詭頭目所居之地前後左右多其黨與徒探明巢穴所在尙未能期其必獲宜令派往之人陽與款曲俟其漸相親信然後設爲某處可以聚人之說以誘之使之離開巢穴再設伏突擒之庶幾事可

有成今簡卿回報業已具稟匪徒與書吏無不相通恐風聲必有漏洩此時簡卿未便再往當另覓妥實機警者爲之此事關係頗重頃已緘致玉班屬其詳問果仙玉翁是辦匪熟手兼可以通上下之情一切與之籌商定可不至掣肘閣下見在不宜遽作退計寶郡無一勇駐紮則匪徒益無忌憚假令事出倉卒無以應之其爲害非特寶慶而已想閣下念切桑梓亦不肯亟謀縮手也僕以迂拙之才處嫌疑之地內度之身外度之世皆不容以久畱若非於新舊交替之時早自引退則此後卽無能退之日是以清釐各務浩然還家此中不得已

之故宣伯能知其一二而猶未悉其委曲也

致憚次山撫部

宣伯至鄉詢悉清恙尙不時作劇未審日來遂已大安
否左菊農用藥過猛常服調理之劑或仍以焦曾兩君
所擬方爲宜耳小山世兄北行正值楚吟肅清途中可
無驚怖阻滯此時計已達襄樊矣都門近事殊出意外
此後議論之厯雜當更不知若何 朝廷輕疑大臣實
於事體非宜將來辦事乃愈難也霞老一疏發憤言之
能使小人有所忌憚庶猶爲後幸乎靈營叛勇逼近醴
界聞日前省城人心頗形驚擾數日未得省信不卜情

形奚似筱帥屢託知好致意欲令赴省一行朋友之勸
駕者亦接踵而至或責之以大義或迫之以私情而崑
燾堅執初心不爲少動其難言之隱與不得已之衷固
未易一一求諒於人人而亦非人人之所能共喻也知
我罪我聽之而已台端行止不識曾否定計崑燾俟諸
務大定不至再慮牽率仍當一來長沙作數日勾畱大
約在五六月之交矣偃臥空山百念灰冷獨二三知己
之感至好之情時往來心中而不能忘耳

復趙玉班廉訪

山居渺不得外間消息奉來示始知數日內賊已入境

貴部已連獲克捷野人聞此亦抵觀劇一場也霆營叛
勇當不至爲大害惟所過殘殺地方被其蹂躪元氣固
已大傷矣曉滄自永州而下如由衡登陸取道龍海塘
以向茶陵則適與賊遇可冀迎頭痛勦之乃徑趨淶口
於赴茶爲繞道於軍務爲失機大約因聞賊竄銅鼓之
信急於保衛桑梓故先至醴陵耳席軍此時似宜由鄱
縣桂東繞出郴州以扼賊之前細揣賊勢未必久留湖
南必圖由江楚邊界伺間入閩以與康逆合股今日得
家兄信閩省環粵各城皆爲賊踞康逆又已竄逼江境
此非僅福建一省之憂也僧邸自去冬以來屢瀕於危

竟致此一大蹶此公負天下重名邇來矜張頗甚舊聞
葛葆吾言卽慮其末路之難保北道鎖鑰恃此一軍人
心之驚惶 朝廷之震動均可想見沅帥病尙未愈舊
部親兵已散何能成行或當仍以蔭帥出省督師耳
復湯斐齋明府煊

前聞台旆至省山中未得確耗故未以書奉訊頃展惠
翰敬承種切白雲一片但能蔽日而不能爲霖故不如
竟不出岫之爲愈亦免勞世上拏雲手也去臘書門聯
云空慚長者轍庶作梁父吟昨還家易對語云未怪老
夫潛老夫則真潛矣閣下遠欲見訪倘所謂長者轍非

邪雞黍山中所有恰有二子可以出見尙能不失隱士
排場惟山徑崎嶇有失勢一落千丈強之懼宣伯前日
來此幾如昌黎登華山涕泣不敢復下所以日盼閣下
之至而又不便促駕也能於晴天坐竹兜而來去僕從
衣冠以野服相見庶不至過累輿夫以驚駭山靈耳時
事怪幻不可方物拙句有云賢愚爭一闕恩怨雜羣囂
足以概近日之議論盡去紛紛之議論以定於一是盜
賊其猶易平乎

復易昉芟觀察

頃奉惠書知前布兩緘均邀管照東山堅臥非敢鳴高

亦知難而退善刀而藏耳邇來短衣赤足戴席帽揮櫓
拂日徜徉畦畛間以巡稼課薪爲經濟較之褻衣麈尾
雖窮達懸殊然畏人之與肆志則勞逸有間矣頻年畏
人之心甚於畏賊故不欲以彼易此也謀營繼霆營而
叛不知鄂中何以待之鄂營多而無餉又慣騙餉不早
爲之所恐效尤者不止謀營縱之激之皆是無窮之患
耳韓營之騷擾本無異於賊幼帥截畱三十萬金養此
不戰之勇以貽今日之禍而江右人猶深戴之殆別有
所以得民者邪僧耶驕盈已極爲兵家所大忌去冬今
春兩挫僅以身免意必漸自斂抑以收桑榆不圖一蹶

至此平日負天下重名 朝廷倚爲長城此時北路之
震動可想沅公舊病未愈未必卽肯出山將來恐當煩
侯相北行著手正不易耳

復李竹浯廣文如崑

月初奉手書極荷存注山居無良便久稽裁復想知我
者不以爲罪也鄙人省門十載無補時艱年來默察事
機實有不可再畱之勢於三月內料量一切四月初浩
然還家有畱別四詩略道心事錄呈台覽亦足以知其
志趣之所在矣補官應舉均早灰心舊之請咨不過以
進爲退非其本計也家兄書來欲令赴粵相助兄弟契

闕數年亦思一往省視惟彼中局面無從著手家兄方且旦夕謀歸則鄙人之行止亦難遽定矣今歲入夏以後變故百出以恭邸近事觀之則次帥之被議固可無庸鬱悶都中議論龐雜每據一二人之言以爲賢否而彼一二人之建言者大率取快於恩怨無能以主持公道顧全大局爲心致使是非混淆耳目眩亂良可歎息侯相兄弟克復金陵竟犯天下之大忌羣起而力詆之豈非咄咄怪事邪僧邸遇伏戰歿 廷旨命筱泉傳諭沅浦率親兵赴直沅浦撤勇經歲親兵都已散處且病尙未痊度未必能卽出昨復聞有調侯相赴直之命

二藏 一 楊

此老以疑謗交集之身久已厭苦兵事見在北路震動於義又無可辭不審如何措置江鄂各營相尋叛亂閩軍亦不甚得手天下事尙未知所屆柰何柰何閣下擬送考後請假回籍龍山僻在邊隅風俗樸而好禮雖時有鄰警然必可免於大劫果能高臥邱園不復爲一官羈紲誠計之得不卜頻年束脩所入足供歸隱之資否鄙人休息三數月仍須赴省一行或當於歲試時入城藉圖良覲

致李宣伯明經長蕃

三數日晴頓熱城中當較甚邪鄉間近者頗望雨也一

昨登黑糜峯遙望省城在煙雲縹緲間意遂已得甘霖
乎不佞向謂登山力健近以往返六七里竟至三日足
痛其亦衰憊可哂之至矣而目力乃倍勝於昔頃書三
千餘字折扇一日而成殆欲與覃溪爭席他日來鄉可
快睹也邇來有無軍報果仙決計辭歸已到省未鑑堂
近狀想如常信往幸致區區

致李次青方伯

數年之別數次之聚甚覺積肌之未能盡攄也還家前
二日在中丞處辭行滿擬敬造尊齋適因雨作而止悵
歉不可言中丞之邀畱閣下意在相助爲理聞其於軍

務文報皆手自批答未免過勞閣下或宜移入署中一
贊佐之邪屬書篆屏寫得奉上往歲與左季老同習小
篆季老取法何氏務以磅礪爲能僕則守虔禮之言初
學分布但求平正季老嘗用見笑後爵相一見乃大稱
許謂二李作篆極重布置碑拓具在猶可推求但須於
勻圓中生力量耳不可以被易此也此八年前語今勻
圓猶昔而力量未有增益其可愧矣山居清靜無人事
之擾獨憾僻陋無可與談者終日默坐自省而已

復楊厚菴督部

月來兩荷賜書伏承萬福隴右地方瘠苦當昔天下全

盛已賴協餉爲生今值寇亂連年瘡痍滿地聞自蘭州
而外幾無一片安靜之區兵事方殷餉源復竭我公處
此獨爲其難每與聽堂諸君言之輒系念不置也霆軍
譁潰此間傳聞異詞誦手示知已卽時撫定惟見糧不
給馭此驕軍恐仍不免掣肘耳邇來各路戰狀不卜何
如台端素定指揮果能餉項充盈當不難迅籌掃蕩前
晤筱泉中丞言湖南應解之款斷不後時計必按月委
解但未審途中能無阻滯否今歲吾省東西兩防勇數
驟增於昔而釐捐所入則已大減蓋亦難乎爲繼矣崑
燾自脫塵鞅伏處荒山閉戶讀書頗餘靜趣疏慵之性

本不宜於世途迂拙之才故應修吾初服朔風始肅邊
地嚴寒瞻企旌麾祇增神溯

上曾爵相

伏處荒山久闕箋敬糞牆朽木甘作棄材類放自安無
可陳說故一切多從嬾廢諒荷鑒原家笙陔歸詢悉道
出徐州曾經修謁大賢丰采無異曩時聞之欣慰前誦
通籌布置各疏約旨卑思猶是數年前本意而制賊之
道實不能出此範圍惟捻匪蔓延數省出沒無常當其
悉眾西趨必有以安坐待賊起而議其後者非深識老
謀固未易一二語此也舍姪婚禮自在家辦理爲便

家兄前請送親赴粵蓋亦有爲難之處曾與澄公言之
舍姪或歸應小試當可於明年秋間成禮耳崑燾六月
至省料理東局停撤事宜七月中仍卽還家八月同沅
公作衡嶽之游便至沅公家小住五日又至澄公家一
日繞永豐買舟而歸山中寒溼侵人合家皆爲疾病所
苦近於平地置一小莊略加修葺來歲便可移居讀書
課子問舍求田所處在雅俗之間亦幸免塵網之束縛
而已

致黃廉泉別駕元模

奉訃函展誦愴然長公伯海兄在家爲誼士在軍爲名

將在官爲循吏立功立德身後千秋知己無復遺憾獨
念當今天下多故之日有才如此竟速奪以去不令大
竟所施而令姪以毀殉親一門忠孝高堂遲暮老淚縱
橫弱息零丁重憂酷毒斯則極人生之至慘而歎天道
之無知者矣閣下孔懷誼篤急難悲深哀感當復何如
然上安老親下撫孤姪所以慰長公於九泉者固不在
一時之痛悼也未審撤勇事宜曾否了當靈輻以何日
到家無須另覓葬地否僕與長公雖疏形迹實共性情
歎逝傷時潸然流涕聞中丞已爲奏請 卹典褒忠錄
宜有專傳望卽詳開事實寄饒藻汀兄處轉交羅研生

舍人以便編纂死者已矣何有於區區之名而立懦廉
頑幽開顯闡則亦後死者之責也

復李竹溆廣文

鄙人疏嬾之性本不宜於世途屏跡荒山甘爲棄物秋
中與沅浦諸君爲衡嶽之游便至沅浦家小住往還二
十餘日頗爲十年來未有之樂九月歸來杜門卻掃山
中無人事之擾大可讀書而心氣耗散無從收攝坐是
頽廢良可媿歎家兄一片苦心百端棘手旣請疾不得
舍弟又復還家愈覺無可告語遠辱垂念示以靜待天
休非心性至交不聞此言然世固未有無人事而可迓

天休者茲其所以鬱鬱也伯海之喪使人短氣僕曾挽以聯云父以勞卒子以毀終傷心兩觀同歸天報善人何獨慘功在鄉邦名在國史痛哭九原不作我悲舊友又添君此時此人豈復可易得邪近接廉泉來書言俟撤勇事畢即便扶櫬歸葬尙無畱葬黔陽之說得毋致閣下之書爲初計而扶櫬之舉爲轉計乎前月初在縣一晤鳳階渠亦病不可支望閣下更探明伯海喬梓究竟歸葬與否如遂浮屠黔陽者斯吾輩不可不爲共申義舉矣

復高碧湄進士心夔

小兒歸奉手教伏承履候佳勝岳局已有成議至慰至
慰惟札委需時客中度歲岑宋可念耳粵事以不求甚
解了之左氏文章尙氣而不盡衷於理正使軒賓輕主
高踞上坐恐亦未必遂能相安伯氏所處乃長爲其難
也然後之視今則固已天淵矣霞老仍權秦撫此殆非
其所願 聖明在上公道未泯當爲有心人所共慶幸
趙公入晉九先生或竟可抽身乎僕山居嬾廢無足告
語前同熊君相度家兄新莊謂不宜於建屋舍此又須
另圖間舍求田昔人所鄙而劬勞已久安宅茫然天下
固未有易事邪岳局規模大致尙稱完善舍弟計必詳

復近聞當事以各局支銷稍鉅將欲更定章程不審究竟如何次青果已還家否城中新知可與言者頗落落也

復李果仙主政郁華

使至奉惠書知撤勇事宜一皆料理清楚閣下在玉翁處長支並借捐之款昨得玉翁書亦曾言及而所稱數目較多大約其時尚未分析結算耳獎賞一項數目昭然非同私耗玉翁度亦未必定須籌還借款既約先行歸趙則固足以對玉翁矣往聞閣下揮金如土曾數與宣伯言如閣下血性過人宜力趨誠篤以規遠大當遂

爲豪傑不世

貽後悔大抵

雖十百亦當

此吾輩自守

復劉霞仙撫

兩年不奉德

迄今未獲展

凡三上箋亦

當兵燹之餘

始知之西江

言人丁生之

者頗非情理所能喻封疆重領使人額手頌聖明而閣下所處則愈難矣承示欲以幕事相屬三十年骨肉之好又值閣下艱鉅疾病之時於誼復何可辭第其勢有必不能赴約者家兄自之任蘇松關別五載前因省城諸事羈絆弗獲一往省視今既作山居閒人則粵東之行實情理所不容已倘遂可以出門自不應舍粵而他有所適此情想能諒之不責其愆也家兄近狀有倍難於閣下者督撫同城本多牽制而萇公之後故相繼之又相率以因陋就簡含糊粉飾爲務其幕友專意袒庇私人顛倒曲直軍政主之督轅敗壞至不可名狀從

前地方無事不得不強勉將就以全寅誼昨歲髮逆入境凡有調度皆以避賊爲先往往兩院面商之舉竟爲幕府所持議論中變而事勢寢致決裂不堪此家兄所爲必不得已發憤一言也粵中風氣別有境界迥非常情所能窺測大約公正曉事之紳千百中無一二焉語以正人心厚風俗則羣詫爲奇談家兄平情體察志在反經不謂遂以大拂上下之情官紳一氣以積成牢不可破之錮習孤掌獨鳴身兼勞怨兩年之久卒無由共享其成此其所以難也他處但愁無好官粵東兼愁無好紳士非身歷其境不能知之卽如來教所謂耳目手

足別有線索者乃亦從數千里以外聽信無賴子弟之言相與爲難正人且然他更何論哉家兄書來從未詳悉道及舍弟新自彼歸始備述之吾儕所驚以爲怪者粵中皆習以爲常不謂一嶺之隔風俗之懸絕乃至此也羅研老在襄忠局數年編成襄忠錄三十餘卷小作結束見又搜輯湖南自明以來古文倡刻楚南文徵一書大有日不暇給之勢舊歲憚次翁欲請其課讀諸子研老力辭不就蓋其不願授徒久矣丁秩老仍主講求忠書院好學益篤而老病亦益甚果臣在鄂數年並未得有保舉但以廩貢就教職候選去秋曾與同遊衡山

亦殊爲病所苦恐未必能任煩勞伯昭善人而治事非其所長以司章奏文案則恰稱其選達川在蜀有相逼而來者其景況可想得早歸爲幸矣崑燾幸脫塵鞅屏跡深山自矢餘生爲農以老頃以山中陰寒過甚家人體弱俱不相安乃於平地置數畝之宅稍加修葺便當料檢移居問舍求田讀書課子以是終吾身而已

復羅小溪都轉勳

去歲三奉手教而僅一緘達左右雖閣下不責其嬾然固無以自解也比聞從者讀書談道脩然塵表承顏庭闈棲志邱園有壘篴賡唱之歡無人海浮沈之擾引詹

雲樹心乎往矣承示守公治狀求肫肫懇懇之行於當世之吏豈復易得秋間在省微論及之當事亦頗知其賢其如何調劑之以堅其所守則山野之人無從知也嘗論天下者州縣之所積誠使州縣各舉厥職卽天下未有不治者晚近吏治之壞患在不明尤患在不誠彼其視民生之休戚利病漠然無所動於其心則其於民間之善惡良莠懵然不復以之介意誠之不至明何由生官之不明民何由茫閣下之稱守公曰肫肫懇懇此能吏所不爲庸吏所不能而舍是則無能成爲良吏者矯激以爲能慈柔以爲仁苛細以爲明官聲赫然民安

賴焉陳文恭公有言天下得百自了漢不如得一熱腸
人所謂熱腸卽肫肫懇懇之謂也鼓舞激勸又豈不係
乎爲之上者邪鄙人屏跡荒山頽然自放去秋八月曾
爲南嶽之游九月仍卽還家樵牧爲羣無足告語但幸
心閒神曠眠食俱泰耳

復曾沅浦宮保

去秋別後僅一奉書左右不得謂之不嬾矣頃由省城
遞到手教藉審新歲神明清佳舊恙霍愈至慰至慰出
處兩難之故尊示已詳盡情勢舊爲閣下代籌謂宜堅
臥不出嗣聞有旨准假六月似聖意只能寬以時

日而必不肯任其退閒遂亦不便固執前說此時都中局面與數年前又自不同書來所舉四難中二端其難在事盡吾力以爲之濟不濟天也猶可無庸深慮惟前後二節其權操之於人而其掣肘必及於事吾輩旣不願廣通聲氣自乖素守則果何以取容於眾人而因難以見功哉閣下建不世之奇勳負海內之重望此次出山天下皆仰望丰采而平日之忌者謗者亦且相與窺伺其旁凡所爲上報 國恩下饜羣論其難蓋有不止於四端者君子守道而已盡其道以聽諸命或無事長慮卻顧爲也黼堂慨然西行翩然南返其計誠工亦其

命有以主之尊示入都之後苦求在京供職苟能如是實爲上策但恐所求不可卽得而迫促之官則將無如之何果決計出山祇須安排作督撫不必安排作京朝官矣今日得舫仙書所條陳五議均經部覆施行觀其書詞游刃若有餘地晉事其尙易爲邪家兄在粵事務之掣肘中心之憤鬱一不異於曩時其可詫可笑可歎可憾之處大抵耳目所未聞見去臘嘉應失陷復議出省督師情見勢詘始不至相沮撓一時募勇未集不知此月內果已出省否嘉應克復或云殲賊淨盡或云餘賊向潮屬竄逸山中未得確耗如遺孽眞已無多卽家

兄可以免此跋涉矣霞老重履舊任瑞羅之視胡張相
去豈可以道里計哉

復暉次山撫部

去秋江干送別適台從已先日起行迴憶數載追隨渥
承青睞見待以國士相許以性情知己之感旣矢於弗
諛生佛之戀更期於有永不意風波平地遂此乖違而
閣下扶病首塗天寒道遠私衷眷眷尤覺黯然於懷屢
思緘叩起居以不審卜宅何鄉無緣覓寄二月杪至省
奉到賜書藉悉尊體近得夏君醫治漸已見功細審書
中字跡視在湘時精神似較完固從此省嗇思慮安心

調理必可計日復原首夏清和想遂日臻康勝尙祈優
游昭曠善自珍衛至禱至禱闔門薪桂米珠奉示情形
似非樂土或仍以還歸故里爲宜否則於皖南山僻之
處營一畝之宮數頃之田猶勝僑寓城市閣下宦橐無
幾屢徙維艱竊謂當早有定計也崑燾去秋九月歸後
十一月曾一赴縣今年二月往善化湘潭展拜先塋適
沅帥調任鄂撫在潭會晤因與同舟至省小住十日復
同至湘陰而回賤軀頑健如常惟舊冬病目迄今尙未
全愈觀書過五葉寫字逾十行便覺蒙障不可耐亦未
敢輕服藥餌但時復閉目靜坐而已家兄近狀無異疇

曩兩人之意見所不足校而百端之牽掣直末如何能及早抽身斯如天之福耳霞老舊巢重返瑞羅兩公究不失爲正人關中人心之厚尤令吾湘人士對之增媿矣湘中方擬大舉入黔以兆寶巖李次青周金臺爲三統將次青不自將而率王綬卿李庭暉兩軍更由綬卿增募二千人以行每月餉需約十四萬以上東路劉曉滄彭炳武兩軍全撤趙玉班陳俊臣各留二營合計所撤之數尙不敵所增之數正恐難乎爲繼也省城鹽釐兩局歸併辦理將釐金局移入鹽茶局而別設長善分局凡在局辦事之人一仍其舊薪水則酌減一二成而

總理襄理者不減湘潭鹽茶局岳州鹽茶卡全行裁撤
外局督辦薪水亦俱核減每月開報頗有節省第未卜
收數何如總理局務添入石方伯又是一番新氣象崑
燾伏處深山屏除一切前霞老馳緘相邀昨沅浦復強
使赴鄂皆極力辭之倘家兄暫難退歸則秋間或當爲
嶺南之游耳

復丁稚潢方伯

自昨歲謝事還家山澤之懼自甘頽廢兼所居僻左渺
不聞外間消息遂未獲以寸箋尺素上叩起居想雅量
包涵必不責野人以禮數也一昨道出長沙奉讀賜簡

欣諭封圻權領檠戟祥開神明清佳百福來會至頌至
頌擒逆甫竄鄂境旋又折回豫疆觀其情形殆成流寇
欲使游氛無從肆擾似須防勦各有專司堅壁清野乃
今日制擒勝算知卓裁定早籌及矣承示救生船款項
概已匯寄來湘並補交息銀台端好生之心久而無間
其所以造福蒼生者皆可於此推之見在各當事樂善
不勸期於必成淮鹽局亦議興辦此事其本地原設之
敦善堂仍聽照舊辦理從此慈航普渡利濟無窮而其
端實發自閣下功德所被豈有涯量崑燾省門逐隊倏
忽十年無補時艱徒增身累去春辭謝一切浩然回鄉

棲志林泉侶踪樵牧祇自藏其懶拙非敢藉以鳴高邇
來飽食安眠託芘無恙凡百荒落不足奉告也

復楊厚菴督部

遞中奉賜書遠辱存注甘省軍務籌餉更難於籌兵田
少山多物產不足自給卽使協餉源源而至而採辦轉
運已屬艱難從前西北用兵往往特派大臣專理餉事
今閣下以一身兼任勞勩情形固可想見不識各省協
款尙能按月委解不至延誤否秦晉密邇隴疆物力較
富關中元氣如可漸復度霞帥必能共維大局不以自
私第恐目前力有未逮耳此時甘餉可恃之源當仍以

晉爲大宗他省無脣齒之系便難保始終之不渝不卜
附近地方尙有可以生財之法而爲本省所未籌及者
否崑燾深山屏跡甘爲野人蒲柳之姿未艾而耄遠念
閣下肩任艱鉅支拄顛危屢荷下問殷殷而世外逸民
無能爲一臂之助私衷悚歎如何可言

復吳貞陔觀察

昨以展墓至縣奉手書知前緘已邀管覽甘肅籌餉之
難倍於他省正使境內豐登尙恐未足以贍軍食況凶
荒連歲其何以堪來示隱憂一節實爲洞中幾先惟近
日人心私情重於公義非有疇昔之好與脣齒之依卽

往往隔膜相視其能以大局爲重者或有其心而無其力或有其力而無其權重以自顧之不遑遠道之多阻局勢更變百出不窮故仰食於人在昔所苦而厚帥所處尤難也次翁抵家後曾得一書十月在途大病幾殆到家時猶不能步履其於厚帥見待之雅極深感泐書中云病勢已在膏盲即使幸生亦成殘廢屬爲代達此情祈轉致厚帥爲禱興賢局事舊雖略定規模而冬間因貢院號舍捐費一項諸君酌議取之於未捐興賢費者於是出差下鄉至今尙未完竣其於閣下原議不捐百千以下章程蓋已自亂其例此時海青有入都之意

永橋遠赴閩中磐樨亦不復與聞目前住局者爲焦曉峯劉香谷諸君皆不甚達事理以致外間時有怨言而局中人亦復各執意見適與聽翁言如此情形慮終無以善其後也

復李果仙主政

前奉惠書久稽裁復卽日伏想里居清暇履候多綏閣下負卓犖不羈之才異日出而任事必當建立功業爲世偉人此時安坐家園正宜多讀古人之書博覽當世之務沈潛乎理義之途以定所守推究乎名物之數以觀其通返諸一己而確然得所持循斯施之天下釐然

歸於曲當稽中散之放蕩杜司勳之輕薄皆非所望於閣下者也僕二月間赴長沙旋至湘潭湘陰頃仍歸臥家園頗思以其暇重理故業人事牽率精力耗散迄於無成良可媿歎

致曾沅浦宮保

湘陰別後曾泐數語交何德榜帶呈計登記室頃聞台從以三月旣望抵鄂卽於十七日接篆伏想新政赫然發皇觀聽祝頌無量尊患足疾邇來諒已就愈溼氣下注最是好消息卻無速效要使根本充實正氣完固臟腑之邪去榮衛之氣和則肢體之恙固易爲力耳到任

後情形何如尚不至十分牽掣否長公入齊境而捻逆適至劉李諸軍連獲大捷運河以東遂保無事此行之有造於齊不小見在尙駐濟甯當候東路肅清乃可移駐周家口也家兄內召薌泉授粵撫此蓋去冬恪靖密陳之力家兄久經引疾欲退不能今幸脫然歸來誠如天之福獨不解恪靖之爲 朝廷計爲粵東計爲天下後世公是非計何竟若是之左也薌泉取海道赴粵家兄五六月便可還家昔蘇氏兄弟對牀風雨之約於詩中屢及之而卒未能一踐其言鄙人兄弟從此居然可以相聚讀書是古人所求之而不得者豈非一大快事

哉

復暉次山撫部

春仲奉到去臘賜書當復一緘託筱翁中丞轉遞不識
何時可達台覽頃由沅翁處再奉手教敬審履候勝常
眷聚多祜尊恙費君診視所云肝木爲祟宜專以柔養
之此理確乎不易久病難期速效即使服藥相安而偶
爾失調輒復舉發蓋亦事所時有似當守舊方以收積
漸之功或不必數數更易尊見以爲何如小山世兄不
卜已得委署否厚菴在隴甚不得手省城兵變吳貞陔
與鍾伯平父子並及於難厚菴左右遂無一可共籌策

之人其欲合旌速往自是急而求助因未暇計尊體之
康復與否耳家兄自去歲發憤上疏後諸事稍免掣肘
成效漸有可觀人心亦知感畏而心力則已交瘁矣今
茲獲卸仔肩此賴左恪靖之力恪靖甫入粵境卽疏言
非李蔣爲督撫粵事萬無可爲旋復密保薌泉後又請
派薌泉督辦粵東軍務兼理餉事並申言粵事非此斷
無轉機於是薌泉遂晉開府一時物論頗爲不平而家
兄則固以得歸爲幸也聞家兄體氣遠遜從前想當閉
戶養疴暫不作北上之計舍弟家居課子雖時亦苦病
而山中習靜尙於調理爲宜至若身世之際感慨滋多

吾輩未能淡忘卻無所畱戀且等諸煙雲之變滅而已
南翁強健猶昔玉班二月杪在湘潭撤勇三月回省其
面癢之症又復大發滇缺既開部勇亦散還家養親致
足樂也俊臣曉滄俱已蕭然事外綬卿庭暉同次青赴
黔三月杪次第行矣崑燾山居懶廢無足告語舊因高
山寒重居之多病乃於平地置一小莊其屋宇略須改
造爲連月陰雨所沮約秋冬之交始可料理移居今歲
湖南水勢大於往年敵邑圍垸已有潰決者陰雨未已
上游山水恐尙有加傳言川水出江亦復泛漲歲事竟
未識何如茲可深慮沅翁到任不激不隨一切聞尙應

手捻氛猶熾鄂中當倚之爲長城矣

復曾沅浦宮保

奉五月三日手教知前交熊炳南帶呈一緘已徹台覽
昨從南老所誦覆陳一稿不占實不蹈空詞意兼美佩
甚佩甚靜齋言閣下在鄂以不激不隨爲妙用此四字
訣足以包一切掃一切矣釐金似尙循照舊章然頗聞
舊章卽未盡善往聞吳又桓太守言鄂中釐金某貨應
完若干皆臨時議定客商不能先知其確數又竊見赴
鄂辦釐者滿一歲卽可置數百金或千金之業而冊開
薪水每月卻不過二十金以此揣其中之恐有不實不

盡也竊意省局總理當遴選一通達事理結實可靠之人以時周歷各處漸革舊弊力求實在以節流爲開源之計或亦不無小補此宜內斷之心而默以運之且不
必宣露底蘊非獨形從前之短兼慮未能防人而先爲人所防卓見以謂何如擒匪窺鄂當在秋成之後南雲
諸君能早募成軍據守要隘其力必足以制之擒之本
志在擄掠其長技在飄忽故不甚攻城邑卽民團築堡
堅固者亦多望而去之如能擇知兵守令參錯布置沿
邊地方就近集費勸民並村結寨目前環皖豫邊界居
民創鉅痛深因其勢而利導之計尙易於爲力若能辦

成則久遠之利也隴右之變出於意外未始不在意中
貞陔與伯平父子皆以身殉良可惋惜靈軍入隴何以
贍之傳言厚菴一席已有替人未知信否家兄在粵以
正人心爲先務其初頗結怨紳士而近日間一出門則
攔輿者紛至有言其去而流涕者可見公道之猶在人
心矣

復劉靖臣撫部嶽昭

自違旌旆絲歷歲年伏處深山久闕箋敬頃奉手書藉
審承 恩闕北開府滇南膺 九重特達之知領萬里
邊疆之寄聲威所播氛祲潛消禱頌無量承以前箸待

佐采及菲葑聞命悚惶伏增媿赧弟負性迂拙重以疏慵本乏匡濟之才謬竊不虞之譽頻年逐隊無補涓埃昨歲還家自甘懶廢春間沅帥邀之往鄂霞帥約之入秦皆屬情意殷肫亦各堅辭未赴非敢鳴高尙實自信其無能不欲以虛聲累人且以自累也閣下大名久著景附方多如弟凡庸無足仰裨萬一駑駘下駟非驅策所能加樛櫟散材詎斧斤之可任有違盛意但益屏營

致曾沅浦宮保

數月未通音敬亦未奉讀來教山中野老謝絕人事遂

雲山山主尺賣

卷六

三 清聞山館

乃自甘嬾廢任我疏頑想諒之也屢聞省城來人略悉鄂中近事翦羽翼以去腹心高手著棋故不嫌於攻逼然繼起者卻未知何如倘能相與有成否邪比諭台旆有移駐襄陽之說目前捻匪踪跡似已併趨東路運河一水是否足以扼之爵相方請病假暫想不遽移營其所部則必當派赴山東賊踪飄忽有如星馳電掣萬一仍行回竄度必有以待之周家口近接鄂疆計鄂邊防師定能相爲犄角捻勢久成流寇爵相防河之議看似迂緩而非此實無以爲萬全之策從遠處布勢漸逼而漸蹙之需以時日持以定見欲除捻患終必由此顧安

得五省大吏同心一力以共策成功乎不激不隨四字
觀近日局面大約不隨爲多而諸務便已改觀此中作
用不知費盡幾許心力邇來相距較遠尙不至有所牽
掣否鄙意過激究非所宜去其太甚者其餘固不妨虛
與委蛇耳厚霞二公俱獲抽身殊非意料所及其欣喜
可知恪靖意氣橫絕一世隴右之行乃天下人人所望
果何以見利器乎

復劉霞仙撫部

前月二十二日在湘陰縣城奉到惠書蓋十三日小西
門舟次所發先數日柳榮傳述尊語謂在省以五日爲

期其時水漲風狂沂流不易弟又適以事不能如期赴約且意閣下必已早返里門故亦遂無一書奉報也頃從家兄處見研老來緘乃知借寓玉班新宅兼有迎春之議婁底一帶方有匪警其地密邇尊居暫想不卽還家未審便僑寓省城邪抑別謀定居也閣違七載想念爲勞君山之游甚思附驥而竟不行者一則往返難計時日近方授徒自給功課未便久荒一則因惠寄家兄書中未荷一語齒及誠恐年來謗言流播雖至好不能無疑倘遂棄我如遺何用遠來相溷不謂閣下之拳拳故人固猶無殊疇曩也弟屏跡鄉居歷今兩稔身如朽

木心等寒灰世事悠悠不復置意獨二三知舊日常縈
迴於中閣下爲童稚骨肉之親兼生平師友之誼尤所
極不能忘者亟欲馳來相就藉敘渴悰而一至城中卽
不能無酬應徒滋紛擾究無暇可以深談閣下尙能俯
臨敝鄉作數日盤桓是所至幸否則一半月後輕裝入
城不帶衣冠不攜行李不見人客或較可避囂靜對暢
所欲言耳

三田一其ノ月

三田

林

雲臥山莊尺牘卷七

湘陰郭崑燾樗叟

復席研香廉訪

前介唐同年至省獲聆近狀之詳又見所上中丞書具承募勇情形並籌畫援黔機宜時以人事膠加一切應行商酌之處已由中丞泐復故未緘達左右惟將拙見所及縷告介唐請其轉述計數日內可徹尊聽頃少崑廉訪遞到惠翰知本月內可以成軍至慰至慰西路軍務中丞履任數月未發一報曾爲僕言以不敢妄有所陳必俟閣下到防始可放心籌畫此時閣下行期似當

以速爲妙且既經成軍便應發給口糧見在西路各營
供支已極竭蹶將省彼濟此則邊備未可全虛若並務
兼營則庫款實難爲繼竊計先集之勇可以早日起程
其餘陸續繼進約分三起總以十月上下兩旬全數拔
幟乃得抵沅後稍畱訓練固無不可也黔中事勢僕不
周知往日博採人言僉謂經營貴東法宜先教後苗蓋
苗無遠志兼自顧巢穴頻年出擾多爲教匪勾結而來
教平則苗失所倚可以勦撫兼施其言似屬可信惟地
方情事常有變遷疇昔所聞究未知有合於今否大抵
苗教兩匪人皆土著斷不能盡人而誅則先勦後撫辦

苗之道卽可通於辦教進兵之路暫無庸預存成見臨時詳加體察擇善而從較有把握緩急先後之序非親歷審度固未易知之明而處之當也次青亟攻荆竹園志在直搗腹心而不知適成坐困黔境萬山重疊荆竹園不過其中之一山其險與相埒者恐尙不止於此兵家運用移步換形髮逆據守堅城精銳多萃於城內城以外皆吾土吾民故以全力攻克之而事卽定黔匪則與民參錯十年之中無人過問爲民爲匪未易區分倘久與相持旣後擾之堪虞又旁撓之可慮非確然有以自立未可輕於進兵遙揣之詞未必便中窺要閣下且

存此一議以備採擇何如方今餉需奇絀爲從來所未經多用兵則月餉萬不能支兵太雜則進取轉足爲慮以開闢荒蕪招集流亡爲體以相機雕勦出賊不意爲用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不急圖速效而專務實效需以時日黔亂其庶有多乎軍務與吏治本相輔而行而辦理黔事尤爲扼要中丞前緘已詳不復贅述僕屏跡兩年山林枯槁絕不復聞時事以中丞懃懃相邀冒昧復出際此貧弱之餘措置支撐艱難數倍於昔僕以蹇劣贊襄其間深懼無能爲役幸閣下時有以教之

上曾爵相

自伏處鄉村謝絕人事與世幾不相聞故久無一字上
達江天東望但有神馳想能鑒而恕之不罪其疎懶也
卽日伏承台候勝常前聞捻踪竄逼淮安嗣又聞爲運
河所扼未遽西渡道塗聽說傳聞異詞直隸梟匪有併
趨山東之信亦未知究竟若何豫中來書或云天津之
鹽山河間之交河皆有教匪起事而近畿一帶之饑民
嗷嗷方眾能否不爲大患人才漸乏時事愈艱可勝感
喟淮徐各屬防兵似不甚多少泉宮保現在駐軍何處
台駕可不必渡江設防否崑燾以八月初送試至省韞
帥再四相邀霞兄復以桑梓安危相責備竊觀吾湘近

狀殆有不可終日之勢卽以軍餉一事而論窮窘已十
倍於往時支應則一倍之積欠更三倍之過此以往來
源易竭耗費益多雖有智者無從爲計韞帥意旣真切
審察事會未始無一綫轉移之幾遂乃奮其孱力攘臂
復出馮婦下車知不免爲士所笑但求有萬一之濟則
亦不顧其他若使事竟難爲勢無可轉一身進退仍自
綽然局務辦理十年眾謗羣疑念之猶悸此次未復經
手也

致席研香廉訪

北方伯一軍中丞檄飭調回八弓陸續裁撤惟挑畱二

營分駐八弓清谿近有自彼中來者言八弓清谿中間相去六十里兩軍聲勢未易聯絡不如歸併清谿之爲愈果如所言則是將八弓委而去之似亦非宜竊計八弓必係險要之所附近田地大約足贍軍食是以譚游擊能以孤軍扼守數年諸君不知兵故見以爲難守且視譚游擊若天人耳此時情勢卻又有不同者兆軍無得力將官聞每營不過五六成疲病之餘議戰議守均未可以深恃兆方伯奉札後尙未稟復不知其作何布置考之人言此軍或祇可暫畱而不可久用清谿八弓倘必欲設防恐尙須另籌兩營也周軍以八千人防邊

實亦不爲單薄而夏間沿邊之受害乃倍慘於往昔其幫辦羅君向肯進直言邇來聞已與周一氣李君爲靖會一帶居民所深憾此皆在應撤之列者鄧星陔以二千人從周與周積不相能此軍不知與閣下尙能相合否邊防必不宜虛能畱星陔於沅州以顧後路則就地取材可免另行調派第非與閣下訢合無間便慮緩急莫相爲用祈平心斟酌預爲籌及中丞於周軍極不放心其欠餉又最多必俟閣下到沅始可設法撤遣故亟盼台從赴防先將境內諸務部署周妥能安內而後可攘外固不在亟於進兵耳次青荆竹園之師老矣病者

大半勇雜而額多懸進旣阻於堅巢退更無以自立殆
岌岌乎有潰決之虞閣下至彼可以助之而未宜引爲
助也章銳二軍歷來規模較勝於他人或猶可資其力
其餘則適足爲累耳前聞中丞云月來計畫心事業經
布知閣下度閣下必已微會之軍餉奇絀勢不能轉益
多師不節無益之虛糜卽無以養得力之士卒此當事
之苦心出於無可如何而不得不有賴於閣下者也見
在續募各營想已次第戒軍萬望分起拔幟前進均於
沅州取齊月中有兵至沅月杪一律會集斯爲盡善自
九月半後陰霾連旬日不解私心殊抱隱憂軍心本已

不齊倘知其將裁難保不愈形解體萬一苗教出犯懼
較夏間之擾亂而又過之在彼祇率其趨避之常轉有
所藉口以自諉而邊事乃益不可問閣下亦倍費措置
矣貴營早抵沅一日中丞早寬一日之懷軍事餉事亦
早有一日之補非不知師出以律未可迫促期限惟所
冀者在速行而不在速進始迫促而繼仍可從容知閣
下不以爲嫌也勇丁無不可用全在將領得人貴部每
營似可畱數十人之缺二十營可畱千餘人之缺於沅
州就遣散之勇精選挑補分隸各哨各牌旣無礙於營
制而收其驍果之士亦免散後別滋事端且道路熟諳

水土相合馭之有道必可有利無害此節曾託介唐轉商諒荷采納

復席研香廉訪

兩奉手書知貴部以月之望日拔營月杪可齊抵沅州慰甚慰甚八弓清谿分駐之營兆方伯尙無信來不知其如何布置目前西路各軍實乏好將兵力亦疲玩不堪中丞擬各畱一營蓋亦但爲目前之計將來尙思另行籌派也周軍定計全撤此軍欠餉過多撤之殊費周章務望閣下妥爲經營斷然行之戈蓉鏡可率五百人駐防靖州蓉鏡本係靖人遇有緩急可以臨時召集無

事則不須多兵籌餉維艱不得不力從節省也次青前駐三道水直逼荆竹園要路近日勦辦河西則繞出思南距荆竹園且百餘里不知三道水猶畱有兵勇否若悉率出征是已解荆竹園之圍此後進兵又煩區畫矣訪聞李軍僅貴字前後左三營較爲可用然亦積疲之餘難言整頓以僕所知目前西路諸軍惟銳字數營尙屬得力從前克復匪寨救援李軍已著成效擬畱於沅州防邊或扼駐銅仁石阡以顧貴部餉路俟閣下進兵時再行斟酌辦理章字營自綬卿移交邊軍門接帶迥非舊觀大抵皆應撤遣苦無力清給欠餉細詢彼中來

人荆竹園有勁旅萬人可期必克黃號既破白號亦不
難平苗匪終是顧戀巢穴軍威果振或可因而分別勦
撫之論者謂苗寨中頗多富苗其心實不願從逆不過
爲眾苗所迫出於無可如何上年黃伯海署理天柱縣
事卽招撫無數苗寨其情可見一斑是又在地方官吏
之得人而不必專恃兵力矣笏山鵬勦之議其意在盡
撤湖南援師而以援師之餉協助貴州自募勇練相機
鵬勦爲楚言之則隔爲黔言之則通顧安得黔中有堪
勝鵬勦之任者邪然而欲定黔亂終須黔之自強楚師
勦苗兵少則力不足兵多則餉不足且進勦與善後勢

難兼籌仍無以爲長治久安之策故今日經營貴東必軍務與吏治相輔而以相濟是尤不能遽圖速效也復趙玉班廉訪

八月初入城聞霞老言羊紀以台旆將至省數催出屋時以送試之故人事紛擾且謂相見有期遂未以書相問迨九月重來省門亦竊計霞老歸後閣下旦夕當來可罄兩年積貲也乃霞老行甫數日使人探問則東成渠已爲陶仲瑜觀察賃居私心頗以爲訝卽擬肅箋問訊因初至人事大忙旋又以事還家遷延未遑握管頃奉手教始悉清恙仍不時舉發林居多暇可以省心澹

慮噓吸沖和何亦爲病魔所苦若此見在服何藥餌起居飲食計復如常閣下深情而多思情深則與世難以相忘思多則於事或常過計恐未必竟能爲無懷氏之民舉一切而忽置之以專務楊子之爲我也會匪一案閣下經營布置極費蓋籌今雖浪靜風恬而根柢蟠深勢難盡拔邇日略加訪察齋匪之氣燄幾較戈匪而過之吏治之不修人心之日弛波流草靡瞬息殊觀可歎亦可懼矣中丞已通飭查辦向來齋匪行徑閣下知之最詳霞老奉 旨幫辦團防轉移之機正在今日吾輩須併心壹力爲桑梓謀安全不亟除伏莽之戎卽無以

長享枕泉之樂閣下縱不登壇亦豈遂忍坐井邪西路
軍事一空從前積蓄而未獲尺寸之功席公率萬人前
往接替此時尙未抵沅舊統諸君被議其部卒皆應裁
撤而欠餉六十餘萬無從清給此事大費周章拮据過
此一關以後從容節省庶冀勉強支持然遽欲氣象一
新則固未敢確信其有把握也齊捻尙未渡運關隴戰
狀未有所聞惟於邸報中見恪靖曾一報勝仗隨摺保
獎多人而已僕今歲家居授徒頗饒靜趣而中丞再四
招邀霞老復頻相督促馮婦攘臂冒昧下車著手益艱
同心乏侶其不爲僨轅之犢者幸矣敢望追風絕塵哉

霞老能慨然出山區區猶堪附驥閣下倘有信往務乞一憇憇之家兄得告在家纂修邑乘舍弟仍住山中承問附及

復張竹屋侍御

七月二十六日惠書十月初乃始奉到不知果在何處延閣也閣下年內計可以轉西臺處得言之位當應言之時自可入告嘉謨一摠素蘊惟立言宜規其大論事貴審其通言路以參劾督撫爲能摠拾傳聞以鳴訐直凡疆臣之稍能任事不避勞怨者往往被擠以去而庸劣者轉得免焉其所條列非勦襲常談卽張皇高論揆

之事理大都多不可行 朝廷以言官爲耳目而耳目
實淆於言官此事之大可慨者願閣下發其讜論一塞
眾望耳捐班與科甲兩途究竟無甚優劣捐班之才亦
有勝於科甲者就僕所知如夏憇庭朱石樵之爲守令
科甲中豈復多得謂捐班萬萬無體國之心恐未必盡
然特今日各省減成攬捐數百金便可捐納知縣官既
得之容易人因不甚愛惜流品遂以混淆是則有察吏
之責所當區別者矣直隸臬匪聞尙在大名一帶蔭老
馳驅勦辦勞苦而未能見功其舊部多已散歸調遣新
兵故難指揮如意七月得雨後不知秋糧收成若何飢

民漸可安集否東捻雖未渡運而齊魯境內蹂躪已不可言丁李二帥各執一見頗乖共濟之義恪靖入秦後秦軍曾獲勝仗惟聞隴右軍事復亟兵餉兩絀殆難支持吾鄉自東路撤防兩年之中大可休養生息不意援黔一舉罄往昔所有用數萬之師而寇患益深軍儲早匱竭蹶之狀竟爲疇昔所未經僕伏處鄉村久已謝絕人事以韞帥再四招邀霞老諸君又以桑梓安危相責備冒昧復出稍一推求殊不料吾湘之疲爛乃至斯極也見在西路各營欠餉近百萬添席軍萬餘人月需餉銀五六萬庫局不名一錢舊者不能裁撤新者無可供

支幾成鼠子入牛角之勢早夜以思惟增悚懼兼之各屬會匪暗長潛滋正氣消磨人心浮動顧瞻太息憂患方長區區菲材贊襄其間得不隕越貽朋友笑邪

復李竹溆學博

昨由曉滄遞到手教諒哉言乎非閣下澄心觀變識微見遠豈足以及於此循誦往復至慰且佩黔事不專恃兵力用兵之不宜過多僕數年前卽主此議舊聞筱泉中丞大舉入黔常竊竊然憂其難繼今其效已睹矣研香招募萬人之局定於六七月間僕九月入城時已將成軍勢未可以中止比卽馳緘屬其不必募足俟入黔

後再就地招補非獨熟悉地形可資嚮導收其强悍亦免爲賊所用卽各營裁撤之勇從而挑選之俾不至聚而爲匪蓋一舉而數善備焉研香頗以爲然第其勇已募齊尙待沿途沙汰未知果能照此議辦理否也兆李周三軍合計近三萬人兆軍已撤六千三百餘人尙畱千五百人周軍八千人皆應撤遣李軍之兼統者可以酌畱大約防邊進剿共得萬四五千則兵力非單餉項可強勉敷衍惟積欠八十餘萬一時無從籌措此則令人焦慮耳承示以賊治賊實爲經營黔事妙用竊意黔省亂源由於吏治不修陵遲以至今日民之苦官吏

甚於苦賊欲定黔亂當以吏治爲主而以兵力輔之假
尺寸之柄寬十年之期可冀漸收實效不此之務而但
欲爭一戰之功克一巢又有一巢阻其前攻一寨又有
一寨撓其後就令所向奏捷而懸軍深入則後將欲退
而不能分兵設防則兵以備多而轉薄拓地廣斯守禦
應周守禦周斯兵勇宜增兵勇增斯餉需必絀黔境之
烽煙未息楚邦之杼軸早空不待智者已知其無以善
其後矣年來黔中士民避難遠徙者所在皆是民不復
業國誰與立官不保民業何由復誠得樸實耐苦天良
未泯之士不拘資格使之暫署牧令稍資兵餉如伯海

署天柱故事從容招集流亡闢治田野以數千之眾分授之十餘良有司而以重兵數千居中控制一二年內此十數州縣者赫然殊觀民知官與兵之皆足恃於是漸推漸遠不俟三年即可如響斯應其始以賊治賊其繼以民治賊其終遂化賊爲民蓋可信以理勢而決其必不然非具遠大之規模堅忍之識力鮮不以爲迂闊而難行苟有一毫急功之心卽難望其有成功之日此義殊難與世人言令人遠思傅重菴近思王壯武也研香深沈有智計亦曾舉此告之其能聽能行與否固有氣運存焉此十數結實可靠之人又豈尋常可易得邪

瀏事之壞亦如尊示所云近時官吏請辦一匪輒百端
維護以是爲大損陰德也者而於良百姓之人亡家敗
顧漠然不以置意風氣所趨竟成牢不可破之勢實可
怪詫僕授徒家居時取聖賢語言發生平感喟徹帚自
享樂此不疲屬以當事屢見招邀友朋交相責勉熱腸
所動不能自堅冒昧出山稍稍理會乃知局勢之遷變
無日不在可危可懼之中自諗迂疏何能爲役思之但
增悚惕

致李星堂孝廉炳奎

別遂數年日深想念頃晤曉滄觀察藉悉起居多祜並

諗足下在鄉宗族稱其睦婣閭里服其誠信修德行善甚慰所懷貴邑夏間齋匪之亂變起蒼黃洞窟舊游遽罹劫火聞之喟然猶幸珂鄉諸君子爭先致果息方張之燄保無事之安豈惟功在梓桑卽省城亦遙受其芘足下家居作用已見一斑比與曉滄論貴邑人才曉滄輒首舉足下與涂君舜臣張君鏡泉旣喜諸君抱負之過人更幸二三子之能爲吾黨光也邇來道路傳言謂貴邑餘匪又將有聚眾報復之舉中丞已檄委曉滄回縣查辦鄙意匪徒倡亂其爲首糾眾者究竟不過數人此外煽結之愚民逼脅之良民尙多在可以哀矜之列

及其事之未起擒治首惡解散脅從示以大公安彼反側然後清查戶口詳定規條團各約束其團族各約束其族爲一勞永逸之計立久安長治之規亂庶幾其有身乎今不早圖而使誘挾愈寬狡謀益熾他日兵刃相接所傷必多與其隱忍於一時不如綢繆於未雨與其多殺傷而地方已苦於糜爛不如殲渠魁而禍患可弭於無形此珂鄉諸君所當亟起圖功不宜復有瞻顧者也大約不論入會不入會但論爲匪不爲匪是下手第一要著目前之部署事後之清查均須鄉望素孚羣情翕服者從中主持斯處置公平人心易於安定足下同

居井里目擊艱危應虞切近之災非比鄉鄰之鬪曉滄
到後尙望與舜臣鏡泉同心合力熟計深籌能使良莠
分明毫無枉縱卽所保全不少矣聖賢胞與爲懷出處
一致剝牀可畏閉戶終難幸足下度之僕伏處深山已
逾兩稔讀書課子意將終身因中丞再四招邀又側聞
湘中情形隱憂方大若使伏戎不靖吾輩雖銷聲匿跡
亦無能爲高枕之時計惟有出而任事或猶可盡其思
慮所及以求萬一之裨入幕以來稍將諸務清理千頭
萬緒欲治已芴貴邑近接省垣所關尤重不能不遠期
同志共濟時艱輒因曉滄一布此意足下倘有卓見仍

望不吝相商舜臣鏡泉兩君處並乞爲道拳拳東望馳
情願言不盡

復席研香廉訪

連日三奉手書具承布置情形閣下隨事虛懷不持成
見敬佩敬佩西路邊事之壞一如來教所云從前之病
在皮毛近則漸入腠理不早爲之所且將中於腹心而
和緩無以施其術民望齊立民氣漸張自是備邊至計
所難者民心之悉固耳周軍畱五千人太多盡撤又無
從籌畫鉅款當且畱星陔之二千五百人其餘先行裁
撤星陔如不出力則稍遲亦卽撤之李殿三一軍隨後

仍飭遣散其冕州銅仁之勇則一律裁汰虛糜較少或
尙可以支持然存勇尙近二萬每月入款究恐不敷須
將章字營裁汰然後力乃可給此亦非一時所能並舉
需以時日庶可以次清釐耳進兵之路向來眾論皆云
宜先教後苗頃見施秉令孫君來文則主先苗後教施
秉介在苗巢之中習見苗之爲害或其意不無偏重然
觀其稟中所云似其人尙非庸闇無識者中丞已飭錄
寄或有可以採擇之處亦足爲進兵之一助尙所稟毫
無虛僞則猶可拔而用之孫君名丙章江西瀘溪人四
十五年老孝廉也李庭暉昨自省起程臘初可以到沅

前所商布置規模庭暉到後便可斟酌進止 寄諭屢以荆竹園爲言若果荆巢可圖則先了此處以副 朝旨而後從事於苗亦是一法但附近楚省之苗不先制服則進兵殊不放心耳

正封緘間又奉初十日書星陔所統五營先擬並畱若止畱兩營而欠餉又可不須一時全給更爲善策如需銀十餘萬或可現交數萬其餘發給期票明年陸續歸款卽李軍亦可趁此酌撤所省便已不少勻出月餉斯可彌補舊欠重新壁壘矣石阡萬不可棄庭暉亦曾言之卽其所駐之白沙有十餘里與苗教爲仇全賴官軍

保護亦不宜遽行撤回而大軍不進則數營無以自立
次青抽回阡城之舉庭暉必不肯從各軍回阡兼足爲
庭暉之累不知兵而好帶兵方自以爲知兵且信其所
親之皆知兵執迷不悟無如之何西路軍務已有成效
此殊可喜銅仁徐太守是何名字籍隸何處好官如威
鳳祥麟得之極可寶貴僕所以極欲察施秉孫君之實
蹟也天柱玉屏清谿等縣之官可稟由此間代委署理
營中有能勝此者不妨破格施行八弓游擊訪得之人
果堪倚任否蓉鏡五百人能卽在周營所撤中挑募否
此間一切皆不卽檄行專候尊示商酌定局也

復劉曉滄觀察

奉二十四日亥刻書藉悉連日查辦情形此起匪徒多萍鄉醴陵口音而結眾先至瀏境則瀏邑必有內匪勾結可想而知南鄉地方向來匪黨尙少而醴萍旣皆有匪則南鄉乃其必由之路見在各團俱已集練聲勢較壯或該匪不敢公然窺伺惟醴陵歷無備禦該縣團紳又不甚得力殊以爲慮中丞飭曦岷加派三哨合前所派計已一營赴瀏分布當可有餘僕意或尙須分撥一哨前往醴陵會同徐明府於瀏醴交界之區巡察搜捕庶更周密曦岷到時望卽與之熟商妥爲布置劉峴莊

中丞處業經飛咨並徑行萍鄉萬載義甯三州縣矣

復劉曉滄觀察

奉二十七日書承示匪徒情形既醴陵窰匠爲多而醴陵乃迄無稟報大約距縣較遠彼中無辦事之人故遂忽而不知耳各匪踪跡忽隱忽見莫可端倪所謂蕭六者不知究係何處人氏其聚集果在何所匪術中人已深執迷不悟旣非刑戮所能懾計惟有以計誘之或尙可以盡言此中線索須得明白巧滑之人假彼腹心爲吾耳目庶可略得要領否則虛無縹緲恇恍迷離正不知從何處著手長此相持亦非計之得也前聞閣下言

有託身匪中探其動作者其人尙在左右否曦岷加派之三哨必已早到縣城人心既定閣下與琴之明府似宜多帶勇丁親赴各鄉認真清查以籌一勞永逸之策銳字營之在縣者應令於城外築牆紮營免致雜處民間轉使稽查不便醴陵了無備禦若瀏境防守嚴密無間可乘誠恐折而他圖則空虛之地殊爲可慮前緘所商分派一哨往醴或亦閒中要著能得一曉事幫辦率往乃得倘必欲曦岷一行便望早付一信來新方伯於公牘頗好推敲前日所稟謂其言多架空而不知匪踪之本無實據也次青在黔攻勦白號尙爲得手席研香

於十六日由沅拔營前往會攻荆竹園矣白號僞官熙亦以嗣統署年然則與此間齋匪蓋相通也

復劉曉滄觀察

聞所獲之人已訊供懲治數名並聞其人類皆視死如歸此誠事之不可解者碗窰之人雖因水涸而散然此輩本難馴擾無所事事更易流入匪黨分二哨赴醴布置較爲周密要須有能深入其中確探首匪所在從而擒治之庶冀可速了耳匪徒根株勢難盡絕但使團總之氣足以自振團眾之心足以相聯則邪氣可漸就消弭此時固未易言十全之策也訟案而搶掠十餘家法

之玩極矣天下不必齋匪而始能爲亂地方官有意疏縱亂卽從之而生而悠悠者方自命爲慈祥殊不知慈於莠民乃轉忍於良善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二語當世知之者鮮矣不痛不癢謂之麻木不仁今之官吏顧反以是爲仁其將如之何哉

復劉霞仙撫部

久未得來教甚想念也四月不雨冬暖如秋今日大風乃始略有寒意然不似雨雪之將至者江流消涸幾至不能行舟此蓋十數年所未見矣西路席軍到防兆軍已裁而苗匪大舉犯邊周軍不能遽撤次青屢報勝仗

已拊荆竹圍之背亦未便調回汰遣目前但酌撤數小營所望荆巢速下苗眾早退尙可從容措置否則餉愈難給無以善其後矣邇日瀏陽東南鄉餘匪又復蠢動已擒獲數十人中丞委曉滄前往清查人心稍定或不至爲大患推求齋匪蹤跡視戈會尤爲可慮蓋戈會初起尙非盡爲構亂之計齋匪則假託聖賢仙佛以行其逆謀方立教之始卽已懷背叛之心而又有邪術以惑愚蒙有多金以通差役徒黨旣眾詭秘非常一二年中恐將譁然並起雖經通飭拏辦而官旣苟圖無事紳亦狃於目前杞人之憂殊無旣極閣下奉命幫辦團防此

吾楚安危關係之機崑燾亦得所依倚冀可相與有成
此時臘鼓催年未便強閣下至省明春務望命駕早來
及今圖之猶未爲晚再此疏忽倘齋匪與戈匪合併則
聲勢愈大收拾愈難非獨湖南之禍而已崑燾屏跡兩
年以閣下一言而出閣下縱不念小子之顛蹶獨不念
桑梓之患害乎沅浦寓家省垣而自回湘鄉不審曾相
見否近聞劉克菴之弟璞堂言秦中捻匪盡入北山如
由榆林以趨草地則恰值河凍之時晉防殊無把握彼
中消息道遠罕通恪靖尙駐臨潼月餘無緘牘來湘也
東捻任化邦爲少帥擊斃賴文洸一股想可因之瓦解

直隸梟匪未得確耗河南南陽一帶又有捻匪另起之
說人情浮動倡亂紛紛可爲歎詫

上曾爵相

沅公至省詢悉台候勝常並悉少泉宮保殲任柱於贛
榆餘黨漸次土崩賴逆一股想亦不難了當前聞少泉
軍務未順常恐重煩晉公視師今悍目旣除事機大轉
中原之幸抑亦福曜所分蔭也沅公脫身而歸誠爲非
常之福此間西路各營新舊甫經交替適苗匪大舉犯
邊研香派三營逆擊兩次獲勝旋以遠追遇伏致有挫
失幸全軍尙整扼之會同匪踪未敢久停仍卽奪路退

竄次青攻勦白號屢報克捷已拊荆竹園之背研香稍將邊防部署便當前往會攻能速將荆巢克復庶可次第裁汰舊勇節省餉需若久此相持則其勢萬難爲繼矣各屬齋匪到處欲動探聞與戈會尙未合併戈匪無必欲稱亂之心齋匪則專爲謀逆而起人數之多正不減於戈會年來吏治廢弛此輩得以暗長潛滋雖經中丞通飭查辦究未知地方官果能實心辦理否也自八月開晴至今不雨湘江水涸幾至不能行舟蓋從來所未經見醴陵碗窰因無水停歇工匠無所事事不免流而爲匪日前瀏醴交界地方頗有警動立時拏獲數十

人或不足爲大患然天時如此其亦可懼之至矣

上曾爵相

奉十一月三十日賜書所示辦匪之法內嚴外寬一語至爲要妙土匪之事惟賢有司足以了之大府未便示寬州縣不宜示嚴蓋大府嚴於外然後州縣不敢漠視匪徒不敢肆行州縣寬於外然後會黨不甚設防首犯不至遠匿可以從容緝獲弭患未形故謂大府宜內寬外嚴州縣宜內嚴外寬嚴以懲頭目寬以解脅從所謂寬猛交濟亦在當事者之潛心默會而已湘鄉排擊未盡得宜各屬則又止有縱弛略無排擊蓋不獨賢有司

難得卽紳士之曉事有深識者亦未易一二覲也

復魏鑑塘文學

辦事之難誠如來示所云昔人有言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媿我心吾輩出而任事祇期上不負國下不負所學中可以對桑梓友朋是非毀譽固可聽之至於與人交接惟當以一誠相與而其間酬應周旋亦有時必不可少無庸避諉亦不宜速諉此又經中之權之不能廢者也粵西融縣失陷賊黨似尙不多綏甯之青林通道之附子蒼門等隘皆有一夫當關之險彼中民氣亦強扼要設防以制土匪尙無不足當可杜其窺伺也年

來齋匪之勢益復勃勃欲起如合和尚等幾於無處無之地方官或置之不問而任其潛滋或操之過急而未得理解縱之與激皆足致亂旁皇四顧隱患方長如何如何

答貴東道陳琴山觀察枚

接展來牘謂援黔之師速則功易而費省因推論及於曠日持久恐黔亂未終楚亂方始偉哉老成深識之言然以速爲計則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凡勦外來之匪則全恃兵力勦本地之匪則兼資吏治辦匪於初起之時則宜先示兵力而以吏治輔之辦匪於積亂之後則

宜先清吏治而以兵力輔之黔中民苗非盡無良十數年來叛服相尋以至於不可收拾固由官紳之無以自強亦由官紳之惟知自利今且人煙蕭索田土荒蕪良民逃而之他莠民習於稱亂愚民之無識無力者則又依違於兵與賊之間以爲苟且自全之計即使合楚蜀粵三省之力分途並辦勢不能盡黔之人而誅之臨以兵威誅其首惡毀其巢穴散其脅從楚蜀粵之責盡矣功旣見而費不資則楚蜀粵之師之不能久畱黔疆固亦必然之勢也此速則功易而費省之說也援師旣罷善後之務主之地方官予遺之民瘡痍未起流亡之戶

離散未歸反側之徒根株未淨地方官欲赴任則必募
勇欲募勇則必籌餉欲籌餉則仍不能不取之於民取
之不以其道於是弱者飲憾强者揭竿一亂甫平而一
亂旋生斯往事之可懲亦將來之必至未見速之果能
有功而節省也大抵經營黔事不宜用多兵尤不宜圖
速效以安民爲要而不專言勦賊以保全未被賊據之
地爲急而不遽貪攻破壘塞之功以撫卹招徠開墾地
畝爲自立之道而無庸擁兵糜餉累己擾民以終歸於
無濟得誠樸耐苦廉潔有膽之官吏分治各郡縣寬以
時日假以便宜三五年後氣象庶有異乎至於總要隘

日之必不可不防者仍須酌駐兵勇一二營或三四營
賊來迎擊賊去勿追漸推漸廣漸逼漸進人皆復業則
地利可徐興兵不求多則軍餉易爲繼迄乎人心完固
守備謹嚴不必掃穴搗巢而賊勢已當瓦解然後分別
勦撫可以久遠相安故遲則無浮費而有全功速則有
近功而仍畱後患特誠樸耐苦廉潔有膽者之未易得
其人耳勤以求之虛以受之不限資格以取之其亦必
有合矣

復劉曉滄觀察

奉初二日書探卒所稱事出有因而情形究屬迷離倘

恍見在宜大張告示寬宥脅從以漸攜其黨辦理清查
整頓團保以自固其氣一切訛言謠說置之不論存之
於心密爲備之靜以鎮之使各鄉之人不至搖動其頭
目非訊供所能得則宜派明幹可恃之勇深入其中設
計以誘之此時匪蹤在若隱若見之間則查辦當用不
卽不離之法倘過涉張皇徒以驚擾居民而卒不能擒
治要犯恐日久懈生匪徒轉得乘之而起非計之得也
竊謂閣下應早與陶明府親赴東南各鄉鼓舞團紳作
興眾志縣城有吳月樵部勇二百不慮其虛歲事將闌
長此相持而茫無端緒處處皆若可懼人人皆若可疑

則且終無以善其後矣人情浮動所在皆然必有以鎮定人心乃足以清理匪類閣下深識遠見度不河漢斯言耳

復劉曉滄觀察

奉初五日書所論情形至爲切實暫不赴鄉一節閣下既確有所見自可照辦涂李誘獲之人似須錄供稟報恭字大營各號記亦須繳上爲宜架空一語當日已力辨之謂匪徒出沒無常原無可以徵實若有實可徵則必已揭竿起事非數百兵力所能了矣且此亦止言大概情形探訪未明不敢指實則架空乃正其切實處也

大抵方伯自命精能因稟中無甚實據遂隨寫數語其上亦未必遽有成見省城人好議論乃從而推波助瀾而黃少崑曾一發探至焦溪嶺而歸輒謂並無其事縣署之信緣方伯一語而及之少崑之信則其意中所見藉詞於方伯而輔以省中之謠言固未必盡合情勢若因此而敷衍中止則後患將不可言非吾輩辦事之初意也辦理土匪由中丞主持萬不可以是而懷疑沮凡事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有未可爲典要者卽如前所謂張皇因來書屬於省城添兵深恐閣下視此事太大辦理或少緝密故以張皇爲戒誦此次書則已釋

然矣尙望與陶明府及星堂舜臣鏡泉諸君堅持定見
始終其事倘半途而廢坐視涓涓之水寢成江河非獨
閣下不願久畱於縣卽僕亦不願久畱於此矣天下事
固難喻之人人且盡吾心力爲之能爲桑梓除一分之
害造一分之福便自問可以無媿悠悠之論且可置之
獲犯解省非法仍應就地懲治或先錄供稟明請示亦
可出示解散脅從似亦必不可少之舉醴陵稟已戮二
人並已出示曉諭瀏陽久無稟來辦事原不尙空文然
空文亦義所應有者近來偵探查辦情形縷悉上陳亦
未始不足息浮言也

復瞿彤芸學博元燦

別三年矣伏處鄉村溷踪樵牧舊時朋好音問多疏秋
杪重來省門人事膠加塵勞碌碌日月易逝遂涉冬寒
頃奉惠書并承頌寄湘蓮蜜棗故人情重納手拜登珍
感珍感卽惟起居安吉眷聚綏宜坐對名山不知又添
幾許佳什昔游回首良用依馳昔藉闌干想仍復往時
況味手栽桃李殆欲成陰心企蓬萊未遑命駕束脩之
入豐歉可知雖陸氏一莊聊堪自養而鄭公三絕未足
療貧念之懸懸每縈心曲無緣代畫我勞如何令姪昨
來敝齋舉止安詳盎然書味釐局一項將減五分之一

其家所恃惟在於斯而事係從同勢難獨異僕又局外
莫能爲力但增歉然僕家居授徒意將終老以當道再
三邀致辭之未能勿獲自堅貿然復出年來時局倍益
艱難轉餉籌兵動多棘手非才從事其得免隕越幸矣
隸書四幅謾往相報惟答納不宣

復葉介唐觀察

連日三奉惠書備知閣下與研香經營措置情形周營
撤畱一依尊示辦理中丞昨已札行解餉委員頃又札
飭鄧鵠卿矣更重爲淘洗改絃更張楚黔軍務非此萬
無轉機第所謂淘洗更張者非可取辦一時而卽一時

之稍稍淘洗便已費盡心力使當日置黔事於不辦其爲累尙不至此此可爲歎息者也接防之兵此間無可派撥目前楚邊之防甚急權衡輕重自不宜舍己芸人僕謂研香當暫緩入黔先將邊界部署並將淘洗更張之事次第規畫俟楚中有以自立然後進圖貴東雖時日未免稍延而功效較能切實且保楚亦非僅畫疆而守凡黔之天柱玉屏青溪以及涼傘扶羅大魚塘田輓坪等處可扼苗教竄路者皆須分駐兵勇即可招集流亡漸興屯政使黔省環楚各縣田野日闢民戶日增則自守乃進取之基而進取尤有把握此辦理黔事一定

之局亦卽中丞前此奏報之意日內再當具疏申言之
見在軍餉萬分艱難各軍又未盡得力不急謀自固之
道正恐於黔無益而吾楚元氣大傷猝有邊烽之警伏
莽之戎便將束手無策黔亂未定一二年內害尙止在
貴州楚患若深一二年內害且將及於天下故保楚者
非第爲楚計實爲天下計而亦卽所以爲黔計也務望
研香不必圖旦夕之功但使數月中能淘洗更張一新
壁壘其時舊欠已結新欠無虧或能略有盈餘則諸事
易於應手務其遠者大者固不在爭此不可必得之效
也周軍新舊營分別給餉一節商定後乞飛速示知局

中籌發此月餉糈業經搜括一空頃屬預籌此款尙待
竭力羅掘當事之專思裁餉非有所吝實不得已耳銅
仁羅總戎募勇五營旣可以固銅防又可以通鎮遠兼
可收本地材武之士免其流而爲賊誠爲善著然此時
覺未便遽行此當存作後圖淘洗之餘斯可更張矣大
概以湖南入款計算每月發餉十二三萬兩尙可勉強
支持省城及各屬水陸兵勇月需餉三萬內外西路防
剿之師滿二萬人便非力所能給今則並章貴銳及周
軍與研香所部將及三萬人宜其積欠之鉅而籌兵籌
餉者之均受其累也

復劉曉滄觀察

連日由琴子明府曦岷總戎遞到兩緘此間情形業與琴子縷言之計能轉達辦案與帶勇迥乎不同惟不就字句推敲乃能神明於規矩之外此固未可概之人人且未可概之素不相識之人也童刺史稟辭時中丞諄屬其與委員紳士聯絡一氣所獲之匪訊明應辦者卽在縣辦應釋者卽在縣釋不必解省此數語實爲扼要陶村晴江兩君到此未獲晤面中丞爲僕言人謂李某跋扈今觀其氣象皆讀書老實人必不至有跋扈之事尙慮其軟弱也中丞可謂善觀人矣捐釐兩項勢難借

撥前日醴陵請借釐金經局批駁事同一律實亦難於
獨准惟捐輸一項可以從緩解省中丞業已批行局中
可不至有異言日來又曾誘獲要犯否匪內之人察其
不足爲大患者不妨先行保釋以示解散細審瀏東事
勢大抵從前辦理堂匪操之稍急入堂者疑其概從拏
辦或走險以謀自全辦堂者又疑其各圖報復則相猜
而莫肯釋此隱衷之固結而不可解者琴子於此已備
知之宜如何使彼此猜嫌渙然冰釋望深思良策妥籌
善後之道不打破此關瀏東之事終恐未有了期琴子
昨言示威之中應兼示信頭目必不可不辦而脅從則

應從寬是乃不刊之論能趁此次料理妥帖斯閣下造福桑梓永永無極矣疑者自有所疑初非致疑於閣下千萬不可告歸不盡之言託琴子代達者不復贅也

復葉介唐觀察

兩奉手示備悉克復荆竹園情形有此大捷貴東事勢可冀轉機卽吾楚邊防亦可漸謀休息研香之造福於黔而有功於楚大矣轎頂亦係老巢然賊膽已寒計尙不難得手次青畱辦河西善後中丞照研香所請於摺內聲明教匪旣平研香自應移勦苗匪惟苗之與教逆情地勢均有不同苗路如梳語傳自昔進兵之道不可

不通盤籌畫策及萬全教匪據地雖寬覺未必處處皆險人人皆悍苗則塞砦林立各自爲守當世宗全盛之時有鄂文端爲帥張哈諸健者爲將而用兵猶至數年今其生齒愈繁叛亂已久將欲一律掃蕩慮非旦夕所能收功倘由石阡一帶進攻前有堅巢後無依倚萬一苗眾併力橫出銅仁梗我餉道則其勢可危或撲犯晃沅擾我邊陲則其患益甚竊謂勦苗仍當從鎮遠天柱入手得尺則尺得寸則寸進可以經營黔境退可以捍衛楚疆非勦固無以爲防非防亦無以爲勦兩者相輔庶易有成又聞苗寨中尙有富苗不願稱亂者果能

雲
陽

保
全

用
之

來
汰

閣
下

餉
可

嗣
得

并
屬

來
周

屬
加

月
餉

營總理糧臺之員解鵠卿當卽與解周營無異初不曉
其中有如許曲折使閣下寄信時詳悉見告便不至有
此誤矣第札雖差歧而年月可以考證局中之給札在
先中丞飭鵠卿經理之札在後自當以後奉之札爲憑
此則事理之顯然者閣下不一查日月之先後事故之
原委而遽相詰責不審歷次來往之信亦增錄存有稿
否邪中丞於研香傾心倚任凡有所請無不按照施行
卽或意見間有不同亦但先用緘商屬其再行酌量而
未嘗強以相從不得謂之不盡其才至於偶爾之參差
則因相距迢遙往返動須連月尊處怪其與後信相左

此間實一與前信相符閣下何不平心考之而遽以盛氣陵人邪

復劉曉滄觀察

兩奉手書藉承種切貴邑匪案此次辦理雖較有端倪而首要多逃根株未淨若非清查得法則潛回報復之事必且防不勝防凡辦匪苟圖將就收場卽當以外嚴內寬爲主如欲擒治首犯永杜亂萌則又當外寬內嚴使之放膽歸來我乃得以設法誘獲故嘗謂大府宜外嚴內寬庶匪徒有所畏而不敢動地方官宜外寬內嚴庶匪首不知備而易成擒且大府示嚴然後守令不至

於縱弛守令能嚴然後紳士不至於瞻顧昔人所謂寬以濟猛猛以濟寬非忽寬忽猛而以是爲相濟也寬以安善良猛以懲奸宄得其道以善所施而天下治矣尊示勿過認真下鄉一轉等語似又有激而言方今團之與匪仇隙益深不安定章程以固團紳之氣恐後患仍無了期逸匪旣未能盡誅則善後之圖必須就地方情形斟酌籌議久安長治固不易言但令數年中芽蘖不慮復生卽生矣而力尙足以相制則元氣漸盛邪氣漸微吾輩保衛地方之心亦可不畱後悔此非僅僅一轉所能料理周妥者也去歲秋冬不雨塘壩皆空春來常

作陰寒究竟風多雨少歲事之豐歉殊未可知查團之餘或尙須預策備荒之計此似未免過慮而可慮固無有大於是者思患預防度亦有心人所早籌及耳

雲臥山莊尺牘卷八

湘陰郭崑燾樗叟

復葉介唐觀察

奉手書藉悉研香復於茅坪追賊大捷此股屢被懲創當不敢輕視楚疆惟黎平警報又已紛來而轎頂山乃爲匪踞黎平之賊地方官求援迫切或未免過甚其詞研香已派澧卿諸君前往計尙易於得手轎頂山之失恐係敗匪勾結玉華山踞匪乘研香移師回楚伺隙而來凶燄旣張則窺伺荆竹園乃勢所必至未審次青所派駐防荆竹及新募防守羅家巖之軍果皆足以自立

否往嘗謂經營黔事不從楚邊節節掃蕩而進則所得之地究未可遽恃爲我有蓋正慮取之不易守之尤難也次青驟撤數千人又驟添數千人觀其來稟似係茫無主張兼聞其病體頹唐實亦艱於運掉中丞日來念此極不放心將來貴東善後事宜必得研香斟酌一人前往接辦庶前功不虞盡棄也乞早與研香籌之保全既復之地固亦所以保全次青也

復葉介唐觀察

奉初六夜書所有應復事宜條具於後

一周營欠餉前緘已詳現擬再籌銀一二萬解交研香

酌量轉發給票一節與此間所商相合能以六成完結
更妙

一勦苗先其大者則其餘可迎刃而解擒賊擒王此一
定辦法惟苗黨心力齊一與教匪情形微有不同苗路
如梳進兵尤宜審慎黎平之賊似亦無甚伎倆而我歸
彼出時須嚴防邊界兵力雖不爲單分之則見其少欲
添兵則餉糈萬難爲繼全賴閣下與研香通盤籌畫防
勦兼顧楚邊未安切不可輕言進取

一鄧李兩軍月餉中丞已屢飭局籌發無如局中周轉
實難能湊若干便辦若干無米之炊局中亦無可如何

也見在東捻雖平而秦捻又渡河由晉繞豫以趨直隸
正月月中旬邊馬且至蘆溝橋幸援師雲集卽分道退竄
目前仍在直隸境內滋擾昨奉 寄諭飭南七省各籌
銀十萬兩由輪船解赴天津 君父之急誼無可辭且
必得趕緊措解驟添此項鉅款月餉更費周章但能不
至十分竭蹶卽是萬幸寬裕二字殆未易言也

一次青前稟謂轎頂山復爲賊踞中丞以次青稟中所
云頗形忙擾是以屬轉致研香斟酌一人前往接辦茲
承示轎頂山實數十難民所居並非匪黨稍爲放心然
次青究竟不宜久畱於彼且其向日孤行一意不顧其

他若果決志告歸即使再四批畱恐將隨便交付一人
即便浩然而返彼時措置愈難斟酌接辦一節仍不可
不預爲籌及倘研香意中已有其人或於進剿寨頭之
時暫派其人駐紮銅仁一帶以防苗匪之旁竄并以樹
思南之先聲亦兩得之道也

復劉曉滄觀察

前承惠書謂瀏事已了竊疑未必盡然旋略加訪問知
萬載地方訛言尙重瀏人仍日夕皇皇其時曦岷撤勇
回省之說已面稟中丞屬局發銀俾之料理其勢不可
以中止因與曦岷商酌如果再須兵勇即便另派前往

職岷謂舊歲所派係於各棚中抽調一半日久難於清
理此後應以調整哨爲宜也貴邑情形僕雖未得其詳
亦已得聞其略閣下與琴子爲難之處蓋早深知之而
其中幹旋之機則有難以一二言盡者細察貴邑人心
實專倚閣下與琴子爲重若兩公急於抽身則諸君子
無所係屬從前之局勢亦將盡散向後之支柱更復難
言此時閣下之去畱所關甚重虛與委蛇以默爲補救
不得不望閣下獨任其艱爲桑梓計久遠也閣下所致
職岷書責備不透達事勢人情僕誠無以自解第責成
一語具有深意徒泥字句以求之則失之遠矣日昨奉

到 寄諭甚以瀏事爲要有不可敷衍之旨中丞已恭錄行知嚴切札飭令君責其認真辦理日內必可奉到除惡不盡終是後患萬乞閣下本大度以施大力趁此機會熟審深籌曦岷之百五十人如必不可少尙須稟請中丞札行蓋撤回旣已飭知斯暫畱應有明文也吾輩任事惟期事之有濟偏私與意見兩無所容至自是之心尤生平所不敢存者將來或有處置未當語言失宜仍望閣下隨時詳以示知相信以心不嫌真切度閣下能知而諒之耳

復席研香廉訪

省城數次晤譚深慰積年渴臆台旆啟行之日未及走
送抱歉何可言頃奉惠書藉悉沿途雨水稍滯行程九
月二十四日始抵營次想履候安和至爲企念誦所上
中丞公牘備知貧病情形聞者猶爲寒心況在身受而
介唐澧卿兩君力疾支持苦心措置其熱腸定力尤使
人敬而服之也軍餉必不可不寬籌屢與局中諸君言
之無如所進之款祇有此數多時積累一舉輒空無米
之炊局中實有萬難之處非不肯籌苦於無可籌耳次
青所畱各營尊示處置甚妥然只能陸續辦理有一營
之半餉便可撤一營之勇丁收效應在數月後矣蓉鏡

添募兩營原係不可少之舉因餉糈無從設措故尙未
敢議及中丞前者亦慮楚邊空虛適黃少崑自請入黔
遂委其募足二千人立爲四營先赴沅州再與閣下會
商或分赴黎平或同進鎮遠悉聽閣下及少崑酌議相
機布置有此一軍則蓉鏡之添募固可暫緩俟李軍次
第撤遣後挪出月餉再增戈軍庶可勉強周轉處窮窘
之時不得不如此算計也荆竹園等處歸黔省經理此
情勢所必然往謂黔事勦賊非難善後爲難彼中自旣
不善經理又不甘受人經理所以可慮聞川軍已抵黃
平客商所言未知信否川軍唐鄂生觀察人有血性而

意氣甚重頗好詆人與之共事宜善讓而謹防之勦撫兼施是辦黔匪不二法門第脅從可撫而渠魁必不可撫撫其渠魁仍令率其黨與以爲我用我強則觀望我弱則又背而馳耳寬脅從殲渠魁又勦撫兼施中之不二法門也恐川軍未盡知此義也

致劉韞齋中丞崐

前夕數時之談衷曲都已披豁自諭生平從不欲與人爭意見亦不肯作一欺人語大抵去就之際有義存焉義者事之宜心之所安也措之於事而人以爲不宜反之於心而吾有所不安則皆義之所不居君子弗強就

矣人之任事恃乎氣所以主持是氣者恃乎心心既不
安雖有邁往之氣無由自振況乎其氣固已先蒸邪去
志已決無可再言至於今年之局有約在先斷無食言
之理一日未去卽辦一日之事盡一日之心此區區志
所存也

致張竹屋侍御

奉惠復承以下走告歸爲要著而諭以毋遲具紉關愛
之厚甚感甚感僕之歸計定於去秋八月其時原約終
一年之局迨臘杪料理經手事務雖中丞再四堅畱矢
以不同遂於小除日謝事旋里閣下書到之日僕固早

已告歸矣抑年來出處心跡有不可不自白者僕自乙丑還家讀書課子已有終焉之志丁卯韞齋中丞履任數月日見軍務之敝思有以整飭之數託劉霞仙中丞劉子迎觀察爲書通殷勤邀僕相助僕未之諾也七月杪送試入城承其先施旋往報謁又復面申前說談論逾時知爲勤懇長者可與爲善湖南邊烽未靖伏莽方滋恪靖而後能周知各屬之形勢諸將之賢否而又通識大體一秉至公不苟隨眾論爲轉移不偏執一己之意見不妄作非分之取與予小子自信未肯多讓激於公義慨然復出兩載之中身兼勞怨未嘗稍自退沮昨

歲默察事機竊觀人才日乏人心日乖相率爲玩而無能整齊相競於囂而莫由鎮定重以遠道之異說同室之後言外度之世內度之身獨任其難於事奚補用是廢然思返浩然遂歸其出也非有所趨其退也亦豈有所避來教謂僕宜早歸之故詳具建吾緘中建吾聞有蜀遊無由一誦尊書以澈其原委以意揣測不過諸君或挾平日之猜嫌或受他人之屬託欲挂賤名於彈章耳此奚足爲輕重者果使道之可行事之有濟禍福利害固將度外置之卽都中諸君之議論數年前便已習聞若其恍之而逃則亦何待今日丈夫出處磊磊明明

所懼者道不能合聖賢行不可對 君父至於一二人
之毀譽其來無端諸君但快一時吾生自有千古蟬蛻
衣裳烏足動區區之心哉且縱令所言能聳聽聞亦必
加以查察究其是非白璧之光磨而益瑩精金之質鍊
乃愈堅此中泰然了無疑慮況諸君以耳爲目徒憑道
路之浮詞而鄙人實事求是卻有較量之實據亦未見
一時之竟能取快也內省不疚何憂何懼童時誦此已
熟其不至因人言爲進退正不必別有深識遠見矣因
來教輒一發明之幸語諸君請還以自省毋勞假網羅
以駭冥鴻也

復朱石翹都轉

遞中三奉書亦曾兩作復不審俱澈覽否彼中情形邇來益可想見閣下鬱鬱以居實非長策爲今之計但當求其事之可行遠慮深謀似可不必如來教所屬并所陳二端據此爲言非徒無益正恐適成話柄至於進退維谷更覺無以自安夫以軍務萬繁之時團練最要之事尙不能如願以償而謂是區區者遂足挽回此勢所必不能者也且其事當自下而上閣下試忖之果能取必於所謂下者否乎愚見當仍從去年瀕行之約但使見待果優能於字句之間略加色澤則亦足以遂所欲

而行其志他日之計固可姑置勿論今有人誤行荆棘中明明有路在彼不急思騰身以出而顧恐前途之尙有荆棘必徐俟其芟除淨盡始緩步而行是乃務遠慮而忘近憂也閣下一片熱腸勇於任事雖困頓挫抑而其欲有爲於世之心終不能一日忘昔之毅然以行今之遲回不退皆此一念之縈迴展轉爲之也夫名醫挾和緩之術懷救人之願當病者垂絕羣醫束手獨毅然以爲可治而藥之而生之彼其技誠神要亦所患之病之原可不至於死也若使關膈不通心腹受病肢體癱瘓精神恟恍狂言譫語不絕於口風寒暑溼又中其身

補之則益其標攻之則損其本命方用藥經營慘澹以冀倖萬一之效而病者之家人父子方深信庸醫之言屏其方不服或并禁之不令舉方更從而挫辱之爲名醫者雖確知其病之可救惻然抱不忍於中而言不見聽於主人藥不獲投於病者苟非至親骨肉勢不能去其必拂衣而走可知也見其走者苟非迎合主人附和庸醫其必歎病者之無緣而惜名醫之不得行其道以竟去可知也假令遭庸醫之擠排櫻主人之挫辱隱忍顧戀莫能自決久則奴僕婢媪皆得恣其欺侮甚且飲食不給寢處無所憂愁抑鬱莫敢告人吾恐名醫將自

救其病之不暇而遑論救人哉五都之市珍異羅列尊
件能寓目者鮮矣安所得識者而售之卽有好古之士
知其爲寶持以獻之能用此寶者亦不過以畀一二庸
俗耳目加之鑒別庸俗耳目不識寶也或轉以贗告則
仍置之不論不議耳又況好古之士之尙無其人邪報
復一節前歲曾屢言之閣下未以爲然不識此語猶能
記憶否從前深爲閣下慮此時卻不甚以爲慮何者彼
其欲圖報復斷不能明與爲難所可畏者暗箭耳不知
其計在報復而親之近之其暗箭易施亦易著也今旣
已知之矣爾爲爾我爲我彼亦何所施其技哉但謹防

之而已抑天下之暗箭非獨圖報復者有之也其語言似直其性情似厚其代爲籌畫也似忠其深相款曲也似信而腹中之劍槎枒森列稍一撥觸則應手而起發於不及覺而中於所難防此其尤可畏哉吾輩不可有小人之心腸要不可不知小人之情狀慎之慎之恐閣下之受此累方興而未有已也

凡病之在肢體者元陽未虧雖有惡瘡無足深慮也今其病乃在心與關膈心者一身之主也關膈者三焦之氣所由通達運行也關膈不通氣鬱而不宣周身之血失其流動之常命門之火又成燎原之勢於是心無所

養其病爲蕩蕩者怔忡也怔忡之病生於心則雖肢體無恙而其人已可危矣況夫惡瘡之發於四肢百體者方且勃勃並起即使扁鵲復生亦無以善其施治之術而醫者惟日取甘草玉竹投之又間進大黃枳實以剋削之持此欲求病之速愈得乎適往視友人疾歸有感於中輒書以奉告閣下深於醫其謂爲知言否邪

致伯兄家書一

楊輔賢到省本擬卽行赴粵弟因依永姪開春便當啟程屬其畱待同行已令暫歸矣山下置屋在湘陰地界者價值稍廉然二六兩都人心風俗皆不可恃稍南至

長沙毗連之處習尙尤敞非可安居山之東如常家衝一帶距山近而地頗深僻田價卻又極昂欲求盡善殊難其選此事非可欲速須徐圖乃佳耳東局兌撥甚便顧竊謂此時居官進退必應綽綽若負累太多或恐非策但求自贍暫可不必求多也

取友之與用人微有不同用人用其才而已本原之地無庸深求也然亦必我之才足以駕馭之庶幾收其用而不至受其累至於取友則非心性相孚緩急可恃者不宜輕與密邇人之才品萬有不同大要惟質樸爲可久世未嘗無貌爲質樸以濟其深險者矣究而論之以

質樸失者十不過二三以才華失者十常居八九焉引
與爲友雖明知其非而情意牽絆未易決絕非若用人
之取舍由我也且用人亦未可忽也閱世日久竊見近
時之能爲大言者每不能任大事彼其靈透之心操縱
之術縱橫之辨有所假手未嘗不指揮如意而一旦舉
而加諸千萬人之上無復有所嚴憚則未敢信其果能
始終一轍矣故愛其才而以我用之可也愛其才而以
我從之不可也愛其才而不以人言爲憑必從而節取
之可也愛其才而必謂人言爲不足憑不復從而審察
之不可也兄今日所處地位全在用人得當必其人之

爲君子然後用之安所得如許君子供我差遣況地方積疲積玩之後循塗守轍勢有難行卽何能不求才自輔第其權衡於用舍之間者必有道焉山行者遇魑魅罔兩能呼其名則不敢爲害亦知其名可矣知其名未可恃爲無害以貽害也亦知其名以防其害可矣沅浦素號知人而薦賢一疏薰蕕雜糅始非不知其名久乃爲其所迷也迷之術百出而不窮此所以可懼而不可不慎也

所調之言守備樹勳蓋雲笙孝廉之子也前日來省據稱尙有另調之希菴舊部二人都在下游軍營渠已爲

書約之擬明正啟程求先以奉告言君溫文爾雅不類武夫然亦無有甚異於人之處作梅所稱恐未免稍過矣任松樓久遲未到所帶之九十餘人者業由雪琴及皖台墊給路費今竟欲一概遣之使有差使者盡歸無著不惟無以對此九十餘人亦何以對雪琴與滌帥且何以使兩公對此九十餘人邪凡用人當用其朝氣松樓未經到粵而卽令其爲難似非用人之道此事恐尙須從長計議以期人已兩得也

高州解散之四萬餘人未受懲創終難保其必不滋事寄帥致中丞書欲將凱章畱粵甚善甚善粵亂殆非可

頓止者也陽軍撤畱自應由寄帥主政而寄帥以讓之
湖南似思舉是軍之餉屬之湖南也者湖南何能堪此
望與寄帥速籌定計多一日卽多一日之費也李復猷
一股與高州之賊不同高州賊多土著散之仍慮爲粵
患李逆經陳王兩軍大創之後其相隨者楚黔蜀及江
鄂各省之人爲多大小頭目擒斬殆盡僅資遣數千異
籍之人可無虞其死灰復然也

此間益陽會匪經玉班拏辦其頭目多逃往龍陽華容
又復潛謀起事正與玉班設法先擒首要各犯而各州
縣已紛紛調戰船募鄉勇風聲傳露匪黨仍相率散匿

僅拏獲附和者數人異日終是後患明春當請玉班親赴沅龍華安一行人心浮動倡亂乃若是之易安得實心爲民之良有司以與民共憂樂邪

致伯兄家書二

任松樓已來長沙所帶哨官九十員營官五員詢悉雪琴因此舉費萬金以上蓋皖營欠餉十四月一律給清故所費如此之鉅今概行沮止實有使人爲難之處觀節相所定章程每月餉需尙不甚多據松樓言若將粵省水師量加裁汰將來所省必足敷所用之數弟意劉曉滄之五百人似可撤之回南節五百人之餉令松樓

募三百人入粵其中有兩便焉湖南人才日乏曉滄若歸猶足以備緩急是有便於湖南也粵東水師勇多而兵少非其素習欲從而整頓之必客兵強於主兵然後勢可相制不獨松樓一人赴粵於粵無濟卽將此十餘員帶往亦未必遂能有爲以彼之五百易此之三百無須另行籌款而事體較順是有便於粵東也請以此意與寄帥酌之此間已發兩月行資共千四百餘金明正必當定局爲得

華龍一帶會匪已散而茶陵耒陽又有蠢蠢欲動者業經拏獲首犯數名惟黨與仍未盡得異日乘隙復逞乃

事所必至今年米價貴至四千以上能保來年無甚饑荒或可保無事耳

致伯兄家書三

近得沅浦信似安慶之與浙江江西江蘇均若格格不相入者究竟滌相年來極能含納容忍不解何以不能見諒於諸君以弟揣之滌相不過辦事笨拙有時不能曲體人情要其一片誠心可信其決非別有意見且諸君皆所手挈以起者是殆諸君之過多而滌相之過少也盜賊未平縱併心壹力猶慮事機之或失自相參商其奚可邪念之皇然

霞老因潰卒甫集新軍未到尙止扼守棧道未卽入陝
自關中來者僉謂笏山先退之貽誤此誠俊士而未能
有所成就但坐志大氣浮耳霞老左右似亦無甚人才
獨其堅強整暇不異平昔終推健者漢南游氛已駸駸
下及於鄂矣鄂居南北之交秦豫賊踪環而相伺而無
以待之一則敷衍圖了一則予智自雄大抵惟務自利
而不求所以自立之道天意所不敢知若以人事衡之
則亦可懼之至矣

黔中兩帥奏報入黔後軍務大有起色迥非韓田可比
而迺者開州不守省城戒嚴殆將無以自解計由松桃

以暨黎平沿楚邊數百里無處非賊月初古州又已告
陷黔省於貴東郡縣久舉而委之於楚而楚中卻止能
代爲勦賊不能代籌善後年來苗教各匪之起滅循環
無端楚師久戍疲於奔命其力亦將不給竇蘭泉侍御
住此數日笑謂往聞湖南以一省兵餉分應天下不知
若何繁富由今觀之是牀設湖縞繡花帳而中無被褥
者也其言雖戲固亦實在情形居其間者或不自知有
心人能無隱慮邪

楊栗甫觀察昨來談及粵東英德一帶無民非匪以搶
劫爲生涯恬不爲怪肇慶土客之案終久不能相安兼

聞信宜官吏尙未入城各處釐金仍是包局大率皆敷衍文章也治此積疲積玩之區非大開大闢萬難奏效弟意應將各種情節痛切上陳請兩三年內每歲少撥京餉三數十萬以養水陸兩枝勁旅先將所在莠民大加懲創使民知畏法良民各安其生然後庶政可次第措施有政事則財用不患不足暫時所少撥者他日未始不可仍行補還今不早圖變計勢如病者服和解之劑雖神氣稍清而虧虛過甚日朘月削精液全枯猝有客邪之感雖和緩無從奏技此不可不審也

致伯兄家書四

同團之人勢難一一致情自以捐置團穀爲便而此時穀價昂貴採買不易弟意不如俟秋收後捐穀三數十石依永旣行租穀原有盈餘也族中去冬已有幫項可遲至下半年再行資助親戚極貧者尙少惟黃荆圍張家數年竟無甚往來其待幫與否不得而知祖母外家誼不可以漠視容再訪查耳十一舅之子今歲來弟家讀書教養之事弟身任之外家一綫之延所恃在此十一舅又素爲吾母所鍾愛但願此子不沾染德蔭輩習氣庶吾兄弟猶能盡力維持之耳

所陳粵東隱患尙止是其顯著者其於籌辦情形但有

撤畱勇丁一節似言之猶未甚暢復奏鎮江協餉一摺於粵東出入數目縷析條分司農粵人觀之想當動心未幅人心盜賊數語可謂深切著明第紀綱之舉廢權操自上亦未便諉爲積重難返志城信中所言極爲洞達事機舍此亦別無可挽回之法獨居憤鬱當眾怒詈於事何補而徒以傷氣而褻威此萬萬不宜者也

廣東釐金始基已壞惟有行釐歸官坐釐歸商猶可稍稍收回利權而聽人民具呈承攬則是名爲歸官實則仍不歸官少彭爲親友所誤而有所瞻徇於其間蓮舫在鄂辦釐見功特以其熟耳非真能任事者也孟星識

解頗高才具亦甚開朗更加歷練而不流入名士路數
尙是辦事之才然亦須善馭之矣

任事不可無才然要必以行爲主有才無行則其所謂
才者亦但能表暴於語言文字之間試之以事而僅得
其半焉非不能全彼其心固未嘗盡用於公也某公弟
不相識從前之物議未始非用之者之過晚節之轉誰
能諒之第此時上旣不能取必於朝論下復不能取
必於眾望亦並不能取必於若人而徒持議論以與爲
申辨似可不必身居大位言之必當能行行之所弗能
者弗言也人知其但言之而已將無所不用其玩此所

最宜檢點者也

致伯兄家書五

志城原擬月杪來省三月初率二姪起程而抵縣後又
有小病兼之郁文赴鄉遲遲其行計首塗當在三月末
矣竄江之賊難保其不入粵境來時當遇路探明行走
三月二十日以後兄處所得各屬探報如有警信似須
專足沿途迎投庶可放心

樹堂月前來省一次其意甚游移其言以爲渠一到粵
則節相必藉端劾之此君年來疑慮之心時有不可解
者懼其莫氣之已深也稟復一件內夾單數語弟謂可

卽用箋紙行書而渠以禮不可踰堅執不肯必倩人用紅單代繕其拘泥如此倘定欲邀其相助再用手書一催或尙不至固辭然觀其遲疑顧慮恐亦非能放手辦事者矣公讓患疥瘡兩月餘至於飲食需人其經手寶慶捐輸尙未竣事暫未必卽能抽身貞階約於三四月啟行已屬志城催其趕緊束裝結伴同發未卜果能刻日就道否也前調之黃隆瑞頃來長沙云將應調往粵弟觀其人不過勉強當一哨官此時兄旣未帶兵勇調此一人頗難位置適劉克菴奉季高札飭增募勇丁遂薦與之矣

金陵之賊於正初分大股由溧陽廣德上竄前隊花旗
一股繞浙之昌化開化闖入廣豐玉山旋取道弋陽貴
溪以趨金溪壘經江浙各軍截擊僅餘數千人向瀘溪
逸去後隊侍逆爲官軍所扼尙徘徊皖浙之交近聞溧
陽宜興次第克復逆眾退路已斷必且拚死奔衝所望
各營合力兜圍埽蕩此股庶不至又爲大局之患耳查
花旗原係粵匪現雖勢將入閩而閩中必難久停粵省
與江閩連界庾嶺險要不可不先事籌防凱章一軍似
須漸移而東預爲之備此賊器械軍火都不齊全若有
得力之兵不難一戰了當惜江西玉山防師大不得力

致令奪路假息倘任其回粵句結舊時徒黨則死灰慮其復然幸與寄帥速籌之

致伯兄家書六

粵中吏治風俗其流極敗壞非一朝一夕之故詳誦來書爲之慨然積弊太深則挽回補救亦未易遽期速效計惟有因事整頓之一法如盜案既不推求處分如有報盜不緝獲盜不辦者卽撤之參之無少假借沈謀密運於一心而不於語言文字之間故示風厲人無從測其淺深或可冀其稍有忌憚耳

寄帥舊事原無關緊要當時徑自承認可以斬斷無數

葛藤徒以諱莫子深轉至憎茲多口凡事惟恐人知則人卽以知之爲得計乘虛而入理固然也

曉滄撤陸勇以立水師爲松樓先路之導最是要著漸去雜亂無章之師船卽釐金亦必日有起色松樓所帶之九十餘人兄前信言可率以入粵而寄帥回文仍主前議近雪琴札行松樓令將新派之哨官悉遣回皖其舊哨官則挈之同行如粵省無可位置則亦資送皖營毋使百戰精悍之員失所云云雪琴於此舉竭力相助發給欠餉一空所有而使一片熱腸轉成話柄宜其言之激切如此松樓現因父病請假將來到粵亦成暮氣

矣寄帥特未之思耳

花旗股匪尙在南豐廣昌之交或粵或湘或閩竄向未定據席研香所稟似賊黨眾多而證以外間傳聞則又不相符合論者頗議研香以旁面文章鋪張戰績然卻不可因人言而輕視此賊此間茶陵醴陵桂陽各邊界均有布置王綬卿已自黎平折回先派兩營赴衡唐總戎新募千人將次成軍王鈴峯先募四營中丞已飭由吉安前進續募四營四月初可齊劉克菴增募六營六月杪可以就緒扼贛設守或尙足以制賊凱章所部季高調之赴閩寄帥諒必奏畱此時計已進駐庾嶺矣聞

吳子序太史率團勇禦賊遂及於難殊可傷悼未審子登處有家書否

伯宜之志不在幕而在官既不肯事事似不如資之往江西候補幕中人終日出外閒遊亦非所宜壬秋蹤跡如何美才而不善用其才恐所如之輒沮也聖賢道理止有平實二字可大可久厭平實而矜奇特未有不自我誤者今天下方抱無才之歎而一二才氣雋發者又往往立異於聖賢以自同於流俗而不之悟豈不大可惜哉

詩稿錄上古文稿都未寫出似不可不一清理之弟不

解古文義法獨竊觀今之爲古文者大率有意張皇門面卽其至精不過修潔自好成一小邊幅而止惟節相之文大氣磅礴無意求工而自能陵駕一切可謂一時無兩兄文根柢六經質實渾厚其氣充然常有餘於文字之外實與節相旗鼓相當不宜任聽散佚望以暇料檢令書手錄存並錄一分寄歸爲要

霞老收復漢中後將善後事宜布置卽往西安接篆陝西全境漸就肅清而鄂之鄖陽情形岌岌襄樊隨棗一帶復有豫捻環逼聞當事方爲城漢口之舉亦可謂好整以暇矣此間會匪今年已獲數起現專心辦理此事

或不乘隙萌芽第祝年穀順成鄰封息警耳

致伯兄家書七

依永行期已定行李都登舟矣忽得來書進退維谷隨與志城商酌此次逆賊土竄窺楚者十之七窺粵者十之三蓋其心仍在解金陵之圍也二月竄江之股從其至多言之亦不過三四萬人其中能戰者十之一二焉一枝踞南豐至今猶未克復一枝踞新城三月十二日始爲精捷營擊走遜往閩境旋復繞至瑞金然則陷汀州者又三四萬人內三分之一未必卽爲粵患天下事難可逆料赴粵或轉勝於畱家故仍定計起程於初四

日開帆今日志城來信初五日卽抵朱亭近日北風甚多半月內當可至郴弟曾書抵子箴觀察請其派礮船至樂昌相候復緘致張雁峯刺史麻竹師明府請其轉達前途照料皆申明絲毫不累地方官並酒席禮物一概不領特望其一爲防護而已

曉滄回楚募勇是早應辦理之事此時便覺稍遲且曉滄尙在途中計到家開招至成軍以出極速亦在六月以後旣慮緩不濟急並值下游羣賊併趨江西萬一擾近楚邊曉滄籍隸瀏陽勢不能忍置桑梓之急則成行更不定何時弟意宜且令凱章加增數營漸以楚軍營

制部勒粵勇較免千里往返之費又可以力顧目前似
爲兩得玉班昨代劉克菴募勇應募者多係凱章部眾
詢其何不畱粵據稱凱章准其銷差不知果係裁汰病
勇抑係別有意見或云楊栗甫撤勇時粵局照粵稟截
算口糧不敷之數甚多栗甫於半月前傳令准假凱軍
之銷差恐計在請撤預爲之地此說不審確否語云辦
大事者不惜小費果有此事亦殊非宜寄帥主兵而不
甚知兵又不能體諒下情楚軍之在粵者頗多缺望似
宜以時匡正之

致伯兄家書八

劉曉滄羅伯宜兩君至省詢悉於耒河與志城會晤北
風順利度已早達郴州聞曉滄言由郴至粵行程不過
八九日然則月杪卽當入署矣

東局所撥始以爲歸還湖南而不知係作曉滄募勇經
費也去歲寄帥假銀之日論者卽謂將來必有翻覆弟
力辨其斷不至是况粵東雖窮然可取之項稍一點綴
便以還湖南而有餘乃概置不辦而委諸庫款之支絀
使湖南因之受累試易地以觀未必寄帥遂能淡然處
之也東局現存不及萬金負債已過十萬本屬無可籌
畫且安慶近因江西分去半釐人心已不免皇皇獨此

每月三萬金者特爲不竭之源今若慨然照撥而寄帥
仍以待湖南之法行之節相之私情固不足論如大局
何況東局是節相主政非奉有飭撥文札局中亦未便
擅專弟經理局務此次未能應命寄帥必又見怪第與
其遺累於數萬人則固不若開罪於一人之爲得矣但
不審邇日汀州情形究竟若何倘必欲曉滄召募成軍
則宜解現銀來南並須兄一力主持曉滄始可放心竊
觀目前賊計必先注意湖南如不能渡贛而西然後將
度嶺以趨閩粵至於度嶺則賊勢亦已窮矣曉滄楚人
萬不能不先顧桑梓此軍最難實靠果楚安而粵警則

邊界各營如俊臣少垣者都可出境相助是曉滄募勇之舉似亦無庸亟亟弟通籌事勢所見如此仍望酌核飛示

任松樓舊歲到長沙時中丞卽墊兩月薪糧千數百金此時赴粵又欲領盤川小口糧寄帥來文但飭赴南局請領而將來如何歸款卻無片語提及恐粵局亦不能若是之于取予攜松樓之意非數千金不能成行此間斷難照數應付大約千金以內猶可設法現尙議論未定也

江西廣信所屬幾於遍地皆賊撫建亦殊岌岌幼帥終

日言自強而毫無自強之道其於軍務相隔太遠人才地勢亦未深考凡所調度節節落後人第知小人之貽誤而不知君子之貽誤乃亦不後於小人也婺源爲江西最要門戶而不畱一兵調繼果營東行甫數日復飭回南豐又數日再飭赴撫州朝令夕更徒使勇丁疲於道路鎗法之亂如此甚爲江西危之吾楚東防雖有布置究嫌單薄萬一鄰氛愈緊便不得不有煩於曉滄此外亦別無可恃之統將也

致伯兄家書九

任松樓所需川資中丞已許墊給千五百金松樓尙欲

求多其勢必不能行當催令趕於月內起程隨帶三四十人不必貪多以自累也曉滄募勇經費實無可以應付曉滄現寓省城弟屬其將營哨各官預備無論畱楚赴粵日後總有用處曉滄亦以爲然粵中如定需此君究須解銀前來凡用人全憑誠信二字而以恕道行之方可盡人之長人亦樂盡其長寄帥之撤陽營未嘗加以體恤後來者有戒心矣細察賊勢暫時必不至入粵且可從容料理曉滄卽能募勇恐亦不能不先顧湖南也江西南豐賊猶未動新城敗匪之竄閩者仍復折回江境侍堵等逆麇聚廣信府屬將來必併趨撫建若金

陵克復則當以閩粵爲歸宿此時賊眾尙顧戀金陵江西兵力又未足以制賊斷不肯舍江西而他有所適斯情勢之顯然可見者也

致伯兄家書十

志城及二姪計日內必已到署志城不遠數千里力疾相從亦其至性之不容已頃寄書屬其不可爭論小事不必推求往事兄心直口快往往面責之處直與人以難堪在署與在家不同僕隸下人環而觀聽望於此畱意焉

江西南豐賊踞如故新城復後賊趨建甯旋又繞至石

城爲兵練所扼復繞至瑞金細觀賊勢其志斷不願入
閩蓋福建延邵建汀等府皆萬山重疊穀米鮮少居民
結寨而住掠野旣非容易或攻陷一城而城中米糧每
不足供一月之食是以八年石達開在閩窮蹙萬分賊
中必皆知之豈願自蹈絕地果驅賊入閩而合粵江浙
三省之力以聚而殲之此天下大局之幸也而賊計不
肯出此徘徊顧戀終不能忘情於金陵卽仍不能忘情
於江楚爲今之計惟有力保贛河使贛南各郡不至延
蔓俟鮑軍趕到庶幾有可施手或亦易於收功目前贛
西僅有克菴之二千人駐臨江鈴峯之四千人駐吉安

乃幼帥先調鈴峯援撫繼調克菴防守省城竟若棄贛西各屬於不顧者幸兩軍皆尙未行然兵力過單湖南兵勇未集亦不便出境相助終是可慮江西現兵二萬餘人欲求一能如凱章者渺不可得貴溪賊未力攻弋陽賊自退走而隨摺保舉至數十餘人以此固結軍心適足滋其玩耳數十萬之賊無路可銷金陵未復賊必徘徊江楚仍圖解彼重圍若金陵幸而攻克則相率入粵固必至之勢凱章不知尙可強畱否此間已令曉滄召募千人爲楚計亦卽預爲粵計也

此間東路防務驟添十餘營餉項已難周轉黔省黎平

古州幸獲肅清而松桐教匪句結苗匪大肆披猖楚蜀邊境游氛環逼黔中大吏置之不問楚師之防黔者又加三千餘人計一月餉需數在十六萬以上不知何以爲繼寄帥八萬一款安心不還恐無以對湖南官紳也會匪愈辦乃愈覺其多始知向之視若無事者但坐不辦耳沅州之芷江辰州之溆浦寶慶之新邵武常德之龍沅澧州之安石慈岳州之臨華長沙之甯益攸瀏潭鄉衡州之衡清常耒永州之祁道甯以迄郴桂兩州無歲不有蠢動雖立時破案而旋散旋聚其中竟有富紳而當會首者益以軍營之游勇及因事遣回之散勇更

有曾經獲保職官之劣弁隨處嘯聚煽誘防不勝防外
患內訌思之悚懼極盛難爲繼有心人其能一日自安
邪

致伯兄家書十一

竄江之賊第一起在南豐而新城敗股往來江閩之交
第二起分踞宜黃崇仁第三起蔓延湖坊上清江西廣
信防務專資浙軍之力撫建防務屬之祥字衛民韓字
繼果等營而以劉養素水師輔之所恃以游擊者本省
則精捷精毅兩軍客兵則王劉二軍頃劉克菴江蓋臣
來書約會攻崇仁如能得手賊必歸併南豐而閩粵兩

省皆應嚴爲之備曉滄募齊千人於前日來省適奉到
滙項萬五千金殊覺進退維谷蓋此數但能供千人之
需若僅率千人赴粵萬不能放手辦事粵既需之甚急
湖南勢不便畱曉滄又實難於成行增募苦於無資久
住益滋耗費躊躇審慎事屬兩難連日往復籌商仍作
爲暫畱湖南之局一面馳稟寄帥請再委解二三萬金
其營勇在省稍加操練卽便派赴桂陽將來增募就近
在桂陽挑選一則可省行資一則易於速集此一千人
口食軍裝及一月餉項已由湖南發給續募之軍裝則
當由粵備辦萬五千金一款尙存曉滄處未動中丞力

顧大局已發之餉不必遽責歸還亦無不可通融商酌
惟舊欠無分釐見給施者倦矣恐亦非寄帥心所安也
此時楚邊防務以桂陽爲最要鄱茶次之粵邊防務以
南雄爲最要嘉應次之曉滄以三千人當一路兵力稍
單能加作四五千入乃宜凱章急欲入閩固由 諭旨
催促而聞其意中亦不甚願畱粵寄帥喜作好人然多
係口頭人情至於辦事則往往不能應手又施不擇人
行不擇事此最用人者之大忌無以服人之心未有能
得人之力者也

江西與安慶爭釐兩奏皆涉意氣而 朝廷頗左袒江

西此未深察事理也江西錢漕兩項經常之款歲入近三百萬如果經理得法何至更需釐金且自咸豐六年至今從未辦理捐輸幼帥但圖博悠悠者之稱譽試問今日遍地糜爛果足云休息培養否邪賊踪於正月卽已入江而省城了無預備直待撫州告警始急而求助於客兵江省係產硝產磺之區而局中火藥毫未存儲倉卒之間乃告貸於鄰省主兵主餉竟若終歲不辦一事者然由此觀之其所謂整頓吏治者不過紙上空談未見其果有實濟也處安靜之後而以艱窘爲憂者其政事必不修遇倉卒之警而卽張皇失措者其武備

必不飭近日士大夫好以耳食定人才以臆斷決事勢以一己之好惡爲是非此所以難也季高奏請厚菴督辦皖省江西軍務以克菴爲副此舉似是而非厚菴識量能爲名將而不能爲大將擁空名而加於眾人之上何能辦事越俎代謀而所謀固非盡臧且恐轉滋厚菴中道之累夫亦可以不必矣浙江與安慶水火益甚盜賊未平諸君之意見尤難平念之慨然

沅浦送來洋鎗干桿已分發各營練習此間仿造洋藥雖尙可用而力量遠遜且每不能接火擬以洋藥與仿造之藥勻配用之因價值太昂力有不給據曉滄言粵

之香港每觔洋藥僅值銀二三錢不知信否中丞意欲
先購六七百觔由兄墊銀委辦其銀卽從此間兌還想
尙可行中丞言尙另有書相託也